

# 虎嘯龍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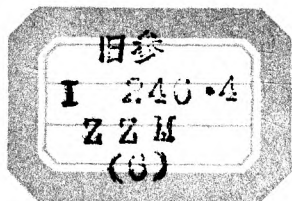
第六集

武俠別裁 朱貞木著

1247792



40  
I 248.4  
Z Z N  
(6)



▲▲ 武俠長篇小說 ▼▼

# 虎嘯龍吟第六集

▲▲ 紹興朱貞木撰 ▼▼

1247792

# 虎嘯龍吟第六集目錄

|     |             |             |
|-----|-------------|-------------|
| 第一回 | 飛蜂針紫霓劍秘島却敵  | 五禽戲化象拳神功驚人  |
| 第二回 | 萌蘆谷水陸聯盟     | 莽歌崖仙蹤階隱     |
| 第三回 | 曹娥江彈指懲凶敵    | 華嚴寺隱身戲敵     |
| 第四回 | 寶劍化龍翩翩誘敵    | 長篙點雪步步凌空    |
| 第五回 | 莽頭陀俏佳人爭強爭弱  | 佈奇門設巧計擒賊擒王  |
| 第六回 | 虎嘯龍吟描寫些英雄人物 | 墨枯筆枯消磨了歲月閑情 |

武俠小說  
**虎嘯龍吟**

第一回

飛蜂針紫電劍秘島却敵  
五禽戲化象拳神功驚人

上集說到飛龍師太，就是當年飛龍鳥的湘魂，現在與千手觀音重行見面，而且聽得千手觀音這番懇摯的話爲感動，一齊跟着千手觀音走進廳來，重新各人都見了禮，幻雲白飛燕却比衆人矮了一輩，只有痴虎兒算是平輩，包翩翩也想擠在幻雲一輩裏，衆人却因她現在還不能算本派的門下，只以客禮相待，可是包翩翩在葫蘆谷同幻雲談了一夜，早已商量好，想也拜在飛龍師太門下，所以衆人讓坐時，她執意坐在白飛燕肩下，跟着幻雲白飛燕也尊一聲千手觀音爲太師傅，黃九龍王元超面前也叫師伯師叔，衆人因爲甘瘋子原是長她一輩，也就居之不疑，這時大廳內羣雄濟濟，依次列坐，好不威嚴肅穆，飛龍師太等衆人坐定，寒暄已畢，然後向幻雲白飛燕一使眼色，一齊肅然而立，把各人帶來的大小氈包，重又提在手中，聚在千手觀音面前，恭恭敬敬的又一齊向千手觀音跪下，衆人看她們這樣鄭



重，不知爲了何事，大家都肅然起立，惟獨千手觀音並不動身，只微笑道，你們又有何事呢，飛龍師太跪在地下朗聲說道，徒弟自脫出火炕以後的幾十年情形，和兩個徒孫來歷，想已蒙師妹們代爲稟白，今天徒弟率着徒孫晉謁，幸蒙師傅不棄，和衆位同門盛情招待，心裏有說不出的高興和感激，從此非但徒弟有了歸束，就是兩個徒孫也有了依靠，了却徒弟一樁心願，這都是師傅的恩賜，現在徒弟徒孫略有一點孝心，想請師傅容納，千手觀音笑向雙鳳道，你們過去把你們師姐扶起來，讓她們坐下再說，雙鳳姐妹奉命，慌過去把飛龍師太和幻雲白飛燕都扶起納在座上，飛龍師太感謝了幾句，又繼續說道，徒弟在葫蘆谷隱居多日，打聽得堡中幾位師兄弟，規律精嚴，並不擾及平民，但是將來英雄聚會，逐漸發展，餉糧一層，也不能不預先籌劃，恰巧徒孫白飛燕歷年在惡紳劣宦家中，以及滿虜的秘藏財寶，倒也搜羅不少，積起來，估計不下百數十萬，也可變成鉅額的餉款，早幾天業已聚在葫蘆谷內，現在特地隨身帶來，悉數奉獻堡中，作爲徒孫們孝心貢獻之意，此外還有一批，是徒弟從前在飛龍島時，知道鐵扇黨首領艾天翻夫婦，在海底地道內，藏有大批寶物，都是他們黨中人詭計多端歷年搜來的精華，價值數目

比白徒孫貢納的一批還要多幾倍，前幾天徒弟偶然想起這種不義之財，何妨移作正用，因此徒弟偕同白徒孫悄悄的到了飛龍島，費了兩天工夫，才從地道內找到這批寶藏，說也湊巧，幸而早到一步，否則這批寶物已落他人手中了，白飛燕徒孫係照徒弟吩咐，先到飛龍島察看地道進出之路，同海底有無堵塞情形，因為白徒孫從小練成異眼，可以暗中視物，並且可以透視海底所以命她同辦此事，不料等到徒弟隨後趕到島中時，正逢着白徒孫在島上同一僧一俗捨死忘生的爭鬥，那一僧一俗本領，頗頗了得，白徒孫全仗輕身功夫閃展騰挪，功夫一久，定在不堪設想，徒弟趕上擋住一僧一俗，問起原因來，才知那僧裝的名叫天覺，俗裝的叫做尤一鶚，原是艾天翻的徒弟，據他們自稱，奉艾天翻遺命保守此島，而且艾天翻死的時候，說明島中有秘藏寶物，歸他們兩人平分，所以特地趕來尋取，你們不自量力，想來偷盜秘藏，須放着修們兩人不死，那時徒弟聽他們口吻，支吾得很，即使他們真是艾天翻徒弟，這種不義之財，也不能讓他們取去，而且這一僧一俗滿臉邪氣，決不是正路人物，如果這批財寶落在他們手中，益發助長他的兇骸，當時雙方越說越僵，便又反臉爭鬪起來，那天覺僧使的兩柄戒刀，倒是寶物施展開來，發出藍熒熒的光

華，功夫也着實不弱，尤一鶚用的還是他們鐵扇黨的老規矩，只用一柄二尺多長的鋼骨摺扇，專門用擒拿法取人穴道，也很有點斤量，那時徒弟解下紫霓劍，便同他們周旋起來，白徒孫持着雙股雌雄劍，遠遠替徒弟押陣，藉可略舒喘息，這樣戰了半天，一僧一俗得不到半點便宜，自知寶物難以到手，又急又恨，尤其是俗裝的尤一鶚，兇滑狠辣，忽的跳出圈去，一回身，右手一揚，便接連飛出兩枝袖箭，直取徒弟前胸，在徒弟本意，原想赶走他們了事，不料他們拚命糾纏，施出毒着兒來，說不得祇好給點他們厲害瞧瞧，身子一閃，避開袖箭，正想揮劍進取，恰好白飛燕徒孫遠遠看得明白，自己也還過力來，一看尤一鶚施出暗箭來正中心懷，慌把雙劍向地上一插，暗從豹皮囊抓了一把鳥頭半月飛蜂針，一個箭步，竄近丈許遠近，舉手向二人一揚，喝聲着，徒弟一聽腦後喝聲，便知白飛燕也用暗器，想阻止已是不及，只見天覺僧和尤一鶚同時喊聲不好，叮嚀一聲怪響，兩柄雪花似的戒刀掉在地下，捧着胸直蹲下去，那尤一鶚似也受了傷，連竄帶跳，沒命的逃走了，徒弟却怪白徒孫不應該下此毒手，因為她言種鳥頭半月飛蜂針，是她們祖傳下來最厲害無比的一種暗器，用純綱打就，小得像繡花針一般，不到半寸長

，針尾附着一個很小的半月牙形，也是鋒利無比，成就以後，必需把所有飛蜂針，倒在貯鳥頭毒藥的鐵鍋內，製煉三七二十一天，便可應用，打在身上，一經逢着血道，針上毒氣便可跟着氣血流行，不到半月，這人便廢，如果打着致命穴道，這時毒血攻心，難以救藥，而且這種針，順風撒去，無論針頭針尾，碰在敵人身上，都能受傷，那時徒弟一看天覺僧蹲在地上，動彈不得，慌走近前去，替他解開衣服一看，原來胸口同兩手腕脈上都中了一針，替他一一取下，立時命白徒孫身上帶着的祖傳獨門解藥，傾出一點來，用唾沫調和，替他敷在創口，又舀了一點泉水，和上散毒丹藥，灌下，沉了半晌，才見天覺僧慢慢活動過來，兀自打不起精神，一聲不響掙命似的，一步一步向島下沙灘邊逃去，徒弟們遠遠一望，原來沙灘停着一葉小舟，只見見天覺僧爬上小舟，立時飛也似的向海面駛去了，徒弟們回身一看兩柄戒刀，留在地上，便同寶物一起帶來，白徒孫在大內寶庫中，得來的一柄雙股雄雌劍，比戒刀還要高出萬倍，白徒孫因為自己不懂劍術，留着無用，特地奉獻兩位呂家師妹，聊表她一片欽慕之忱，那兩柄戒刀，白徒孫愛它趁手，留作自用，徒弟已應允了她，現在一齊請師傅過目，好請黃堡主黃師兄等將寶物

點收存庫，說畢，把地上聚着的大小氈包，一齊解開，那柄雙股雌雄劍，同藍熒乙的兩柄戒刀，也放在旁邊，頓時光華萬道，燁燁的照射滿廳，千手觀音向甘瘋子等道，艾天翻手下徒弟，究竟沒有正派的人，明明艾天翻遺言，把這批寶藏送與咱們，作爲他的懺悔，尤一鶚天覺僧竟想從中取巧，先下手爲強起來，那知天網恢恢，偏有她們不謀而合，先一步趕到島中，替俺取了來，可見萬事都有定數，不能勉強的，千手觀音這番話，衆人明白底蘊的自然知道，正有飛龍師太和包翩翩等聽得不解，經雙鳳向飛龍師太低低說明所以，才恍然大悟，知道這批寶物原是艾天翻遺言送與湖堡的，算不得自己的功勞，不過有尤一鶚從中一搗亂，却又顯得不爲無功了，當下千手觀音着實獎勵飛龍師太一番，便命甘瘋子黃九龍王元超等一一點收，編號，存入庫中，待衆人到齊，再定辦法，那柄雌雄劍，就連鞘賜與雙鳳姐妹，兩柄戒刀，自歸白飛燕佩用，這事料理清楚，黃九龍便遵命派了東方杰東方豪東關雙啞四人，由滕鞏率領着，另外撥了二百多湖勇，帶往葫蘆谷，斬荊伐木，建造房屋，作爲內堡，一面把柳莊范高頭原住的房屋，也修葺一新，備海上首領來堡的客館，又在堡內佈置幾間淨室，預備陸地神仙錢東平少室山人等住所。

，千手觀音飛龍師太包翩翩白飛燕幻雲等，便在雙鳳紅娘子住的一所院落內憩息，諸事就緒，不多幾天，陸地神仙率領着龍湫僧高潛蛟到來，各人都來參見，自然又是一番熱鬧，這時高潛蛟，却與拾蛟卵的高潛蛟不同了，經龍湫僧朝夕指導，非但彬彬有禮，對於武功，也已略具門徑，比較痴虎兒尙勝一籌，只是天生的淳樸謹厚之態，還是照舊，同王元超黃九龍久別乍逢，自然格外親熱，衆人也愛他謹厚，都也說得上來，而且據龍湫僧說，師傅也愛他，已行過拜師之禮，新近還親自傳授他幾手絕藝，不過據師傅說，高潛蛟不宜劍術，輕身功夫，也難望達到上乘，只可從拳術上下功夫，以後便叫他在堡中跟三師兄五師弟練習練習，幾年下來，也可自成一家，衆人聽他已列門牆，益發親熱起來，便叫他六師弟，這樣，堡中一天比一天熱鬧起來，只等大師兄同海上首領到來，便要舉行聯盟大會，可是其中却急壞了一個人，衆人都談天說地，非常興高采烈，只有王元超面上一樣有說有笑，肚子裏却比別人多了一個鬼胎，你道爲何，原來他自從千佛寺回來，從甘瘋子口中，探出自己與雙鳳婚姻一事，已是千妥萬妥，師父師母一到，滿望他們兩位老人家對衆一提，便掛燈結綵的舉行大禮，那知這幾大都忙着大會的事，絕

口不提此事，最可恨甘師兄裝聾作啞，像沒事人一般，冷眼看雙鳳姐妹，整天整夜的陪着幻雲白飛燕包翩翩等，不是遊湖，便是玩山，弄得說不上體己話，看情形大約要在大會以後的了，事不關心，關心則亂，他自己悶在肚裏，誰也不知道他的心事，有一天晚上，他在師父師母面前侍立了一回，等到他們兩位老人家打坐入定，他悄悄的溜了出來，轉過前廳，並不回到自己房中，信步向廳前廣坪中走去，恰好一鈎新月，掛在當頭，廣坪上寂無一人，正在舉頭望月，痴乚的立着，忽聽出身後蓮步細瑣，一回頭，心頭驀的一跳，原來是瑤華穿着一身便服，一個人悄悄的急步而至，一見王元超回過頭來，也不則聲，玉腕一揚，便飛過一件東西來，王元超嚇了一跳，以爲她無緣無故的放出蓮子鏢來，一閃身，再呵腰拾起那件東西，一看原來是個紙團，正想開口問她，不料瑤華只微微一笑，一轉身，飛也似的跑向廳內去了，這擋口，又聽得廳側一堵矮牆的月洞內，哈哈一陣大笑，湧出許多人來，當頭是甘瘋子，跟着范老丈黃九龍痴虎兒等，王元超一見他們來了，慌把紙團塞在懷內，迎上前去，甘瘋子一見他一人在此，向王元超一指，呵呵笑道，老五，我看你這幾天有點精神恍惚，說話也懶得說，大約有點心事罷，說罷

，兩道濃眉一揚，向范高頭一擠眼，惹得衆人大笑，王元超無話可答，祇好掩飾道，二師兄不是神仙，怎知小弟有心事哩，范高頭也大笑道，千里姻緣一線牽，萬事都有定數，一毫勉強不得，這其中我同甘兄也沾光不少，可以多痛飲幾場，說不定月下老人還有幾條赤繩，不知繫在那一位有福郎君哩，王元超聽得話中有話，又見黃九龍昂首望天，也有所思一般，心裏未免疑惑，却不敢多問，恐怕露出自己馬腳來，甘瘋子笑道，老五，你一個人在此痴想，不知此刻又發生一段美滿姻緣，你還睡在鼓裏呢，王元超急問道，小弟才從師父房裏出來，一忽兒功夫，怎的又生出這檔事呢，又是那一位呢，甘瘋子大笑道，這叫做快的還有快的，你不用急，你的還是你的，決沒有人奪你的，范高頭笑道，我對你實說罷，飛龍師太對於你三師兄非常欽佩，看他沒有家室，想把幻雲小姐匹配與他，却因輩份差了一輩，不敢冒昧出口，那知你們師母聖明不過，早已看出飛龍師太心事，暗地裏早同你們師父商量妥當，你們三師兄也應該有個好幫手才好，倘然飛龍師太的女兒嫁與你三師兄，她也可安心住在堡中，幫助一切，雖然她也算你師母門人，究竟不是正式奉師，無非一句話罷了，何況飛龍師太已上歲數，將來女眷住在堡中，也少



不了這麼一個人，此刻你出來，我們進去，你師父師母便把此事向你三師兄說明，你三師兄雖然素不主張娶妻，出於師命，也不敢違背，何況幻雲小姐品貌武功，都不在雲中雙鳳以下，足可配得上你三師兄，這一來，這頭親事便又告成，而且你們師父師母說明，在聯盟大會以後，兩起婚禮，同時舉行，這也是你們師兄弟的一番佳話，俺們當然要多擾你們幾罇喜酒的了，說畢，王元超大喜，慌轉身向黃九龍一躬到地，道，小弟實在不知新近發生此事，理應替三師兄道喜，黃九龍一面還禮，一面縐眉道，愚兄實在不作此想，自問年紀也比幻雲小姐大了許多，辜負了人家青春，不過師父師母主意，愚兄也是明白，無非搜羅人才光大門戶起見，使愚兄不能不仰體上意，我一輩心都在救世濟人上面，那有閒情做這等兒女私情的勾當，希望她們將來也要體仰我們志向，做一個巾幗英雄才好哩，黃九龍說罷，甘瘋子范高頭一齊把手拍得山響，大贊道，老三畢竟高人一等，師父把全堡放在他一人肩上，畢竟巨眼識人，玩話是玩話，正經是正經，我們可以說一句，老五也是這樣胸襟，時乎不再來，失足千古恨，願兩位跳出美人關頭，步上英雄大道，王元超一聽這些話，明白甘瘋子完全對自己說的，不禁劍眉微剔，朗聲說道，

二師兄范老丈這番金玉良言，自當永遠銘勒，如有違言，當如此月，甘瘋子破袖一揚，拇指一豎，大喝一聲道，好！這才是我的好兄弟，我聽得非常痛快，走！我們一齊步月而行，到湖頭買醉，痛飲一場何如，范高頭黃九龍王元超齊聲稱好，便挈着痴虎兒迤邐出堡，直出三重礮壘，向湖邊行來，走到市秒酒家，揀着一處靠湖水閣坐下，酒家內店東同夥計們，本是在堡中註過冊，入過湖勇隊伍的，誰不認識這幾位人物，而且知道決不像別的山寨強賒硬欠，反而大把銀子的犒賞，所以一逢甘瘋子踏進門去，連屁股裏都笑出來，不待吩咐，揀着好酒好菜流水般送上桌來，衆人一面喝酒，一面憑檻望着湖上的月色，好不瀟灑，忽見遠遠水面上露出幾道帆影，漸漸的由小而大，由隱而顯，浮出三隻張帆的外江船，向這面駛來，范高頭遙指道，這種船式，近地少見，定是海上幾位首領，得着你們師母的命令，趕來赴會了，說話未了，一陣鸞鈴響處，一個勇在店門口翻身下馬，跑到衆人面前垂手稟道，奉命請堡主們快回，說是有貴客到來，黃九龍笑着向甘瘋子道，海上首領們的船隻未靠岸，何來貴客，說不得我們回去一過，只是二師兄同范老丈的酒興打斷，未免煞風景了，甘瘋子破袖一拂，已自立起身來，范高始却掏出

一錠銀子，噙的一聲擲在桌上，呵呵大笑道，走走明天再來找補酒興便了，衆人一陣大笑，便叫湖勇先回，衆人一出酒店，邁開大步，一少兒回到堡內，走後院一看，原來大師兄同忽寶山人到了，正同陸地神仙千手觀音談着談着，衆人進去，彼此寒暄一陣，范高頭等未見過面的，自有一番客套，大家依次坐定，只聽錢東平甘瘋子等說道，這幾年奉師命遊歷兩廣等處，同衆位師弟疎闊不少，此番得信趕回，得知堡中日見興旺，賢豪畢集，高興之至，便是愚兄在兩廣也結識了許多俊彥，有幾個英豪，已經收服了許多人心，屯集了許多兵馬，收來羽翼一豐，便要大舉，看情形五六年後天下定必大亂，那時節我們遵着師父的教訓，會合天下英雄，合力驅除韃虜，恢復漢室江山，萬一不能如願，弄成一個塗炭生靈無補實際的局面，我們也要見機行事，犯不着玉石俱焚，愚兄這番話，因爲此刻師父師母早已把天下大勢從先天易數參究過一次，知道五六年以後，天下必定大亂，但是能否直搗黃龍掃除寵腥，還在崛起的英雄能否收服全國人心的根基上，所以我們在這將亂未亂的當口，應該早早培植一個可進可守之基，才是萬全之策，此地太湖，在承平之際，自然是一處相宜的地方，可是到了大亂用兵之時，太湖四通八達，易

進難守，必須另外找一處一夫當關萬夫莫開的深山陡壑，才可以關關一個海外扶餘，再不然作個世外桃源，也未始不可，甘瘋子笑道，大師兄計慮周密，自然是萬全之道，不過天下事雖是天數，亦在人爲，也許滿虜氣數已盡，可以痛飲黃龍呢，陸地神仙聽他們師兄弟議論風生，不覺啞然笑道，汝等且把目前的事安排妥當，人事不能不盡，天命亦不能故違，我早已替你們安排好一個妥當處所了，天下可救則救，不能救，便跳出是非場，做個自了漢，這也是古聖賢達則兼善天下，窮則獨善其身的道理，錢東平笑道，師父說是早已安排一個好去處，究係何地呢，陸地神仙笑道，那地方我早已同你們說過，便是雲貴兩省交界萬山層疊中的一座莽歇崖，到現在我收服的兩個靈猿，還照舊看守在崖上，那莽歇崖終年人跡不到，而一派鐘靈毓秀之氣，說它是個仙鄉福境，也未始不可，我同你們師母等到你們海陸聯盟以後，便要隱居莽歇崖上，塵世間事，付托你們，將來你們遂照我的訓諭做去，如果命數難挽，你們師兄弟便可聯袂來崖，同作一個亂世逸民，參究自己性命天人之理，何等快樂，我同你們師母先去幾年，算替你們預先安排，如果你們真個倒來，還要樂不思局哩，陸地神仙這一番話，錢東平頭一個喜容滿臉少室

山人也連連點頭，甘瘋子黃九龍王元超却正在興高采烈上頭，並不十分注意，范高頭也是老當益壯，痴虎兒是不識不知，大家只知他們二老要遠遠的離開他們，未免有點悵悵，却又不敢勸阻，這天過去，第二天海上十幾位首領帶着許多有能耐的頭目果然到來，便由千手觀音發令，叫他們在柳莊客館安息，又隔了幾天，葫蘆谷已經開闢工竣，陸地神仙千手觀音，同率領着門人去到谷內，踏勘了一番，看得谷中闢出百十多畝一片大空場，上面搭起蘆棚，預備作會場之用，谷底也蓋起幾十間大小房子，備作守谷湖勇們的駐所，陸地神仙看了很是滿意，回到堡中，擇好一個黃道吉日舉行此事，又授意范高頭滕鞏飛龍師太三人，先到谷中佈置會場應用的東西，斟配好儀注執事的單子，一佈置停當，只等吉日到來，却說王元超自從得到幻雲匹配三師兄的消息，益發高興異常，晚上偷偷的把懷內瑤華的紙團拿出來一看，原來也是爲黃九龍幻雲的喜信，暗暗送遞消息的，看完了紙團，撲的一口把燈吹息，正想上床，忽聽外梧桐樹上沙沙一陣風響，便轟然一驚，一個鯉魚打挺跳下床來，原來功夫到家的人，略微一點風聲，也分得出動靜來，因爲聽外這陣風由上而下，並不是真風，是一個人由樹上跳下來的衣角風連帶着樹葉也

微微振動起來，當王元超跳下床，悄沒聲的一個箭步竄到牕口，一矮身，探頭向外一看，却又絕無動靜，半晌，嗖的一道黑影從牕前牆脚直竄上樹頂上去，王元超急回身，從枕邊抽出倚天劍，把牕一推，隨勢跳出，忽聽樹上有人低喊道，五弟，你上來，王元超一聽是黃九龍聲音，一個旱地拔葱竄上樹梢，只見黃九龍穿着睡衣，蹲在枝杈上，向他說道，俺回到房中，頭剛着枕，便覺瓦上有人，拔着鞋慌出來上樹一看，却無蹤影，難道我聽錯了麼，照理也沒有這樣大胆的人，自來送死的，王元超悄說道，小弟聽見却不是屋上，是聽出這株梧桐上有人撲下地，隨後又看見一條黑影飛上樹來，隨後的飛影，大約是師兄的身影，但是那奸細既然下地，何以又不見呢，黃九龍一聽，吃了一驚，道，照你這樣說，今晚定有奸細了，我們快下去搜尋，說罷，兩人跳下地，黃九龍在先，王元超在後，走下台階，向廳旁庫房走去，這時庫房不比從前，滿貯着奇珍異寶，派了東方杰東方豪兩弟兄，率着幾個得力頭目看管，不過這幾天却因葫蘆谷內也有他們兩弟兄的執事，到晚上兩人輪流着回一個來駐守，今天晚上却是東方杰宿在庫房內，幾個頭目睡在門外廊下，黃九龍王元超剛走進庫房門口，還差四五十步遠近，猛然庫房外面火光一

閃，一陣芳烈的香味迎面撲來，黃九龍大喝一聲，好賊子，敢到此地來施詭計，喝聲未絕，王元超早已右手仗劍，左手堵着鼻子，一個箭步，當先搶去，却見庫門外院子中間，嗖，嗖，嗖，飛起兩條黑影，王元超兩足一點，竄上牆頭，便見兩條黑影，一溜烟似的飛上廳脊，王元超回頭一看，黃九龍沒有追來，猜不出是何意思，恐怕奸細逃走，在廳屋上脚步一緊，追向前去，直追出將近堡門，前面兀自無人阻擋，可恨前面兩個賊人脚下也很有功夫，心裏一急，大喝一聲，劍光舞成一圈，用出內功正宗的玉女劍術，人隨劍勢，像閃電似的連人帶劍憑空飛起，強向兩條黑影背後刺去，前面逃的兩條黑影，似也覺得難以抵擋，喊一聲不好，隨勢一個筋斗翻下地面，那知兩個奸細慌不擇路，跳到下面脚未踏穩，忽聽得耳邊巨雷價一聲大喝，猛一吃驚，便卜通卜通兩聲巨響，兩人同時一陣麻木，兵器撒手，一齊跌在地下，立時湧出許多人來，衆手齊舉，綑個結實，燈籠火把霎時照得裏外通明，王元超跳下屋來一看，原來下面黃九龍甘瘋子笑嘻嘻的依然赤手空拳的立着，十幾個湖勇們，却兵刃雪亮，看守兩個在地下綑着的奸細，王元超見過一看奸細面貌，原來不是別人，却是在千佛寺見過的艾天翻徒弟，一個是天覺僧，一個

是尤一鶚，跳下屋時，被甘瘋子黃九龍出其不意，一個人伏着一個，點了麻醉穴，已同死去差不多了，王元超笑向黃九龍道，我正疑惑三師兄怎的沒有追上來，原來預料賊人必逃到此地，暗暗的從下面知會了二師兄，在此邀襲個正着，可是這兩奸細大約還是爲那批財寶來的，也可算得利令智昏，憑你們這點能耐，也想深入虎口來捋虎鬚，真也太不自量了，甘瘋子大笑道，犯不着爲這兩個奸細驚動師父母，就把他們用蛟筋細起來，軟禁着，天明後，請師父發落便了，黃九龍道，我看這兩個人功夫也到了中乘，却做出這等下流事來，竟用起薰香，把庫門外幾個湖勇薰了過去，大約庫房內的東方杰也着了道兒，如果他們不到後院，也險些着了他們的詭計，依我看，他們不但想偷庫中寶物，或者還想行刺我們哩，照我說一劍一個，結果了乾淨，說不定師父母念着艾天翻臨死的囑托，輕輕的放了他們，再到各處去害人哩，甘瘋子道，話雖如是，到底應該奉明師父才是，於是湖勇們把兩個奸細換上了蛟繩，全是細成餛飩一般，這種蛟繩，豎韌異常，專一對付有功夫的人，想用氣功，像同平常繩子一般掙斷，是辦不到的，湖勇們細好以後，甘瘋子過去各人跌了一脚尖，兩人立時醒了過來，天覺僧一見自己細得施展不



得，便破口大罵起來，尤一鶚只一味冷笑，黃九龍喝聲抗進牢去，頓時由十幾個湖勇，簇擁而去，這裏黃九龍等走進庫房一看，果然東方杰兀自在床上，睡得像死去一般，慌用冷水噴醒，房外的湖勇們也照樣治醒，個個如夢方覺，東方杰一聽出了岔子，面上訕訕的，心裏却把兩奸細恨得切骨，恨不得趕到牢內，一刀一個，戮們透明窟籠，幸喜一檢點庫門內並未失少東西，却因這一鬧，全堡都已驚動，一個個從睡夢中跳起來，只有千手觀音陸地神仙沒有出來，只打發一個湖勇，知會黃九龍等，不必難為奸細，問明有無別情，勸導一番釋放使了，黃九龍一面起身答應，一面却對甘瘋子笑道，師兄，你看這事怎麼辦，如果隨便一放，難保他們不再來藉惱，尤其是那尤一鶚老奸巨滑，同金陵單天爵醉菩提，和洞庭湖柳摩霄，已是一黨，預備艾天翮一般徒弟徒孫，正派的狼少，難免不與他們合成一氣，同我們對敵，如果這樣，想起來實在難以輕放，可是師父的命又怎敢違背呢，這時飛龍師太雖然在葫蘆谷料理一切，幻雲雙鳳等却在堡內，此時也聞信趕來，一聽黃九龍因釋放奸細躊躇，不等甘瘋子答話，搶着說道，這也不難，遵着太師傅的意旨，留他們兩條活命，把他們功夫廢掉，教他們以後不能與風作浪便了，她這

樣一說，衆人都明白她的主意，是仿照江湖上處治窮凶極惡的法子，用利刃把受刑人的左右足跟後面的兩條總筋挑斷，這兩條筋，貫通全身，一經挑斷，便有天大本領，也施展不出來，輕身飛越的功夫，越發不能做到了，這刑罰雖不死人，却比砍頭還狠毒，把一個人生生的變爲廢人，施於有功夫人的身上，一旦把多少年苦練出來的功夫，輕輕廢掉，豈不比死還難受，起初這種私刑，只江湖上聽得到，後來衙門內捕快，也用這種刑罰來對待積案的盜賊，但是也因謂這種刑罰主意太毒，恐怕結怨遭忌，也不敢常用，此刻幻雲一說，却非常合黃九龍心思，連聲贊成，幻雲一聽他在衆人面前大聲贊好，想起自己婚姻，不覺面孔一紅，珊瑚的躲向雙鳳背後，紅娘子從旁看得清楚，向雙鳳一推，彼此發出會心的微笑，却聽甘瘋子笑向黃九龍道，你們這一位的主意，高是高極了，但是被師父知道，也要遭申斥的，明天我自有法子，保管釋放以後不再來寤惱便了，衆人不知他葫蘆裏賣甚麼藥，大家談了一陣，也各自散去，依然歸房安寢，到了第二天，黃九龍到後院，向陸地神仙千手觀音請示處置奸細的辦法，千手觀音道，依我看這種人，到後來終是惡貫滿盈，首領不保爲止，早除滅了他們，百姓少受一點凌辱，陸地神仙笑

道，你的話未常不是，但是照他們目前的行爲，還不止於如是，就是叫官府去辦，也不至於要他們性命的，如果照放虎歸山來講，他們這點本領，也顯不出多少神通來，權饒他們一次初犯，從輕釋放便了，俺也懶得去問他們，你們商酌去辦好了，黃九龍應命出來，同甘瘋子范高頭王元超等一商量，就邀集男女衆英雄，在大廳上依次列坐，喝命湖勇帶奸細聽審，廳下湖勇轟雷似的一聲噉應，霎時從監牢裏網上天覺僧尤一鶚來，衆人一看兩人已折磨得揉頭獅子一般，四五个彪軀大漢，喝一聲進去，便把兩人脚下沾地的直擁到黃九龍面前，兩旁齊喝一聲跪下，天覺僧兇目一瞪，放開破竹般喉嚨大喊，山野草寇，休得擅作威福，要殺便殺，羅漢爺誓不綳眉，黃九龍冷笑一聲道，虧你也稱佛門弟子，你師父屍骨未寒，便把你師父遺言置諸腦後，你們要知道，你們師父將這批財寶奉獻我們，完全是天良發現的舉動，我們豈希罕這點財寶，無非替他贖罪罷了，至於我們在此的行爲，是不是山野草寇，外邊自有公論，我們的抱負，說與你們聽，也是對牛彈琴，你們既然輕舉妄動，被人生擒，只怪你們自己太不量力，現在我們要你們兩人性命，無非一舉手之勞，但是我看你們一身功夫，也是不易，這樣自己輕生，未免太不

值得，把你們死去師父的面子，也被你們丟盡了，我現在看你師父面上，權饒你們一次初犯，放你們一條生路，如果你們還不知悔，放走以後，再來無理取鬧，那時擒住，休怨俺們心狠手辣？說畢，便向左右喝一聲鬆綁，不料天覺僧發了牛性，瞋目大喝道，老子生有處，死有地，誰希罕你們假惺惺的釋放，快快替老子送上西天，再過幾十年，老子再同你算賬，他這一發牛性，却急壞了旁邊一聲不哼的尤一鶚慌連連向天覺僧使眼色，叫他不要多嘴，免得送命，無奈天覺僧氣得眼也紅了，那理會得到這些地方，可是他們兩人這樣情形，上面座上的甘瘋子，早已看得一清二楚，胸有成竹，破袖一甩，向左右喝一聲目慢鬆綁，把兩人直搭出堡外去，俺來替他們送行，尤一鶚一聽送行這句話，立時臉色大變，向黃九龍道，既然承你們釋放，俺們當然感激，從此決不再來便了，我們這位師兄生性魯莽，諸請原諒一點，我來勸他出去便了，黃九龍一聲冷笑，並不答理，一擺手，四五个湖勇，喝聲走，把兩人直揀出去了，甘瘋子倏的立起身來，向衆人道，我打發他們去去便來，黃九龍會意笑道，師兄多辛苦，說畢，甘瘋子大踏步走了出去，走到堡外，抬頭一看，湖勇們簇擁着天覺僧尤一鶚立在對面照壁底下，甘瘋子笑嘻嘻

嘻過去，伸出蒲扇般的巨掌，冷不防先從尤一鶚背後，在腰眼裏撲的一掌，尤一鶚手脚網住，焉能躲閃，猛的積伶伶一個寒噤，已是實胚胚的着了一掌，這一掌不要緊，可把他一身點穴功夫，都化得煙消雲散了，這種功夫，是內家獨得之秘，陸地神仙門下，也只有錢東平甘瘋子兩人得此秘傳，當時尤一鶚着了這一掌，雖然不痛不癢，却已知道不好，只大喊一聲，罷了，罷了，不料甘瘋子又一轉身，舉起掌來，正待向天覺僧如法泡製，猛一轉念，此人無非是個莽夫，也沒有甚麼大後患，便笑了一笑道，便宜你罷，向湖勇喝聲鬆綁，便七手八腳的把兩人週身綁束解開，齊聲笑喝道，快走，快走，下次再來，沒有這樣便宜了，天覺僧兀自氣咻七的想破口大罵，忽然一眼看得尤一鶚垂頭喪氣，簌簌的吊下淚來，天覺僧連頓足道，師弟，你把我们臉丟盡了，想不到你平日何等威風，怎麼到了這兒，變成這樣膿包，簡直小孩子般撒起酥來了，我算上你的當，悔不該同你來了這一踫，尤一鶚一聽天覺僧說出這樣話來，益發羞愧交併，一言不發，一轉身直向礪外走去，天覺僧也不禁不由的跟在後面，走出三重礪壘，甘瘋子暗暗命幾個湖勇監視在兩人後面，自己立在堡外待了半晌，差去的湖勇回來報道，那兩人一先一後走到

湖邊，那俗家裝束的，猛然向湖心便跳，却因身體軟綿綿的跳得不遠，被後面的和尚夾脊抓住，只見他們兩人抱頭哭了一場，那和尚指着堡內大罵了一陣，才尋了一隻漁舟一齊渡過去了，甘瘋子呵呵一陣大笑，正想回身進內，忽見照壁後面，急匆匆轉過一人，一身行裝，抗着一柄雨傘，一個包袱，一陣風似的，向堡門趕來，後面還跟着許多看守礮壘的湖勇，甘瘋子看得詫異，立定身，留神一瞧，不覺咦的一聲，呵呵大笑道，幸會幸會，真想不到，你會駕臨，也不知那一陣風把你吹到這兒來了，那人一見甘瘋子在堡門外，緊趨幾步，一抹滿頭大汗，喘吁吁的說道，甘老英雄，多日不見，小老兒渴想不已，所以特地來湖拜謁，順便看看我們那位包姪女，原來此人就是蕭山迎賓宿店的店東來錦帆，後面跟着的礮上湖勇，看得甘瘋子認識，也就不聲不響回身看守礮壘去了，當下甘瘋子拉着來老頭兒，走進堡內，直領到廳上與衆人相見，黃九龍等一看來老頭兒神色慌張，無故到來，便覺得其中定有事故，大家寒喧一陣，請他坐下，細細一談，才知道錦帆到來，果然不出所料，還是杭州撫台將軍等一般官僚，用威權逼他到太湖來的，因為榮藩台弄巧成拙，事後覺悟，知道了了幻雲母女兩人的當，在他揣測，還以為皇上

特旨捉拿飛賊，也許就是他們兩人。杭州官紳們的竊案和自己藩庫內的銀兩，還不大要緊，只有特旨着他身上晒緝的欽案，如何彌縫得過去，只急得他在藩台衙門內廢寢忘餐，坐立不安，那知有一天，晚上又發現了床前留刀寄柬，巡撫衙門內也照樣來了這麼一手，把幾個大官僚，嚇得屁滾尿流，偏偏福無雙至，禍不單行，沒有幾天功夫，杭州駐防的將軍，也奉到八百里加緊密旨，叫他會同榮藩台同巡撫各員辦理此案，榮藩台也同時奉到偃王爺的密扎，大大的訓斥了一頓，如果再不破獲，立刻摘去頂帶，發充軍台效力，這一來，把榮藩台那條老命，生生便要急死，幸而巡撫比他們閱歷略勝一籌，又去請到那位蕭山縣老爺來磋商辦法，蕭山縣回來又去請教來錦帆，來錦帆一聽題目越來越大，慌一口回絕，那知蕭山縣密密的在巡撫將軍面前，把來錦帆三字說了出來，還上了一條絕戶計說如果要他出力，必須恩威並用，於是巡撫連夜用軍令把來錦帆提過江去，却用好言撫慰命他上太湖來探聽幻雲這般人的行動，倘然能夠解獲來省，非但重重厚賞，還立時保舉一個大小前程，一面却把來老頭家小，統統軟禁起來，作為抵押，這一來，來老頭只可硬着頭皮到太湖來了，俺明知上面官廳不懷好意，最可恨蕭山那位縣太

簾，只知自己巴結上司升官發財，把俺一家老小，都賣掉了，看來做官的沒有一個好人，可是俺生葬在裏面如何解脫得來，只有拜求甘老英雄同黃堡主救俺則個，非但俺至死不忘大恩大義，就是俺一家老小也感激不盡的，說罷，眼淚兒簌簌下，突的溜下身爬在地上，向衆人直叩響頭，甘瘋子呵叱大笑，一伸把他挾起，納在座上，大笑道，我的老掌櫃，你這手黃蓋苦肉計，似乎用得不大合竅，你如果想俺們替你解這個死結，保你平安無事，或者可以，如果憑官廳一條苦肉計，想弄出真贓實犯，好讓肅山縣官升三級，這就夢想了，甘瘋子這樣一說，來老頭霎時面色如灰，全身節糠般直抖起來，恰好這時包翩翩在後院聞來老頭到來，同雙鳳幻雲白飛燕紅娘子等走出廳來，剛走到屏風背後，聽得來老頭甘瘋子答對的話，明白來老頭的來意，一挺身，轉過屏風，走到衆人面前，向來錦帆說道，姪女在屏後已聽出老叔爲難情形，這樁事細按起來，都由姪女身上而起，姪女跟老叔上杭州，見了官廳，一口認住，便沒有老叔的事了，包翩翩這番話，原是小孩子天真爛漫的主意，無非看得來老頭愁眉苦臉，一時心有不忍罷了，那知這番話比打還兇，來老頭益發受不了了，你這爲何，包翩翩並非案中人，頭一次已來了一手桃



僵李代，在江湖上義氣講來，只怪來老頭年老洗手的人，爲甚麼又貪名圖利起來，此刻包翩翩隨意一說，不是明明又挖苦來老頭嗎，來老頭一聽包翩翩的話，簡直難過得答不出話來，猛然包翩翩面前人影一閃，幻雲白飛燕立在中間，笑向甘瘋子道，看來這樁事俺們兩人還得到杭州一跑才能了結，免得這位老先生從中爲難，來老頭一聽兩人口吻，急抬頭向她們一看，却不認識，甘瘋子冷笑一聲道，我的來掌櫃，你瞧清沒有，這位便是內宮欽犯，這位便是榮藩台的假太太，兩位要犯都在你面前，你是此中老手，應該怎樣，你想主意罷，甘瘋子的口鋒越來越凶，只把來老頭弄得置身無地，黃九龍王元超知道自已二師兄素來看不起這種人，來老頭一進門又說出官廳押起家小的一番老調調兒，越發不以爲然，所以當面挖苦了一陣，黃九龍看得過去笑道，這小事一樁，何必焦急，來老丈遠來不易，敵人應該稍盡東道之誼，如果來老丈真個用開朋友交情，專講公事的話，俺們倒不便招待了，好在來老丈退職多年，此番也是沒法，我們也要原諒來老丈的苦衷，黃九龍剛說到此處，陸地神仙同少室山人飄然出來，衆人慌一齊離座起立，包翩翩在來老頭耳邊低低通知了幾句，來老頭嚇得一身冷汗，一看陸地神仙這樣神儀瑩徹

光華照人，真像仙神一般，情不自禁的矮了半截，搗蒜似的叩起頭來，陸地神仙一擺手，王元超便把來老頭從地上扶起，代爲稟白一番，陸地神仙叫顧少室山人道，你看這事應該怎樣辦才對，少室山人笑道，這種事江湖上早有例子，也用不着本人出馬，隨便派兩位了事的人，跟這位來掌櫃報案去，銷了來掌櫃的差使，來掌櫃脫了這層千斤千係，以後如果還樂意再管閑事的話，那就自討苦吃了，便是這層千係脫卸以後，在來掌櫃自己也要想個退步才好，至於跟去的兩個人，如何回來，那就不用管，我們自有法子的，我這話，不知來掌櫃意下如何，來錦帆吃了多年江湖飯，豈有不懂這番話的意思，慌恭而敬之同少室山人作了兩個長揖，然後說道，承蒙道長訓諭，小老兒感激異常，倘蒙諸位英雄賞個面子，讓俺脫了是非，以後小老兒自有辦法，決不再出來現世，能夠在家中了此餘年，已是諸位的恩賜了，說畢道又叩下頭來，陸地神仙笑了一笑，向甘瘋子道，你們酌量派兩個人跟他去便了，說畢，便同少室山人揚長出廳自去遊山玩水去了。

第二回

葫蘆谷水陸聯盟  
莽歌崖仙蹤階隱

這裏甘瘋子把來老頭拉起來，呵呵大笑道，俺是個有話便說的人，老實對你說，只怪你自己枉活了這些年，竟上了蕭山縣的當，如果換了別的去處，不懂交情，不念你年老，來到虎口，還有你命在麼，現在這話丟在一邊，既然遠道來此，咱們且痛快喝一場再說，來老頭這時被衆人說得一顆心七上八落，那有閑情喝酒，却又不敢多說，包翩翩幻雲白飛燕等人却暗地同黃九龍商量了一陣，黃九龍却不讓她們去出頭露臉，把東關雙啞暗地叫來，在一邊低低吩咐了一番，雙啞連連點頭，自去準備不提，等到甘瘋子等款待了來老頭一番酒飯以後，來老頭起身告辭，却不知跟去到案的究是那兩位角色，又不便啓問，黃九龍知道他心意，大聲笑道，君子一言，快馬一鞭，來老丈儘管獨自先回去，俺們派去的人早已動身，在杭州城外某客棧恭候老丈了，老丈到了那客棧，只管用上刑具解去銷案，其餘的事，你就不用管了，咱們本應該多留老丈盤桓幾天，無奈老丈公事在身，不便冒昧款留，只好改日再請駕臨的了，來老頭將信將疑的走出堡來，別了衆人

，急急趕回杭州來，一到杭州城外，遠遠便見那客棧門口立着兩個短小精悍一身華服的人，一見來老頭走近跟前，兩人雙手一拱，便從手中遞過一張字條，來老頭一看字條上只寫着「二人便是」四字，來老頭會意，慌一同走進客棧，極力應酬了一陣，那二人却只微笑，終不答言，來老頭不知他們是啞吧，還以為黃九龍的命令，只好先把兩人安置在客棧中，自己急急匆匆走進城中；邀了許多精明幹練的捕快，備了刑具，傢伙，趕出城來，先備了一桌豐盛酒肴，請東關雙啞人嚼一頓，酒畢，然後抖出刑具來，東關雙啞彼此一笑，伸手就刑，隨隨便便的由來老頭同許多捕快擁進城來，這一來，頓時鬧動了滿街的人，都說蕭山有名老捕快，捉了江洋大盜回來了，男男女女，扶老携幼，誰也要見識見識江洋大盜，是不是三個頭六條臂，見識見識老捕頭來老英雄怎樣的人物，及至來老頭簇擁着東關雙啞過去，衆人指指點點，露着疑惑的面色，都說憑這兩個猴精似的人，敢做出這樣潑天的事來，這位來老英雄也不過是一個平常老頭兒，且不提滿街紛紛議論，單說來老頭這一面走，一面却捏着兩把汗，心裏只卜登卜登的亂跳，冷眼看東關雙啞，當先帶着脚銬手鐐，叮噹叮噹的一路亂響，一顆頭，博浪鼓似的兩面亂瞧，便像沒事

人一般，來老頭心裏明白，善者不來，來者不善，回頭到了巡撫衙門，不知做出甚麼把戲來，自己這層干係，怎樣才能平安脫却，這條老命，簡直懸在他們兩人手上，正在這樣，心口相問，忽然左邊人堆裏，衝出一個人來，望看來老頭身上一靠，向右邊人堆裏直闖進去，轉眼便不見了踪跡，來老頭被這人一冲，幾乎跌倒，正想破口大罵，猛覺手上被這人塞進一點東西，抬頭一看，却已不見這人去向，急向手中一看，原來是個紙團，慌偷偷扯直紙團一看，只見上面寫着寥寥幾句話，來老頭不看則已，一看到這幾個字，嚇得兩手冰冷，知道堡中另外還派人跟來，如果不照紙條寫着去辦，自己性命定必難保，除出這條路，確也沒有第二條路，可以保全自己的身家，一踩脚主意打定，向前走去，這時已是傍晚時分，大家走不到一箭路，猛然馬蹄響處，潑刺刺捲到一隊人馬，舉着兩盞氣死風燈，當頭一個軍官捧着令箭，大聲吆喝道，撫台大人有諭，速提要犯聽審，原來捕快中早已有人到撫衙報信，撫台一聽大盜提到，大喜，慌知會將軍，立時在大堂擺設兩座公案，預備人犯一到，連夜會審，拔了一枝令箭，叫幾個戈什哈飛馬跑來，火速護解人犯，投案聽審，來老頭恐怕當街決撒，慌向東關雙啞耳邊低低說了幾句，趁

勢迎上前去，同馬上幾個戈什哈照呼了一陣，然後一陣風似的簇擁着兩個要犯直趨撫衙，一進衙門，只見從衙門口直達大堂，親兵番役，刀槍雪亮，火燎燈籠，耀如白晝，密層層擺得風雨不透，好不威武，來老頭一進衙門，先教戈什哈到公案前稟明，自己趁這點功夫，百忙裏三脚兩步向就近雜貨店買了一點東西，塞在懷中，急匆匆回到東關雙啞身旁，正聽得大堂口暴雷似的喊了一聲堂威，接着連喝帶要犯上堂，一聲一遞傳下來，直到大門口，來老頭這時宛如自臨法場一般，慌掏出蕭山縣的密扎，帶着幾個夥計，跟着兩個戈什哈，擁着東關雙啞，火雜雜搶到大堂口滴水簷前，來老頭當先走進大堂雙膝跪下，雙手高舉蕭山縣密扎，同自己繕就的稟單，口中高聲報道，蕭山縣退役捕頭來錦帆奉諭捉到欽案大盜兩名，投案繳差，高唱畢，上面喝一聲起去，候賞，便有值堂的兵役走下來，把來老頭手中的密扎稟單取去，送到公案上，撫台硃筆一動，左右又齊喝一聲帶要犯，這一來便沒有來老頭的事，另有一撥番役，忽的趕來，推着東關雙啞直趨公案，不料這一般番役，像吃燈草灰一般，蜻蜓撼石柱似的休想推動得分毫，東關雙啞相顧一笑，冷不防帶着腳鐐，噲啷噲啷直到公案前，屹然立定，這一來，把上面坐着的將軍

同撫台大驚失色，幾乎驚得直立起來，勉強拿起驚堂木一拍，喝聲跪下，左右有幾個親兵，侍着有幾斤蠻力，一陣風分兩邊搶過來，冷不防一齊舉腿，分向東關雙啞腿灣橫掃過去，兩個犯人頭也不回，脚跟微一墊勁，大腿向後一綳，只聽得拍撻卜通幾聲怪響，兩個親兵，宛似肉彈般憑空飛了起來，直滾落到大堂外滴水簷前，跌得筋斷骨折，躺在地下，立時大堂上一陣呼噪，個個嚇得望後倒躲，來老頭這時已担着心立在一邊，看兩人的動靜，滿以為就要決撒，那知跌了兩個親兵，一陣騷動以後，兩犯依然笑嘻嘻的卓立不動，可是上面巡撫將軍兩位大員，那見過這個陣仗，早已嚇得說不出話來，却祇伸着手向來老頭亂招，意思之間，你捉來的大盜，別人降不下，還是你來制伏，不料巡撫那隻手還未放下，東關雙啞掉頭向外一瞧，微一點頭，兩人就在這擋口，一蹲身，一伸腰，咯噠七七幾聲怪響，兩人腳鐐手铐，便一齊折成幾段，掉在公案下面，一伸手，從懷中拿出一封信來，順手向公案桌上一丟，拍的齊一蹶脚，嗖，嗖，嗖，便像兩隻飛鳥般，從人頭上直飛出大堂外去，在甬道上一墊脚，轉身又飛上大堂屋頂，一轉瞬便不見了兩人踪影，這一番動作，何等駭疾，大堂上上下下個個驚得目瞪口呆，做聲不得，半晌

，那位將軍同巡撫才驚魂還竅，方要呼喊，忽又聽得大堂旁邊卜通一聲巨響，大喊一聲痛死我也，這一來，又把將軍巡撫嚇得泥塑木雕一般，親兵番役們急向喊處看時，只見大堂角落裏，白霧迷漫，一個人在那兒滿地亂滾，乍着胆去一看，原來是蕭山捕頭來錦帆，不知何時，被人用石灰撒瞎了兩眼，痛得滿地亂滾，亂喊，這一來，大堂上又騷擾得不成樣子，連追捕逃走要犯，幾乎都忘記了，還是跟將軍來的一個守備，上堂稟道，要犯逃走不遠，赶快請撫憲下令，閉城兜拿要緊，將軍同巡撫如夢方醒，顛巍巍的掣出一枝令箭，遞與那位守備，咕咕吧吧的說道，全仗老……老哥大才，調……調動標……標營去搜查，趕快……趕快，這……是欽犯，非同兒戲，那守備令箭在手，立時長了威風，大踏步走下堂，自去調兵，趁此借着搜查爲名，又好向商民借題騷擾去了，這裏大堂上沒有了要犯，當然只有退堂，但是公案桌上還有要犯遺下的一封信，巡撫按定驚魂，同將軍一齊把信拆開來一看，登時又嚇得癱在座上，半晌才你看我，我看你，連呼怎好，怎好，原來信內沒有別話，只寫着「如果再不知趣，立時取爾等首級不貸」，將軍同巡撫彼此腦袋一縮，連爬帶滾退回花廳互想辦法去了，只苦了來老頭，由他夥計扶回蕭



山去，自去將息，蕭山縣得知這個消息，慌來看視，據來老頭自稱，兩犯逃走時節，正想飛身上前捉拿，不料另有埋伏的凶盜，用石灰瞎了他兩眼，既然眼睛，此後無法再替公家幫忙了，蕭山縣雖然有點疑惑，也無可奈何，只好放還他家去，極力撫慰他一番，從此來錦帆雙目失明，算保全了身家性命，其實用石灰撒瞎兩眼，雖然自己動手，却是按照半路得到的紙團上所寫的計策，咬牙忍痛做的，按下去都是黃九龍甘瘋子等佈置好的計劃，表面上似乎毒辣一點，但是要保全來老頭身家性命，也只有這條道兒，否則要犯逃走，官廳仍然要來老頭去捉的，至於官廳方面以後有無別人出來，同太湖作對，替官廳出力，那又另一問題了，且說太湖黃九龍得到東關雙啞回去報告，已知杭州方面的一切情形，知道一時不會再生枝節，却也不甚放心，仍舊派了兩個精明頭目，到杭州坐探官廳動靜，這裏却已到了水陸聯盟的黃道吉日，這天葫蘆谷內羣雄聚會，嚴肅異常，一切禮節雖然仿照山寨開大香堂的成規，骨子裏却有點不同，在谷中幔天簾棚內，排着好幾層大供桌，上一層設着天地神祇的牌位，中一層第一座牌位便是明室崇禎皇帝，兩旁依次排着許多殉國的忠臣義士，下一層便是本門內家祖師張三爺的神位，兩旁依次排列着本門前輩

英雄，如張松溪，王征南，王百家，單思南，以及呂元，呂四娘，張長公，等等，都在其內，牌位前面供着大牢，少牢，清酌，時羞，然後寶鼎焚香，蓮炬托燭，好不威儀肅穆，神光如在，大家鴉雀無聲的肅候了一忽兒，猛聽得贊禮的高唱一聲排班就位，主祭者升堂，喝畢，棚前樂聲大作，鐘鼓齊鳴，便聽得環佩鏘鏘，衣冠峨峨，主祭的陸地神仙穿着明代的深服玄裳，峨冠朱履，雍容徐步而來，後面跟着陪祭的少室山人，范高頭，滕鞏，和千手觀音，飛龍師太，也一例穿着明代衣冠，最後分着男左女右，男的錢江爲首，領着甘瘋子，黃九龍，龍湫僧，王元超，高潛蛟，東方杰，東方豪，東關雙啞，痴虎兒，以及海上首領雷彤等等，女的紅娘子爲首，領着呂舜華，呂瑤華，幻雲，白飛燕，包翩翩等，雁翅般走進棚來，依次立定，再由幾位糾儀的把與祭的水陸大小頭目，都在後邊一層層排班立定，然後鼓聲再嚴，鐘聲再起，三通鼓罷，司禮的又高唱起來，接着禮單程序，舉行過祭神之禮，一直到讀畢祭文，作樂送神以後，主祭的陸地神仙同陪祭的少室山人等轉過身來，面南而立，由陸地神仙朗聲宣佈水陸聯盟的要旨，與此後在本門下同舟共濟驅除韃虜待機而動的一番慷慨陳詞，說到精闢激越之處，個個舉臂大

呼，聲撼山岳，陸地神仙笑容滿面，微一舉手，便又肅然靜止，接着司禮的又捧起一卷紙來，寫着本門的規約，從頭到尾的讀了一遍，讀畢，下面春雷似的暴應了一聲遵命，便有幾個精細的湖勇，赤着兩條臂膊，只披着一件棋子布的背心，火雜雜的抬着一具大盆進來，擺在陸地神仙面前，盆內滿貯着金黃氾氾熱香騰騰的美酒，盆邊掛着許多椰瓢，又有幾個湖勇，左手各捉着一隻喔叱亂啼的白羽冠大雄鷄，右手握着明晃晃牛耳尖刀，來到酒盆邊，一齊提起白雞，刀光一閃，各各了帳，都把雞血滴在酒盆內，然後帶着死鷄，俯身退出，陸地神仙先自舉手提起椰瓢，向酒盆內舀了一瓢，略一沾唇，便放下退後，接着陪祭與祭的衆人，各各依次飲畢，這便是飲血爲盟的大典，這一幕過去，司禮的便高唱禮成，這才算大典完畢，接着就在谷內殺牛宰馬，大饗會盟與祭的各路英雄，霎時間滿谷笑語如潮，都是猜拳行令之聲，也有當席舞劍弄槍，各獻絕藝的，也有酒酣耳熱，曼聲高唱，各各披肝瀝胆，豪氣凌雲，惟有紅娘子等一般女英雄，却與衆不同，悄悄聲的把一席酒筵移到飛龍師太母女棲息過的崖上那座古洞內，開懷暢飲起來，原來這時這座古洞與前不同了，已由飛龍師太滕羣兩位老同門，趁着佈置葫蘆谷時節，乘便把

這所洞穴也改造了一下，洞口原有的蓬廬拆去，改建了一座扇面形的玉石屏，洞口的簾蔓荆榛，都已斬除乾淨，在洞上面一塊鏡面青石上，刻着龍飛洞三個大字，紀念飛龍師太首先尖尋着此洞之意，恰巧黃九龍名字中也有龍字，彷彿象徵着湖堡龍興之象，洞口兩旁還設着兩個石鼓，玉石屏後環着洞口又移植許多蒼松翠柏，真有天仙洞府之概，洞內經雙鳳白飛燕等，也佈置得明淨幽雅，可坐可臥，最奇這樣深奧洞府，並不十分黑暗，從前因被珠光寶器交映，看不出天然光線，現在發現洞頂石鐘，乳纍纍倒垂之間，却透射出日光來，起初一看，不知光從何來，仔細一搜查，才知洞頂玲瓏剔透，都是細孔，而且這種細孔，直透洞外，日光空氣，都可曲折射入，如遇風雨，吹不進來，也可算得天巧地設了，紅娘子雙鳳等早已把這座洞府看成寶貝一般，無事時大家常到此地聚談，今天羣雄大會，便移席進洞，幾位女英雄興高采烈，吃得好不興頭，正在推杯交盞之間，驀地從洞口跳進一人，大笑道，你們躲在此地高樂，也不看看榜去，此刻聽俺爹說，幾位小姐派到甚麼飛龍，芙蓉島，還有甚麼山甚麼岩去，都是現成的仙府，偏俺沒有這好福氣，去開一開眼，只可將來求諸位挈帶挈帶的了，紅娘子一看進來的人是痴虎

兒，聽他夾七夾八說了一大套，摸不着頭腦，其中只有幻雲和雙鳳，已知他說的意思，幻雲便向衆人笑道，前幾天祖師爺同黃堡主和家母等商量好，因爲現在水陸英雄在堡中聚在一起，不是辦法，預備在各省要緊所在，設立分寨，湖堡算作發號施令的總機關，各處分寨，分派主要人物駐守，無事時，互連聲氣，唇齒相輔，有事時秉承湖堡號令，或聚或分，步驟如一，這原是一個極好辦法，此刻想已分派停當，張榜出來了，可惜飛龍島這樣好地方，俺也沒福跟去，說到此處，不禁面孔一紅，低下頭去，紅娘子心中瞭然，知道她不久同黃堡主結婚，當然不會派到外面，將來雙鳳當然也與王元超在一起，只有自己孤鬼似的，不知派往何去，想起自己慘死的丈夫，何等痛心，眼看人家花團錦簇，一對對的結婚，自己一個孀婦，夾在中間，未免老大沒趣，反不如遠遠同老父派到別處去，免得觸目傷懷，想到此處，一腔心事，那有心情再吃下酒去，便立起身來，推說看榜，同痴虎兒走了出去，席上她一走，白飛燕包翩翩好動不好靜，也立了起來，一齊出去了，紅娘子同痴虎兒一齊跳下層崖，到了葫蘆谷內，一抬頭便見棚前懸掛着一張黃榜，榜上標着幾處地名同分派出去的主要人名，及一般輔佐的名字，開首便寫着：

太湖總堡黃九龍之幻雲東關雙啞爲輔

太湖柳莊分堡范高頭主之紅娘子爲輔

太湖葫蘆谷分堡滕鞏主之痴虎兒爲輔

百笏巖甘瘋子主之東方杰東方豪爲輔

飛龍島飛龍師太主之包翩翩白飛燕爲輔

靈岩寺龍湫僧主之高潛蛟雷彤爲輔

芙蓉島王元超主之呂舜華呂瑤華爲輔

每一處又寫明統率頭目若干，婁卒若干，把海上各路頭目婁卒，分派勻妥，支配於龍師太駐守的飛龍島，王元超管轄的象小港芙蓉島這芙蓉島原是雙鳳之祖呂元隱居之地，早已佈置得倍倍停停，此次千手觀音把這芙蓉島派王元超等駐守，原是人地相宜，雙鳳自然格外歡迎，而象山港到雲居山也非相近，千手觀音如果同陸地神仙遠隱莽歇崖，這雲居山只剩一對老虎同幾個道婆，當然也歸雙鳳等管理，當下紅娘子等看完了榜，知道自己同老父仍居柳莊，均歸舊主，倒也相宜，而且常了可以到堡中同幻雲談天，也不寂寞

看完了榜，正想轉身，只見雙鳳等也來了，大家看了一陣，心裏都自暗喜，惟有包翩翩白飛燕覺得這幾天大家熱辣辣的聚在一塊，好不興頭，忽然分散，似乎依依不捨，衆人正在榜下紛紛談笑，忽見范高頭同甘瘋子走來，見她們正在看榜，甘瘋子笑道，你們姐妹們雖然暫時分別，每年太湖總堡照例定有一年聚會四次，大家依然可以見面，便是平時也可互相來往，俺的百笏岩與飛龍島更是相近，地道再一打通，便像一家般，紅娘子笑問道，榜上怎的不見大師兄同少室山人的名字呢，范高頭道，他們兩位與衆不同，責任也比別人來得大，大師兄是奉命到兩廣聯絡當地各路英雄，待時而動，少室山人是雲遊北方，專一探聽滿廷動作，以及洞庭湖單大爵各人的行爲，隨時與太湖總堡通消息，所以他們兩位並不在榜上列名，一半也是機密之意，范高頭這樣一說，衆人才明白，紅娘子又笑道，今天水陸聯盟大會完畢，還有一場聯婚大典，在何日舉行呢，甘瘋子大笑道，這聯婚兩字下得有趣，此言一出，把在場的雙鳳同幻雲，說得面泛朝霞，一齊扭過脖頸遠遠走開了，雖然遠遠走開，却故意放慢了脚步，拉長了耳朵，想聽甘瘋子究竟說出那一個日子來，無奈甘瘋子同范高頭等，一味誨諧百出，海闊天空的談講，並沒有那

句下文，一堵氣，索興走遠了，雙鳳兩姐妹向前走了一程，離開掛榜所在已遠，一回頭，却不見了幻雲，只剩自己姐妹二人，一面走，一面喁喁私談，走了幾步，正想轉過山角，猛不防山角那面也轉出一人，抬頭一看，恰恰是王元超，獨自款步走來，一見她們姐妹倆，頓時笑容可掬，躬身相迎，雙鳳一見是他，面孔一紅，立又不是，走又不是，只可歛衽爲禮，王元超看她們兩人面上有點訕訕的不好意思，知道剛才看到了榜上的緣故，一看四面無人，便低低說道，三師兄婚禮即在後日舉行，在王元超說這句話，一語雙關，因爲原定兩批婚姻同日舉行，說了三師兄一面，就同說自己一般，不料雙鳳姐妹一聽後日就要結婚，日子這樣緊促，雖然與俗人不同，倒底總要預備一點，這樣晴天霹靂般突如其來，姐妹倆未免楞七的立住，一時說不出話來，王元超肚內雪亮，慌忙接着說道，小弟已蒙師父師母明諭，我們舉行婚禮，與衆不同，所有習俗繁文褥節，一掃而光，到時戎裝佩劍，交拜天地，和本門祖師爺神位，就算了事，儀式非常簡單，我們一切不用預備，而且因爲他兩位老人家急於同赴莽歇崖，所有派赴各處的人們，也預備在我們婚禮後各歸沉地，便是我們到象出港芙蓉島，也應急急前去，整理一番，還有撥歸我



們管轄一般海上人物，也難從緩，所以我們婚禮非急急提前舉行不可，雙鳳聽王元超澈底說明，心裏方始帖然，但怕有人撞來，不好意思，匆匆立談數語，便各自走開，過了幾日，黃九龍和幻雲，王元超和雙鳳，便舉行婚禮，大饗士卒，而且奉着陸地神仙千手觀音的命令，把庫中許多銀子犒賞水陸的嘍卒，雖然婚儀簡單，可是上上下下歡聲載道，全堡都是喜氣洋洋，至於黃九龍王元超兩批夫妻，當然可以用如膠似漆一語表過，種種瑣碎情節，無關大體，也可不必多費筆墨，且說陸地神仙千手觀音兩位老夫婦，看得堡中大事告竣，便將衆人召集，重行叮囑一番，便飄然離堡遠赴雲貴交界的莽歇崖，雙雙偕隱，參修道術，做一對世外仙侶去了，這裏堡中第一批錢東平和少室山人，也同諸人分手，各自分途向南北雲遊，然後分派各處的飛龍師太甘瘋子龍湫僧王元超等，也一批批的各歸汎地，暗暗培植根基，拱衛太湖，這樣過了幾年，太湖的威名，當然遠聞四海，好在那時清廷正值暮氣深沉，各處盜匪蠡起，一般官廳，只知保全祿位，剝削百姓，那敢向太湖去將虎鬚，因此倒也相安無事，這時候單說高潛蛟，在靈岩寺，跟着龍湫僧用了多年苦功，早已練成了全身武藝，龍湫僧喜他天性純厚，盡心相授，名雖師兄弟，其

實同師生一般，不過高潛蛟無論如何怎樣用功，對於飛蹤跳躍本領，和內宗劍術，却限於天賦，未能深造，但是對於拳術，却是得心應手，已到爐火純青的地步，有一年太湖湖堡召集各處島寨分堡的首領，大家照例聚會，討論幾樁大事，高潛蛟當然也在其中，大家久別重逢，杯酒聯歡，當然興高采烈，這時包翩翩也從飛龍師太學會了許多驚人功夫，同白飛燕等也如座上，聽衆人談論起各人功夫來，不覺興致勃勃，離座而起，一撩衣裙，拔出佩劍當筵舞起一套蛾帽劍，端的宛若游龍，翩如驚鳳，條條倏疾，忽現忽隱，舞到後來，滿應劍光灼灼，寒風嗖匕，座上衆人，看她初學能夠如此，已竟難能可貴，不禁拍掌稱好，包翩翩就在這一忽兒，卓然抱劍立定，面不湧色，氣不發喘，笑容可掬的說了一聲獻醜，珊瑚的依然入席，黃九龍笑向高潛蛟道，六弟，這幾年大有功夫，何妨一露身手，使我們一開眼界呢，高潛蛟笑答道，小弟這點毫末之技，怎敢班門弄斧，大可不必獻醜了，甘瘋子點頭道，善藏若虛，卽此一點，便見六弟功夫，定已到家，龍湫僧笑道，彼此都是自己人，你何妨一試，誰遠笑話你不成呢，高潛蛟兀自一味謙遜，禁不得衆人齊聲催促，沒奈何立起身來，慢慢走到席前，抱拳向席上衆人拱了一拱，

笑說道，小弟後學初進，蒙幾位師兄賞賜了幾手功夫，雖然也練了許多年，恐怕手笨心拙，學得沒有到家，趁此機會，斗胆練幾手，請諸位指教指教，也可長點能耐，說罷，略把前襟向上曳起，退了幾步，便屏息凝神，不徐不疾的練出一套平生最得意的神功化象拳來，這套神功化象拳，講到學初時的架式，只有三十六手，到了神而明之，便可隨意所欲，變化無窮，據說從前漢朝華佗氏五禽戲，是按照虎，鹿，熊，猿，鳥，的一舉一動，創造的，所以有熊徑鳥伸之說，後來少林宗派從五禽戲脫化出來，變為一百七十年的五拳，怎叫做五拳呢，便是龍拳練精，蛇拳練氣，虎拳練力，豹拳練骨，鶴拳練神，五種，這五拳是少林鎮山之寶，但是一代代傳下來，因為龍拳最難練，非從內工入手不可，沒有相當的天才，是練不到家的，因此遂漸失傳，五拳祇剩了四拳了，不料陸地神仙是天生奇才，從幼年時，便已軟硬兼工，內外並絕，却把這最難練的龍拳，也參悟出來，而且把武當的內工化而為一，獨淑出這套神功化象拳，怎叫做化象呢，因為陸地神仙到了晚年，學究天人，神行超迹，悟出少林的五拳，雖然很有道理，還嫌拘疑形迹，以為一個人自有萬靈的本領，何必去學禽獸的樣子，華陀的熊徑鳥伸，無非為下乘說法，如果功夫已臻上乘，自有超於象外之

妙，所以名謂神功化象拳，席上衆人細看高潛蛟練這套拳，真有周身天矯如龍之妙，看他一氣貫串，約摸已練到二百多手以外，一手有一手的精妙，確值得稱奇贊美，席上除五位師兄弟以外，真還看不透高潛蛟這幾年已練到這樣地步，便是五位同門，雖然同一師傅，却各有所長，所學也是因人而施，並不一致，這踏神功化象拳祇有龍湫僧練過，却也料不到高潛蛟今天在衆人面前，整套的練來，比平日又高超了不少，可見他平時暗地裏不知怎樣的苦心揣摩，晝夜苦練，聽得衆人齊聲大贊，自己也覺得光輝異常，慌笑喊道，六弟，夠了，夠了，快來喝一杯酒休息休息罷，他這樣一喊，高潛蛟才慢慢的收住招式，依然卓立在原地方，面上笑嘻嘻的向衆人作個連環大揖，然後還席坐下，笑說道，小弟獻醜，務請衆位包涵，黃九龍執起酒壺，向他杯上滿滿斟了一杯，親自拿起酒杯，送在他唇邊，笑說道，我們大家都要公賀一杯，這一杯是我特地敬你的，高潛蛟推辭不得，直着脖子喝了一杯，大家也舉杯相照，王元超笑道，我同六弟在寶幢鐵佛寺初見時，便知六弟姿質不凡，定能造就，今日一看，果然兩眼不瞎，可是話又說回來，沒有四師兄替師父盡心指授，也不能這樣猛進的，我們也應該公敬四師兄一杯才是，此言

一出，大家又連聲道是，各人吃了一杯，舉杯相照，龍湫僧笑道，阿彌陀佛，罪過罪過，出家人怎能吃這許多葷酒，不如免此一杯吧，甘瘋子大笑道，你這酒肉和尚，這樣的門面話，誰來信你，快乾了這一杯是正經，龍湫僧無奈，只可勉強陪了一杯，這時滕鞏范高頭都在座，却不理會衆人說話，兩人只顧向席前地下指點，衆人看得詫異，一齊伸起頭來跟着兩人的指頭看去，原來高潛蛟練拳過幾塊二尺見方的地磚上，印着許多很清楚的脚印，滕鞏指着脚印說道，高兄功夫真了不得，你們看在地磚上印幾個脚印，並不稀奇，難得的脚印並不多，雖然練了二百多手，進退之間，還是絲毫不失尺寸，可見平日用功之深，飛龍師太道，這一來，把這留下脚印不要毀掉，有人要練這手功夫，只要照這脚印去練，比拜師還要事半功倍哩，大家一想，各各撫掌稱妙，第一個痴虎兒，便嚷着要練，滕鞏笑喝道，你是貪多無得，百學難精，這是練功夫的大毛病，黃九龍笑道，這幾年虎弟，也練得大有可觀，達摩劍同峨眉劍都有幾層功候，尤其腿上功夫，無人及得，雙鳳笑問腿上如何功夫，可否我們開開眼呢，痴虎早已心癢難搔，巴不得有人讓他露幾手，在衆人面前風光風光，雙鳳這樣一說，早已霍的跳起身來，大踏步向門外

走去，回頭向衆人一擲手道，是，是，是，且看我的，衆人大笑，都離座而起，走出廳外，且看他怎樣施展，衆人一到廳外，只見廣坪四圍種的松柏桃杏之類，都已長大，綠陰滿枝，樹陰底下，地上釘着整整齊齊的三十餘根柏木椿，只有二尺許露出地面，每一根柏木椿，足有碗口粗細，衆人都以爲他要跌椿了，那知他一個箭步，竄上第一枝椿上，獨足立定，一足上翹，顯出朝天一柱香的姿勢來，却見脚下的椿，很快的向地下鑽去，一霎時，把上面二尺許長的椿頭，盡沒入土中，他等到椿頭沒到同地面一樣平，忽然又一跳，跳上第二枝椿上去，却又換了一個姿勢，只用足尖一點，趁勢一個翻車筋斗，依然兩脚尖立在椿頭上，可是經他這一個筋斗翻過來，那二尺長的椿頭，很快的也沒入土中了，他這樣一連跳了七八根柏木椿，每一根椿上必換一個花樣，把七八根椿都一樣的沒入土中，衆人見他這手功夫，很是不易，便知是他父親教的先天一炁混元功，非從童子功入手不可，能夠練到這樣，實在也不易了，衆人自然齊聲交贊一番，膝鞦樂得嘴都合攏不來，痴虎兒一聽衆人大贊，正想再把其餘的椿木再施展下去，猛見雙鳳後面一聲嬌喊道，虎弟稍息，俺也來陪你玩玩，話到人到，衆人只眼光一幌之間，便見沒入地

的幾根樁上，有一個人影，像蝴蝶般飛來飛去的飛了幾轉，一根根沒入地面的柏木樁，依舊一根根透出土來，依然二尺多長露在地面上，原來白飛燕看得痴虎兒在衆人面前露臉，自己罷主意打定，先用自己獨到的輕身的功夫，在上飛了一遍，然後在條來條往之間，伸下玉臂，用鷹爪力把沒入地面的木樁一根根拔了出來，而且拔得不長不短，同原來一樣，衆人一見她出奇制勝，慧心獨運，也齊聲道好，甘瘋子道，她在飛行之間，用出鷹爪力來，確是不易，我們有這樣人才，將來何愁大事不成，這幾年大師兄偶然回來，說起兩廣中已有許多豪傑，暗地收服民心，招軍買馬，屯積糧草，待時而動，而且發動就在眼前，大師兄，就在那邊主持帷幄，一到長沙，我們就要起來響應，現在我們就要一步步預備起來，至於少室山人在這幾年中，也探得北方滿廷虛實，其中空虛已極，所慮只在幾個漢大臣，死不要臉的還向滿虜盡忠，但是漢臣手中大都沒有軍權，也不足慮，現在少室山人從北方回來，已到浙東諸暨包村，在他徒弟包立生家中勾留，甘瘋子說到此處，包翩翩也接着說道，姪女昨天接家兄包立生來信，說是少室師傅在寒舍，大約要多担擱幾天，因為敵鄉包村在萬山重疊之中，形勢非常，是一個天然塞基，一村都

是包姓，也有八百多戶，各戶壯丁經先嚴指導拳棒，各個都有幾手防身本領，現因為各處山頭都有強盜出沒，公舉家兄爲首，設立包村團練公所，倒也部署得法，井井有條，家兄所以請少室師傅多留幾天，多傳授幾手絕藝，以便保衛鄉村，信內還要姪女回去幫他哩，甘瘋子笑道，你還不知其中實情呢，少室山人留在包村，雖然爲的是指導令兄，但還有一樁要緊的事，俺這裏也有信來同俺商量，黃九龍等齊聲問道，他究竟爲了何事要同師兄商量呢，甘瘋子道，你們都知道從前師父說過，百拙上人在莽歇崖鑄煉八柄利劍，帶下山來，游踪所至，檢着合宜地點分埋起來，以待後世有緣的人，照師父先天易推算，這八柄劍都應該聚在太湖，俺們這幫人手內，照現在算起來，已有四柄劍在我們手上，便是滕老丈的太甲，痴虎兒的奔雷，五師弟的倚天，幻雲弟妹的紫霓，尙有四柄未來，其中一柄斫地劍在洞庭湖柳摩霄手上，三柄尙未出現，王元超說道，三師兄的白虹劍，是師父自己鑄的，果然不算，不過弟婦舜華瑤華分用兩柄合股雄雌劍，也是寶物，也許就是百拙上人八劍之一呢，甘瘋子笑道，你那裏知道，她們的雌雄劍，是宋元以上的古物，劍斂劍鞘是後人裝飾獻媚虜廷，才加添上去的，便是這兩柄劍名，也是後人



妄造，決非那劍原名，也決非百拙上人八劍之一，因為百拙上人所鑄的劍，都用緬鐵精華煉就，質地略有不同，可以辨得出來，前幾天少室山人從包村差人賚函與我，說是他在浙東一帶遊歷，偶然看出距包村幾十里外紹興山陰所管劍灶村山內，在星月光下，透出幾道劍氣，直衝霄漢，定有寶劍埋在山內，也許百拙上人未出現的三柄劍，要在該處出世了，而且那劍灶村便是戰國時代歐冶子為越王勾踐鑄成干將莫邪兩劍之所，山川秀麗，間氣所鍾，原是極好藏寶之所，因此他寫信來，同俺商量，教俺派幾位到劍灶村去，暗地尋找埋劍之所，以符師父八劍聚會之言，便是俺們幾個人內尚沒有稱手軍器的，也可藉此寶物，相得益彰，光大我們門戶，想那劍氣通靈，也是應運而出的，這一番話，有沒寶劍的人，各各躍躍欲試，頭一個包翩翩，搶着說道，姪女原欲稟明諸位師伯師叔回去看一看家兄，趁此去尋劍，也是一舉兩便，就請甘師伯派姪女去罷，甘瘋子點頭道，你去倒也人地相宜還有那一位願去，高潛蛟想起劍灶村是生長的故事，先人坟墓多年沒有祭掃，自從那年誤打誤撞出去打獵，碰着四明山掘蛟的一檔事，不期時遇着王黃兩位師兄，學成一身本領，屈指一算，整整在外混了七八個年頭，何妨趁此機會，回去一

踰，看看父母坟墓，主意打定，便挺身出來，向甘瘋子說道，小弟原是劍灶村的人，平日時時刻刻想回去看一看祖宗坟墓，因為自己正在用功上頭，不敢因此分心，現在既有這個機會，可否派小弟同去尋找一番，萬一找着了寶劍，在小弟自己却用不着這樣好劍，像小弟一知半解的劍術，也委屈了這寶物，所以小弟心中並未想得，萬一被小弟得到，決計拿回來，送與咱們門下劍術高明的幾位，這一層小弟可以預先聲明的，甘瘋子知道他是心口如一的人，便說道，一物一主，各有前緣，一毫勉強不得，你說的不願意得此寶物，現在談不到，既然你要去看看先人坟墓，倒是正理，準定派你們兩位去便了，不過你們兩位對於劍氣恐怕看不出來，就是看得出劍氣，而不知劍氣從何處透出，怎樣搜掘出來，也是枉然，少室山人雖然懂得，一人也難下手，現在這樣辦，你們兩位先分途進行，包姪女回到包村，聽少室山人指揮行事，六師弟回去，權且隱身下來，隨後俺親自跟踪你們前往，來指導你們搜掘法子好了，當下議定，高潛蛟同包翩翩便動身赴包村和劍灶村去了，欲知後事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第三回

曹娥江彈指懲凶  
華嚴寺隱身戲敵

諸位總還記得本書第一回，所說紹興劍灶村胡北猷中舉的時候，有個管家長工高司務，從胡北猷進秀才時，已經到了胞家，在胡家低首下心的做了兩年長工，這個高司務，誰也知道便是高潛蛟了，但是像高潛蛟一身本領，從太湖出來，原奉着甘瘋子黃九龍等命令，來到劍灶村尋覓百拙上人的寶劍，乘便也看看自己父親的墳墓，怎會在胡家做起長工來，而且做了兩年多呢，這其中又包含着許多曲折在裏面，不過作者在此先點明一筆，然後再從上回接寫下去，使讀者們可以迴憶一下，便能一氣貫串，閒話少說，且講高潛蛟包翩翩在太湖一起動身時，甘瘋子叮囑高潛蛟道，包姪女雖係武藝在身，究竟是女流，就煩你送她到了包村，再回劍灶村去，高潛蛟答應下來，兩人便邁步起程，不日渡過錢塘江，走入蕭山地界，包翩翩想起來錦帆來，同高潛蛟一商量，兩人便向迎賓客棧走去，色翩翩原是在迎賓客棧住過，依稀認得路徑，沒有多時，便已找到，一進那條胡同，便見客棧大門兩旁，還像從前一般，寫着迎賓老店四個大字，高潛蛟領着包翩翩昂

然直入，櫃上迎出人來，高潛蛟一問起來店東，那幾人一齊搖頭歎息道，來店東早已故去了、原來這店，也換了東家，現在已不是來家買賣了，包翩翩想不到自己在飛龍島學了幾年武藝，來世叔竟已作古，想是兩眼瞎後，心裏又悔又悶，活活悔死了，想起前情，不免盈盈欲淚，一看日色還早，兩人便又轉身出來上路，正走之間，猛聽得鸞鈴交響，對面官道上塵起處，潑刺刺跑來幾匹高頭大馬，馬上爲首一個大漢，斜頂着范陽氈笠，披着敝襟玄緞夾袍，眉如漆帚，目似鷹胆，一臉黑麻，罩着一層膩滋滋的油光，後面幾個，也是凶眉臉的人物，一路放開轡頭，橫冲直撞的衝來，高潛蛟包翩翩略一側身，便讓在道旁，那馬上爲首的大漢，一領絲韁，向兩人身前跑過的當口，忽然嘆的一聲，目不轉睛的向包翩翩直湊，跑出幾丈開外，兀自聽着馬上一般凶漢，打着江湖黑話，說了几句無禮的話，包翩翩雖然不懂黑話，可是神色之間，豈有看不出之理，早已心頭怒發，恨不得趕上前去，給他們一個厲害嚐匕，但是高潛蛟謹慎小心，極力阻住，對她說道，這種狗也似的人，我們何必與他們一般見識，誤了我們行程，包翩翩經他一勸，也就置之度外，兩人又走了一程，已來到曹娥江岸，恰是個熱鬧市鎮，距諸稽包村却還

有百餘里路程，兩人一看天色已晚，就在市稍一家旅店，揀了兩間乾淨房子，憩息下來，這家旅店房屋只兩進，店東惟一龍鍾老叟，兩幼孫供侍應，高潛蛟包翩翩分往在對面兩間屋內，中間一間是個過堂，並無門戶，高潛蛟囑包翩翩在店守候，自己到鎮上買點食物回來充飢，無奈包翩翩童心未退，定要陪高潛蛟一同出去，到鎮市上遊覽一番，高潛蛟拗她不過，便把隨身包裹擱在房內，找好房門，叮囑了店東几句话，兩人一齊出店，向鎮上款款走去，一到鎮上，業已燈火齊明，兩旁酒樓商店，排得密層層地，來往行人，也是不少，高潛蛟隨意買了些饅饅和肉物之類，正想轉身回店，猛見街上一羣酒醉漢子，敞着胸脯，劃着之字步，唱着村歌，一路胡嚷，衝近前來，爲頭一個醉漢，一眼看見包翩翩，驀地啞的一聲，瞪着一雙鷹眼，立住腿直湊，後面兩三個漢子，鬼頭鬼腦的一齊湊在那漢左右，嘴裏胡說八道的說出不中聽的話來，包翩翩起先並不理會，忽見醉漢中頭一個便是路上碰見的馬上麻臉漢子，這時又做出這種情景來，頓時柳眉倒豎，杏眼圓睜，便要發作，高潛蛟一看情形不對急慌一手提着食物，一手向前一攔，口內笑道，妹子，我們回去罷，包翩翩明白他的意思，是阻止她不要同這般無賴爭氣，心裏一想，

忍住氣，一低頭，也不答言，跟在後面便走，那知那般醉漢兀該倒霹，一撮鳥嘴，一聲呼哨，竟跟了下來，跟在後面，兀自評論頭足，啾唧不已，這時非但包翩翩萬分忍受不住，便是謹厚老成的高潛蛟，也覺這般醉漢鬧得太不像話，但是抬頭一看已到了宿店門口，那老店東已在門口，顛巍巍的近上前來，高潛蛟趁勢一拉包翩翩，緊趨幾步，步進店門，却聽得背後老店東，向那般醉漢趕着大爺二爺一陣亂叫，接着便往裏讓，那般醉漢竟大模大樣的直擺進來，這一來高潛蛟眉頭一縐，暗地先向包翩翩一瞧，只見她鐵青着臉，小鼻管裏，不住的冷笑，高潛蛟肚裏暗說，今天非糟不可，事情已擠兌到這地步，只可看事做事，慌向包翩翩一笑道，包妹隨我來，說罷，走進過堂，又一步跨進對面包翩翩屋內，先把手上東西向桌一放，回頭一看包翩翩已跟了進來，便悄悄說道，賢妹且安坐在此，充一充饑再說，萬一這般無賴來討死，自有愚兄打發他們，一語未畢，便聽得院內脚步雜沓，那般醉漢已一路胡嚷着進來了，老店東趕着一個醉漢叫馮爺，哀求似的說道，貴人不踏賤地，今天難得馮爺們光降，且請到老漢店堂內坐罷，待老漢奉獻一杯水茶，便聽得庭心拍撻一聲，似乎一個無賴打了一個飛脚，却有一個粗粗聲氣的醉漢高

聲喝道，誰愛喝你的苦水，俺們奉着老方丈的命，說你欠着寺裏房租，已拖欠了幾個月下來，老說沒有買賣進門，現在俺們親眼看見一對狗男女鑽進門來，還有何說，老店東沒命的哀求道，馮爺明鑒，兩位客人才進門，還沒有到銀的顏色是白的還是黑的，教老漢怎樣拿得出來呢，請諸位爺台上覆老當家，寬許老漢一天，明天好歹奉納上去，求諸位可憐老漢則個罷，老店東一面說一面全身瑟瑟抖個不住，那知這股無賴醉翁之意不在酒，滿不聽他這一套，哈哈大笑道，你真是死心眼兒的老頭兒，那間屋子裏的小娘們，有的是銀子，叫她出來，俺們替你向她多要些宿費，不是這個結兒解了麼，老店東聽他說到女客身上去，頓時恍然大悟，明白這般無賴，是借題發揮，並不是真來要房租，心裏暗想，這般人無法無天，甚麼事都做得出來，時候已經不早，萬一有個三長兩短，如何是好，這樣一轉念，比向他要房租還着急幾倍，趕慌懇情賠揖，說了無數好話，想把這般兇煞敷衍出去，那知有幾個醉漢拌住了老店東，有幾個便想邁步往過堂內直闖，這檔口，忽聽得堂內一聲冷笑，人影一閃，階上便現出一個嬌小玲瓏的包翮七來，原來老店東在院子向一般無賴哀求的情形，和哀求的話，句句都被高潛蛟包翮七聽在耳內，那

幾個無賴一進院子，說出一對狗男女的時候，早已把包翮七氣得火星直冒，禁不住謹慎小心的，高潛蛟極不攔阻，等到此刻幾個無賴想往內直闖，包翮七嚇的一個箭步，竄出屋去，高潛蛟慌跟踵出來，却已見包翮七立在階上，一手叉腰，一手指着院子內幾個無賴，嬌聲嬌氣的喝道，你們這般混帳東西，俺姑娘在路上早已瞧透你們不是好東西，像你們這般狗也似的人，俺姑娘也犯不着理你們，不想你們瞎了眼的混帳東西，胆敢尋上門來討死，現在姑娘在此，你們敢怎樣，這一番痛罵，在包翮七自己想來，以爲詞正義嚴，無以復加，那知這般醉漢，平日本是無事生非，打降訛財的混七兒，這幾句不痛不癢的話，連面皮也不會紅一紅的，何況眼前立着水葱似的人兒，黃鶯似的聲兒，包翮七越罵得厲害，他們越聽高興，個個斜甩着賊眼，涎着鬼臉，竟一步步湊近前來，只有其中爲頭一個，老店東叫他馮大爺的這個人，綽號叫做馮鐵頭，是曹娥鎮上出名的一个惡霸，江湖上結納了幾個亡命之徒，鎮上也有不少狐羣狗黨，也懂得幾手拳脚，尤其是頭上練過幾年油錘貫頂，能夠把一塊磨盤大石攢上天去，掉下來，用頭迎個正着，亮托一聲，石塊粉碎，頭皮一點不傷，有許多無賴，都被他這顆硬頭降伏，因此都稱他爲馮鐵頭



，鎮上一提起馮鐵頭三字，個個嚇得大氣不敢出，而且馮鐵頭新近又得了一個靠山，一發兇鋒十丈，看見頭面略整的女子，便要惹起是非來，白天同幾個無賴騎着幾匹馬，到蕭山去遊玩，半路上碰着包翻七，原已垂涎欲滴，不料回到鎮上，又被撞見，跟到寓所來，這時包翻七一挺身出來，侃侃的痛罵了幾句，馮鐵頭心裏也犯了一陣怙愾，暗想平常女子，那有這個氣派，但是仔細一打量，嬌滴滴小鳥似的一個人兒，瘦怯怯嫩藕似的臂，俏生生水紅菱似的小脚兒，背後立着的漢子，也是憨頭憨腦的一個鄉下人兒，也未見得有多大神通，像這樣的外來雛兒，還不是就口的饅頭，難道被她三言兩語，就嚇住了不成，這樣心裏一轉，便兩手一攔衆人，仰天打了一個哈哈，兇睛一瞪，一邁步，走近台階兒，狂笑一聲道，我的小姑娘，你也不打聽打聽曹娥鎮上馮鐵頭的大名兒，依我說，你赶快趁風收帆，叫你背後的傻哥兒，脖子一縮，夾着屁股滾得遠遠兒，你乖乖的陪大爺喝杯酒，唱個小調兒，大爺一高興，也許賞個千兒八百……下面的字還未說出，猛聽得包翻七背後，焦雷價一聲斷喝，狂奴休得無禮，看掌，話到人到，掌也到，只聽得擘拍一聲脆響，馮鐵頭的左頰上，早已結結實實着了一掌，這一掌，又把馮鐵頭打得

一個發昏草第十一，鐵塔似的一個身子，突，突，突，往後直撲過去，身後正有一個紅眼歪鼻的同黨首當其衝，被他身子一撞，啊呀一聲，往後便倒，不料後面還有一個晦氣的老店東，正急得像熱鍋上螞蟻窩口，冷不防被紅眼漢子一個後仰，卜通一聲，壓個正着，兩人一倒，那馮鐵頭便扎手舞脚的壓在他們兩人上面，登時像糞蛆一般，糾結了一堆，階下還有四五個無賴，一看頭兒吃了這個大虧，楞頭楞腦的大喊一聲，直奔高潛蛟來，這時包翻七正想出口悶氣，不待高潛蛟出手，早已雙足微點，跳下台階，喝一聲來得好，玉臂一分，兩個無賴早已向左右直跌出去，迎面一個，看得風頭不對，正想轉身跑掉，包翻七何等迅捷，金蓮起處，正跌在那個屁股上，拍的一聲，把他整個人，像氣球般跌得憑空飛上屋簷，巧不過破屋簷上，正有一個晾東西的鐵鈎，宕在外面，他跌上屋簷，又骨碌碌滾下來，嗤的一聲，衣服裂開，恰恰被那具掛鈎鈎住，整個身子，便懸空橫掛着屋簷口，只嚇得他魂靈兒直冒，沒命的喊我的媽，兩個平跌出去的無賴，大約也跌得不輕，伏在地上，只有哼哼的分兒了，惟有那馮鐵頭，冷不防吃了一掌，雖然打得金星亂迸，恰喜跌在人堆上，掙扎起來，把頭像搏浪鼓似的一陣亂搖，猛一抬頭凶睛

一瞪，大喊道，暗箭算人，算得了甚麼，今天馮大爺同你沒有完，說罷，居然拍的一蹶脚，使了個旗鼓，指着高潛蛟喊道，小子，你來，你來，包翻七開聲一回頭，猛看見馮鐵頭這副怪相，幾乎要笑出聲來，你道爲何，因爲這時馮鐵頭半邊面孔，黑裏泛紫，腫得像豬尿泡一般，大約這一掌，打得他半邊麻木，自己兀自不覺得，還要擺個紙老虎，惹得包翻七又好氣又好笑，便要趕過去收拾他，却已被高潛蛟搶在先頭，立在馮鐵頭面前，笑嘻嘻的說道，你且看看你們幾個同夥，是甚麼光景，依我說，你趁早不要現世，還不如乖乖的把你同夥扶回家去收養收養，比甚麼都強，原來馮鐵頭真個被一掌打昏了，鬧了半天，連屋簷掛着一個，地下躺着兩個，還有被他壓在低下的幾個，直到此刻被高潛蛟一提，才用一隻沒有打壞的眼，四面探了一下，這一下看清，立時心裏卜登一跳，急得冷汗直流，知道今天碰到硬角兒扎手貨了，最難受的，自己兀自擺着一個紙老虎的架子，無論如何也不好意思收回來，而且平日馮鐵頭的威名，鎮上誰不知道，這樣出去，以後只可遮着臉走路了，馮鐵頭這時心裏那份難受，也就不用提哩，而且他四面一弄清楚，半邊腫的臉，也同時又熱又痛起來了，痛得他眼淚都要掉下來，高潛蛟看他這

副怪相，忍不住笑道，還想甚麼心事，快替我滾罷，不料這一句話，却把馮鐵頭平日的兇野性子，又撩上來，心裏一橫，喝一聲，不是你，就是我，猛的吧頭一扎，兩足一墊勁，瘋牛價向高潛蛟胸前撞來，這一手，原是他的看家本領，以爲手脚不如人家，這顆頭，也許可以保全一點面子，趁人家不防檔口，抽冷子一下扎去，也許得手，那知他主意雖妙，禁不住人家是個大行家，說時遲，那時快，一顆鐵頭還沒有到人家胸口，却被高潛蛟微一側身，一轉身，左臂一舒，隨勢一圈，正把這顆鐵頭夾在脇下，右手駢起兩指，略微運了一點內勁，在他頭頂上輕輕敲了那麼兩下，馮鐵頭殺豬般的喊了起來，高潛蛟笑道，原來鐵頭也不過如此，邊說邊又彈了一下，這一下，馮鐵頭可真受不了了，只覺自己頭頂迸裂似的，滿眼金星直冒，而且項頸夾在人家脇下，宛如一柄大鐵鉗，把他鉗住，漸漸往裏收縮，氣都透不過來，眼看就要送命，嚇得他沒命的求饒道，我的祖宗，我的老祖宗，您手下超生罷，俺們再也不敢了，高潛蛟一眼看得老店東和兩個醉漢，兀自在地上，喘着氣亂滾，好容易掙扎起來，一看四面情形，又嚇得一齊跪在地下，向高潛蛟包圍亂拜，替馮鐵頭等求情，照包圍亂拜意思，還要懲治一下，高潛蛟却不願做

得忒狠，一鬆手，卜通一聲，馮鐵頭一個狗吃屎跌在地下，忍着痛，滿面含羞的爬起來，便往外跑，高潛蛟笑喝道，站住，馮鐵頭已是驚弓之鳥，這一喝，又嚇得他一哆嗦，慌立定身，轉過來，高潛蛟笑道，虧你做一個狐羣狗黨的頭兒，自己得着命，便想一溜了事，難道你不要夥計們嗎，馮鐵頭沒法，又回過身來，同那個沒有跌壞的同伴，把地下躺着的傷漢，一人一個，扶了起來，抬頭一瞧，屋簷上掛着的一個，却你看我我看你，沒有法想，包翻七看了這種膿包相，禁不住冷笑一聲，一聳身，便飛上屋簷，再一俯身，輕舒玉臂，便把掛着的漢子，用兩指鉗住，衣領脫出鈎來，隨手向庭心一撩，這一撩，衆人大驚，高潛蛟不慌不忙，一邁步，舉手一托，便輕輕托住放在地上，老店束慌跑過去，扶住那漢子，已是奄頭搭腦，面如白紙，這樣三人扶着一個，活似看病人似的扶了出去，老店東好容易把這般兇漢扶出門外，又向馮鐵頭講了許多好話，賠了許多不是，然後哭喪着臉，回到院子內，一見高潛蛟包翻七，便捶胸頓足大哭起來，這一來，倒把他們二人吃了一驚，不知他爲了何事這樣傷心，高潛蛟再三問他，他遂說道，客官們那知這曹娥鎮上的事，這般兇煞，今天雖然吃了客官們的虧，怎肯干休，況且這般兇

煞，新近還得撐腰子的人，此刻回去，必定弄出事來，客官們強煞是個孤身漢子，俗語說得好，強龍不鬪地頭蛇，客官們不如趕快動身，遠離這是非之地，老漢已是望七的人，死在他們的手上，也不算甚麼，說罷，又抽抽抑抑的哭了起來，包翮七一蹶腳喝道，老人家休得驚慌，既然如此，俺們倒要多担攔幾天，會一會這曹娥鎮上的人物了，萬事有俺們替你做主，決不教你吃虧便了，高潛蛟問道，你且不要哭啼，這般人究竟是何路數，替他們撐腰子的人，究竟是誰，有多大勢力，你且講來，俺們自有辦法，決不教你爲難便了，老店東抹着眼淚哭道，客官們那裏知道，我們這曹娥鎮從南到北，也有三四里路長，鎮上少說也有五六百戶人家，在鎮的南稍，靠着曹娥江岸，有一個極大的寺宇，叫作華嚴寺，據古老傳說，還是南宋時代敕建的，寺內有三百多間瓦房，二百多位僧人，自從三年前來了一位大有來歷的和尚，到了華嚴寺內，不到一個月光景，便做了寺內方丈，據人傳說，這和尚是江寧單軍門的好友，本省的大官，也常同他來往，因此勢力煊赫，鎮上商民，誰也要當他佛爺看待，有幾戶官紳，還時常到他寺裏去同他稱兄弟，巴結上司般巴結他，因此，這和尚便做了曹娥鎮上的天字第一號人物，還有人說，

這位方丈一身好功夫，寺內二百多位僧人，現在也都換了他的親信黨羽，都有幾手拳棒功夫，每時更靜夜深，江邊一般漁戶，常看到三山五岳的人物，像飛鳥一般飛進廟去，也不知廟中幹甚麼事，但是這位方丈面長面短，我們也沒有見過，只聽人傳說，這位方丈並不是好路道，鎮上許多惡霸流氓，像馮鐵頭等，便投入寺內做了他們走狗，自從這位方丈到來，距鎮四五十里以外，時常聽說官紳人家的小姐和民間有姿色的少婦，無緣無故會把人丟失，隱隱約約聽到是這寺裏做的把戲，因為在鎮北頭也有一家旅店，也是寺裏的房產，去年冬天，有一家路過的富商，帶着一少家眷，因為江中風雪太大，便帶着家眷到那旅店住了一宵，不知怎的，住了一宵，便把那富商千嬌百媚的一位姨太太丟失了，那富商人生地不熟，雖然在地面官府上遞了一張稟帖，也弄得毫無結果，只可認了啞吧虧，垂頭喪氣的回去了，但是鎮上一般多嘴的人，都悄悄傳說，是馮鐵頭做的引線，被寺裏的僧人做了手脚去了，老店東說到此處，猛然一個寒噤，用手一掩嘴唇，回頭向後一看，好像背後有人似的，嚇得哆嗦起來，高潛蛟包翻七正聽得有點意思，忽然看他做出這付神情出來，不知爲了何事，包翻翻忍不住問道，怎又不說下去呢，老店東顫

巍巍的說道，客官們那裏知道，今天老漢也是不得已盡情說了出來，只要客官們無事，老漢這個年紀，死在他們手上，也不足惜的了，高潛蛟知道話中有話，益發催着他快說，老店東一蹶脚，唉的一聲，先歎了口氣，忽然說道，是非都爲多開口，我也管不了許多了，那富商丟姨太太的一檔事，不是鎮上疑心到華嚴寺裏的和尙麼，那知頭一天多嘴的人說了幾句，當晚這人就被人殺死，拋入江中去了，從此以後，鎮上的人，再也不敢提起這事，看見馮鐵頭等，也越發敬如鬼神了，高潛蛟包翻七聽到此處，一齊口中哦了一聲道，原來如是，這樣我們倒真要多担攔幾天了，老店東一聽這話，頓時急得滿頭大汗，連連哀求道，客官們，前程萬里，何苦爲了別人的事，惹火燒身，再說，老漢這條老命，雖不值錢，還有兩個小孫兒在面前怎教我放得下呢，說罷，竟抽抽抑抑的又哭了起來，包翻七不則聲，一轉身進房去，拿出一錠元寶來，約摸也有五十兩重，立時遞與老店東道，你有了這些銀子，也可以帶着你兩個孫子到別地方生活去，你如果害怕的話，你先暗暗逃走，讓我們在這兒住幾天便了，老店東手上捧着爭光耀目的元寶，幾乎疑惑着做夢，半晌，做聲不得，猛然喜極而跪，卜通跪在地上，朝着包翻七老母鷄啄米似



的叩了無數響頭，才捧着元寶立起身來，顛巍巍的說道，老漢活了這大年紀，想不到世界上竟有兩位這樣的好人，老漢本是諸暨包村人，因老漢故去的妻房是此地人，才入贅在此的，那知到了現在，非但老妻早已去世，連兒子媳婦都一病身亡，只剩下老漢同兩個幼孫，在此苦度光陰了，包翮七一聽他也是包村人，笑道，你還想回包村嗎，老店東道，說起來，老漢在包村也有村支親族，在包村最有名的包立生，還是老漢的近房姪子哩，包翮七啊呀一聲，慌向老漢福了福道，這樣說起來，真是一家人了，姪女便立生的妹子呀，老店東又驚又喜，立刻把兩個孫子叫出來，命他們叩見包翮七，這時高潛蛟笑道，現在時已不早，既然你們是一家人，越發好辦了，依我之見，老丈也不必立刻逃避，有我們在此不必害怕，現在我們這樣辦，今晚三更時分，我一人到華嚴寺內去探一個實落來，如果那方丈確是害人的兇物，我們就見機行事，把他除掉以免一方受害，如果沒有這回事，我們依然走我們的，包老丈準定同我們一塊兒走好了，橫豎明天就可分曉，也無非多担攔了一晚的功夫罷了，包翮七道，好，我們準定如此，不過到了晚上，我也同你到寺裏去看一看，高潛蛟點頭應允，於是老店東在包翮七房內點起燈火，又到街上

買了點飯米小菜回來，整治好了端進房來，高潛蛟也把桌上饅饅熟食攤開來，老店東同他兩個孫兒一起吃，老店東兀自不肯坐下，包翻七道，現在是一家人了，你又是我的長輩，何必如此，快坐下來，我們還要談正事哩，於是三人和兩個小孩吃過了飯，收拾好桌面，包翻七高潛蛟依然拉着老店東坐在房內，細問那華嚴寺的情形，正談得高興，高潛蛟猛聽得屋瓦上微微的一聲響，倏的一抬身，撲的一口把燈吹滅，包翻七也把包裹內一柄寶劍抽出來，却回身在包店東耳邊悄悄囑付道，你不要害怕，儘管在此坐着，不要作聲，包店東不知爲了何事，只嚇得全身發起抖來，這一忽兒功夫，高潛蛟已赤手空拳，飄身出房，在過堂暗處，一矮身，向對面屋上一看，便見一人渾色純青，背上插着亮晶晶的一把鋼刀，狸貓似的伏在瓦脊上，一忽兒又見唻的一聲，從這邊屋上，又跳過去一個人，也是一身青，手上却提這一把鬼頭刀，過去同那伏在對面瓦脊上的人，附耳不知說的什麼話，這時包翻七已出來，一見屋上有入，忍不住霍的一個箭步，竄至院內，抬頭喝道，何方小輩，敢來藉惱，快快滾下來領死，喝聲未絕，猛聽得屋上巨雷似的喝一聲，看老爺的法寶，便見唻唻兩聲，兩道白光向包翻七面上射來，好翻七，劍交左手，身

子旋風般一轉，右手一起，奇巧把兩枝鋼鏢一齊綽在手內，鏢鋼接住，黑影一閃，屋上早已跳下一人來，舉刀就剝，包翩翩一轉身，隨勢劍交右手，向上一橫，逼住來刀，喝聲賊子通名，姑娘劍下不死無名之鬼，來人哈哈一笑道，成親時節通名未晚，翩七大怒，玉臂一翻，一個順水推舟，直向來人脖子抹去，那人一退步，運刀如風，便同翩七大戰起來，高潛蛟看清同包翩翩交手的人，功夫頗也不弱，却因注意着屋上還埋伏着一個人，不便過去幫助，正想竄上屋去，先把那人制住再說，那知心裏剛一動念，屋簷口刀光一閃，唻的飛下一人來，便舉刀夾攻包翩翩起來，高潛蛟大怒，一蹶腳，從過堂中直竄到院子內，一矮身，雙拳一擺，便向最後飛下的人攻去，那人覺得腦後風聲，霍地一回身，一看灰朴朴的一個村漢，竟憑着赤手空拳打將入來，以爲這人定是急得命都不顧了，那賊人看出便宜，把一柄雁翎刀一挺，一邁步，便向高潛蛟分心刺來，高潛蛟哈哈一笑，並不後退，待刀臨切近，霍地一閃身，刀便落空，刀光向左脇外過去，就在這一刀刺空賊人身子望前一俯之際，高潛蛟駢起兩指，向賊人腰後只一點，便聽得鏗的一聲響，單刀落地，賊人一個狗吃屎跌在地下，便起不來了，在這電掣雷馳的一剎間，那

邊使鬼頭刀的賊人，原非包翻七敵手，一看同夥遭擒，格外心驚胆顫，不待高潛蛟近前，慌不迭虛掩一刀，飛上屋簷逃走，好翻七一縱身上屋便追，高潛蛟恐怕她一人有失，也跟踪跳上，兩人一上屋脊，賊人已不知去向，四面一看，這所旅店，因為在市鎮盡頭，同別家的屋並不連接，而且一面是江，兩面是荒野荒田，就是靠市鎮一面，也在三四丈外才有房屋，高潛蛟道，咱們人地生疎，還是不追爲是，包翻七一想，在市鎮提刀追人也不是事，說了一句便宜這個賊子，也就一同跳下屋來，一看地下躺着的賊人，兀自像死去一般，高潛蛟道，這賊子被我點了暈穴，一時不會醒轉，我們且回房看一看包老丈，他們一老兩小走已嚇得半死了，包翻七一笑，先自跳進中堂，還未進室，先高叫道，兩位小弟弟不要怕，賊人已被我們趕跑了，包翻七這樣一喊，房內却靜悄悄的無人答應，包翻七高潛蛟都以爲他們嚇得做聲不得，兩人一邁步，走進房內，猛的一股血腥氣味沖入鼻管，包翻七喊聲不好，却因房中燈火先已吹滅，一時看不出所以然來，高潛蛟一抬頭，又見床後的一重後牕，却已開着，吹進野風來，可是巧逢着這天晚上無月無星，牕外也是黑漉漉的透不進光來，高潛蛟慌三脚兩步在四面尋摸火種，却不料脚下被一

件東西一絆，幾乎直跌出去，忙俯身一摸着毛茸茸的鬚子，而且還沾了一手濕漉漉的東西，高潛蛟吃了一驚，明知出了事，却不料包翻七也驚喊道，不好了，他們被賊人害死了，他們一老兩小都殺死在地上了，包翻七驚喊之際，高潛蛟已尋着火種，把桌上一盞油燈，和一枝紅蠟，一齊點明，便見地下赫然倒着一個老店東兩個孫兒，老店東喉上還插着血污的一柄牛耳尖刀，兩個小孫子身上，也是一人一個血窟窿，兀自汨汨的流出血水來，流了一地，這一番慘狀，高潛蛟包翻七雖然見多識廣一身本領，也是傷心怵目，不忍再看，包翻七掩面哭道，這三人還是我的本族，却不料都被我一人害了，萬事都從我身上起，我雖不殺伯仁，伯仁由我而死，說罷，又咬牙頓足道，我不殺盡這般賊子，替死者報仇，誓不回家，高潛蛟雙眉緊縐，嘆了一口氣道，老的老，小的小，同賊人有何仇恨，竟忍心下這樣毒手，世界上還有好人過的日子麼，但是兩個賊人一擒一逃，並不見第三個賊人，到房內行凶的又是那一個呢，包翻七含淚向後廳一指道，來的賊人定不止一個，俺們地理不熟，一時大意，沒有顧到這廳外，却生生把這一老兩小性命送掉了，包翻七猛然想起院子裏還躺着一個賊人，柳眉一蹙，倒提寶劍，便向房外走去，高潛蛟慌

慌把桌上燭台拿在手中，也跟出門外，一見包翻七正舉向劍地下賊人刺去，高潛蛟心裏一急，大喊道，包妹且慢，愚兄還要審問他哩，包翻七猛一轉念，也自覺悟，便收住劍，一俯身，把賊人提進中堂來，高潛蛟先把手上燭台放在中堂破桌上，再從房內尋了一根粗繩，把地下躺着的賊人，反剪二臂，連手帶脚一齊網縛停當，網縛之際，無意中把賊人頭上包巾拂下，却露出一個受過戒的光頭來，細看這賊人面目，獐頭鼠眼，獐骨猴形，一派奸凶之相，這時包翻七也把院子裏賊人掉的，一柄雁翎刀拿進堂來，指着賊人道，看他這副賊相，定是華嚴寺內的凶僧，逃走的一個，當然也是賊禿無疑的了，高潛蛟笑道，且待我來問他一個備細，說罷，一蹲身，隨手向賊人脇下一點，那賊人猛的手脚一動，哎呀一聲，睜開一雙鼠目，骨碌碌四面亂瞧，高潛蛟喝道，做了出家人，還不安本分，胆敢晝夜持刀行凶，諒你有多大能耐，也想來此搗亂，現既被擒，快從實招來，到此何爲，何人所使，你們同黨共有幾人，殺死此地店東老小的是誰，快快招來，我們或可放一線之恩，饒你一條狗命，如有半字虛言，立時叫你身首異處，高潛蛟喝畢，包翻七早已舉起鋼刀，架在賊和尚脖上，那賊禿一看自己已被人綁在地上，房內一股血

腥味兒直透出來，肚內明白，同夥殺了店東逃走，自己難逃公道，兀自硬着頭皮喊道，老子坐不改姓，行不改名，小獼猴朦朧僧便是，要殺便殺，不必多言，高潛蛟冷笑一聲道，像你這種三分不像人，七分不像鬼的無名小卒，也配口出狂言，真也太不自量了，一面說一面平舒兩指，向賊禿寸關尺的脈上一鉗。那賊禿頓時痛得腕臂欲折，冷汗直流，咬着牙忍了一回，無奈手腕上愈掐愈緊，全身筋絡都拘摩起來，比死還難受萬分，實在吃不了，直着脖子大喊，我招了，我招，高潛蛟手指一鬆，喝道，快講，那賊禿痛得全身麻木，半晌，才說道，俺們到此係奉華嚴寺的方丈所差，說是此地有一男一女兩個過路客商，男的叫俺們當場刺死了，女的細進寺去，待方丈自己發落，俺們也不知道你們同俺們方丈有何怨仇，原是馮鐵頭到寺來報告的，便是俺們到此，也是馮鐵頭做的引線，包翩翩一蹙脚道，這樣說來，從後牕掩進來殺死一老兩小的，定是那萬惡的馮鐵頭，被俺拿住時，定把他碎尸萬段，才洩俺心頭之恨，不料包翩翩心裏一恨，一蹙脚，那小獼猴朦朧僧可受不了了，原來包翩翩手上的一柄雁翎刀，這點在朦朧僧脖子上，而且刀鋒正對咽喉，包翩翩心裏一恨身子一動，那刀鋒何等快利，自然而然的刺進小

獅獅脖子裏去了，小獅獅大喊一聲饒命，包翻七才覺得，慌把刀提開，小獅獅咽喉上已刺進一寸多深，嗤嗤的直冒鮮血，高潛蛟怕他立時就死，慌一俯身，提着賊禿耳朵喝問道，你們方丈是誰，快說，小獅獅朦朧僧業已兩眼上插，堪堪待死，被高潛蛟一提耳朵一撼身子，有氣無力的說了一句「醉菩提」，這三個字的聲音，却不從口裏出來，是從脖子下發出來的，而且聲音小得像蚊蟲一般，說出了這三字以後，四肢兩拳，喉頭又噙的一聲，便真個死去了，高潛蛟知道包翻七無意中手上一動，刀鋒深入，刺破喉嚨，自然難活了，但是小獅獅臨死說出方丈是醉菩提，不覺呵呵大笑道，踏破鐵鞋無覓處，得來全不費功夫，想當年俺奉三師兄五師兄的命，帶着太湖號旗，到靈岩寺尋四師兄，經過赤城山，被醉菩提狹路相逢，受他凌辱，幸而三師兄五師兄隨後趕來，否則俺真要不堪設想了，不想經過這許多年，這賊禿驢又在這曹娥鎮上胡作匪爲了，既然這樣，我們倒要會他一會，可惜這位老店東已死，沒有做嚮導的人，但是他說過那華嚴寺在市南稍盡頭，也容易找得到的，現在我們且把這幾具屍首料理停當再說，包翻七道，我們沒有掘土的傢伙，一時怎能把這幾具屍首埋起來呢，高潛蛟一想，確是有點爲難，如果用兵器起磚



掘土，就在院內埋藏，這一担攔，天已快亮，也不用到華巖寺去了，兩人因此左思右想，實在想不出妙法來，兩人正在中堂商量之際，忽聽對面屋上有人大喝道，深更半夜，謀財害命，該當何罪，喝聲未絕，嗖的跳下一個人來，高潛蛟包翻七大驚，一齊竄出堂外看時，只見一個虬髯大漢，左臂挾着一人，向他們呵呵大笑道，你們商量得好主義，俺都聽明白了，兩人仔細一瞧，俱各喜出望外，原來甘瘋子到了，他脇下夾着的人，也不是別人，正是從後廳掩進來，刺死老店東祖孫的馮鐵頭，高潛蛟包翻七慌躬身為禮，笑問道，二師兄怎的知道俺們在此，又把這賊徒拿住呢，甘瘋子一笑，先不答言，左臂一鬆，馮鐵頭卜通跌在地上，高潛蛟包翻七俯身看時，馮鐵頭已七竅流血，死在地上了，甘瘋子笑道，這樣膿包，也來現世，便向高潛蛟包翻七說道，你們走後，我也隨後動身，一路慢慢行來，今天到了此地，天色已晚，先在鎮上一家酒店，喝了幾杯，沿路貪看江邊夜景，向這面市稍走來，我也不知道你們還勾留此地，無非想找一處乾淨宿店罷了，不料我看得江岸幾隻漁船，燈火熒熒，一家老老小小，都在船頭傳杯交盞，吃得非常快樂，一股酒香，兀的撲上岸來，引得我饑涎欲滴，我不管好歹，掏出一錠銀子，鏗

的擲進漁船，便跳下船去，作個不速之客，不料這家漁船上一個老頭子，也是杯中同志，且喜豪爽非凡，趕開子女，竟同俺在船頭上痛飲起來，幾杯入肚，那老頭子滿腹牢騷，便開了話篋，把鎮上華嚴寺醉菩提怎長怎短，講與我聽，我一想醉菩提怎也在此，想是單天爵那面沒有他存身之地了，否則另有歹主意也未可知，當時我只聽那漁翁信口開河，直吃到三更時分，那漁翁醉得仰天合地，一頭鑽進艙中，竟自呼呼大睡，俺覺得他非常有趣，便又掏出十幾兩碎銀，送與漁翁的子女們，縱身跳上岸來，不料月黑星稀，竟走差了路，不知怎的繞到這屋後來了，猛見屋後竹園內，跳出一個人來，俺一看神情不對，隨手一撩，便把他夾在脇下，正想問他，忽又聽得屋中有兵器相擊聲音，便夾着人從竹園內蹀上屋來，正看到你們兩人追失了賊人跳下屋去，俺一見你們還逗留在此，便知其中另有文章了，且不下來，聽你們講些甚麼，萬不料你們因為醉菩提，而且累及了此地店東，再不料你們殺了人，我也在無意中把這人生生夾死了，說罷，呵呵大笑不止，於是三人走進中堂，包翮七從房內搬出幾張破椅子來，彼此坐下，高潛蛟便把馮鐵頭見了包翮七起的禍因，怎長怎短說了一遍，又說到幾具屍首沒有法想，預備到華嚴寺會

會醉菩提的話，也說個備細，甘瘋子略一思索，猛的一抬身，說道，好，我們一塊兒上華嚴寺去，你們既然動了手，又逃走了一個賊黨，醉菩提一肚壞水，定不干休，準定我同你們去走一趟，此地幾具屍首，我有法子，你們且把隨身行李收拾俐落，在屋上等俺便了，說罷，從懷內取出一瓶藥粉來，用指甲挑了一點，分彈在房內屋外幾具屍首上，包翩翩吃驚道，甘師伯用的是化骨丹麼，但是……甘瘋子道，我知道你的意思，在你以為用化骨丹對待好人是乎慘一點，其實不然，一個人死了以後，總要化爲塵土的，好人與壞人的分別，不在一具臭皮囊，完全在靈魂上，其中道理，玄妙得很，你們還不到領悟時候，甘瘋子這樣一說，包翩翩自然不敢多說，但是在這說話之間，包翩翩高潛蛟一在地上幾具尸首，已漸漸縮小，縮得像初生小孩子一般，最奇衣服並不變化，活似蟬蛻一般舖在地上，包翩翩用劍一挑衣服，輕如無物，一會兒，連縮成小孩般的形體，也糝糊難辦了，最後地上毛髮全無，只剩了一灘黃水，到房內一看，也一般無二，同時化掉，甘瘋子拾起一柄雁翎刀，把幾具化掉尸首上面的衣服，挑在一起，再用火燒得一縷不剩，然後把化骨丹塞在懷內，笑向高潛蛟道，我從來不用這些東西，最近飛龍師太親自製煉

了十幾瓶，送到堡中，我看得此物也有用處，便帶一瓶在身上，不想來到此地，就using它了，包翩翩笑道，原來是我們師傅的東西，甘師伯不知道，這化骨丹，也不是飛龍師傅的，原是白飛燕從北京大內中偷出來的，據白飛燕自己說，還有許多奇怪的藥物，連製造秘法的書，都一齊拿來，據她說皇宮內苑的嬪妃和太監無惡不作，常用這種東西殺人的，所以姪女一見就認識，高潛蛟笑道，我正奇怪，這種東西我還是第一次看到，怎的你能一見就叫得出名呢，原來其中有這些屈折，這就無怪其然了，甘瘋子笑道，時已不早，我們快走罷，說罷，先自一縱身，飛上屋面，高潛蛟也飛身而上，只有包翩翩立在房門口，對着房內楞怔的出了一回神，暗暗的掉下幾點珠淚，才走出中堂跳上屋來，三人施展夜行飛騰之術，向鎮南華嚴寺奔去，一忽兒到了南頭市稍，只見面江矗立着一座十三層的高塔，塔前便是巍峨大殿，大殿四週飛樓傑閣，一層層的建築得輝煌異常，塔後又包圍着幾百間大小屋宇，從外面打量這所華嚴寺，雖比不上天台靈岩寺的崇煥偉大却與寶幢鐵佛寺相仿，且比鐵佛寺飾得金碧飾麗，大約醉菩提花言巧語，從遠近官紳處捐募重修的了，甘瘋子等三人，蹀上華嚴寺圍牆，向內一看，正見大殿內燈燭輝煌，耀

如白晝，湧出許多人來，因為立處相距太遠，看不清面目，只見許多光頭中，有十幾個短衣紫袖青布包頭的人，同已死的朦朧僧一般裝束，却是這十幾個人背上都插着明晃晃的兵刃，火雜雜向山門外走出，高潛蛟低聲道，這般人定是得着逃回去禿驢的報告，又仗着人多，趕到宿店去打回頭陣的，甘瘋子道，讓他們去撲一個空，我們不要被他們望見，就此直搗巢穴，找醉菩提去。說畢，甘瘋子領頭，三人又回身跳落牆外，驚行鶴伏的沿着圍牆走了一箭路，約摸已到大殿後面，復又一齊跳上牆頭，低頭一看，下面一片漆黑，甘瘋子眼光一擡，用神細看，才分辨去大殿後面還套着兩層殿宇，後面房屋都被殿屋遮住，所以看不出燈光來，甘瘋子一伏身，唛的飛上殿脊，高包二人也跟踪飛入，又躍過幾層屋脊，才見下面高高低低的僧寮內，一顆顆燈光，像繁星般從門牕內映射出來，一箇曲折的走廊，都掛着一張張明角風燈，猛聽走廊盡頭，托，托，托，鐘，鐘，鐘，敲着更鑼，一聲一聲的一從大殿面前敲過來，甘瘋子道，俺們不如飛上走廊，跟敲更的進去，便可得着醉菩提所在，不料甘瘋子還未動身，又見走廊內火炬通明，人聲雜沓，從外一擁走進許多人來，高潛蛟遠望過去，頭一個身軀偉壯，高視闊步的和尙，便是醉

菩提，後面跟着無數光頭，都是面目猙獰之輩，甘瘋子包翩翩未曾見過醉菩提，經高潛蛟暗地一通知，三人悄悄飛上廊頂，一伏着身，暗聽，下面人聲漸走漸近，只聽醉菩提高聲說道，想不到那兩個外路雜兒，竟也有幾手，連矇龍僧也跌翻在他們手內，偏俺今晚有貴客到來，否則俺也要跟他們去看看那兩個東西究竟是何路道，後面有人搶着說道，你老人家望安，割雞焉用牛刀，就是他們鐵打的金剛，也禁不住俺們人多手衆，何況去的十幾位師兄，俺們寺裏都是數一數二的，保管手到擒來，矇龍僧定也一塊兒回來的了，下邊的人一面說，一面向內走了進去，上面甘瘋子等三人，也亦步亦趨，跟着進去，只見下面一般人，長廊走盡，醉菩提忽然叫他們立住，吩咐道，今天來的這位貴客，非同小可，我們有許多機密要事商量，你們不聽呼喚，不要進來，你們去叮囑今夜上班的，當心一二，他們回來時，在二殿內休息，等我出來主張便了，他吩咐畢，一般禿驢個個諾諾連聲，向後退了出來，忽又聽醉菩提回身說道，你們叫一個人來吩咐廚房預備好上等酒肴，快送進俺的靜室來，下面又是喳喳幾聲，却見醉菩提大袖一揚，走進一重月洞門內去了。

第四回 寶劍化龍翩翩誘敵  
長篙點雪步步凌空

甘瘋子知道，高潛蛟輕身功夫差一點，權且伏在廊上，等下面一般禿驢分頭散盡，才拉着高包二人向前飛行，從長廊盡頭跳上月洞門牆上，向內一看，原來門內是個花園，居然也有幾疊假山，幾株古柏，頗也清幽，從假山後面透出幾道燈光來，隱隱從屋內發出笑聲，甘瘋子首先跳下，越過假山，向高包二人一招手，二人跟踪而下，只見假山後面又出幾顯楹，微微的樓房，樓上樓下燈光通明，樓前墻下鵲立着兩個佩刀的青年和尚，樓上中間窗戶齊開，看出醉菩提正同一個道家裝束的對坐談話，甘瘋子眉頭一縷，計上心來，拉着高潛蛟附耳數語，便一撩衣襟，兩足微點，便像青煙似的，直上樓頂，這一手，不要說階前立着的兩個和尚白瞪着眼，看不出來，便是包翩翩自以為輕身功夫，很有幾層功候，此刻一看甘瘋子從百步以外斜飛上樓，比鳥還疾，比棉花還輕，真可說來無踪去無影，實在有點望塵莫及，高潛蛟慌暗知會了包翩翩，兩人便一左一右，藉着樹木的遮蔽，慢慢溜到樓屋兩邊，包翩翩也竄上屋去，高潛蛟却不散直上樓簷，恐

怕有點動靜，被人察覺，先蹤了一株同樓側接近的古柏，蹤了上去，狸貓似的蹲在樹上，靜覘樓中動靜，這時下面幾個香火和尚，搬進一桌酒菜來，送到樓上，又退出去了，樓上高談闊論的吃起酒來，樓下兩個青年和尚，蹲在台階上，却像石獅子一般，一邊一個，竟抱頭打起瞌睡來了，高潛蛟向上一望，却看不見甘瘋子包翩翩的動作，心想我何不如是如是，於是輕輕溜下樹來，轉到正面樓下，躡足走上台階，冷不防兩手一分，向兩個青年和尚腰下一人點了一下，這一來，兩個青年和尚，依然紋風不動的蹲着，却一時半時醒不了，高潛蛟把兩人點了睡穴，正想進屋去，驀覺身後有人，一回頭，却是包翩翩，只聽她悄悄說道，甘師伯在樓上，已看清樓中道裝的不是別人，正是洞庭君柳摩霄且已聽得他們兩人講的話，與俺們很有關係，特地叫俺下來，知會一聲，甘師伯另有主意，叫俺們兩人把一僧一道引到寺外，便沒有俺們的事了，高潛蛟笑道，他這是甚麼主意，包翩翩笑道，甘師伯定有妙計在胸，把他們引出來，只我一人就夠用了，你先在外邊等我吧，高潛蛟一想，這樣我不是白來一過，一轉念，忽又向包翩翩耳邊匆匆一說，包翩翩連連點頭，高潛蛟便獨自退到月洞門口，一蹤身，出外去了，這裏包翩翩一翻



手從身後掣出寶劍，先把睡得死人一般的兩個青年和尙開刀，只略略一揮，便掉下兩個光頭來，包翩翩一俯身，拾起了一個腦袋，走下台階，猛的一聳身，跳上牕口，隨手把腦袋向席上扔去，嬌聲喝道，賊禿驢賊妖道，請你們吃個新鮮菜兒，這一來，樓中立時章法大亂，你想醉菩提正同柳摩霄紅燭高燒，杯酒聯歡，做夢也想不到牕外扔進一個鮮血淋漓的人頭來，而且奇巧把人頭扔在席中間，一碗紅燒魚翅上面，亮通一聲，血汁湯汁，飛濺了兩人一頭一臉，兩人饒是老奸巨滑，也嚇得直跳起來，慌一口把燭火吹滅，向外一看，只見牕外一個嬌小玲瓏的女子身影，一晃兩晃，已向外飛去，醉菩提這時面上相有點掛不住了，大吼一聲，提起一枝禪杖，跳出牕外，再跳落樓下平地，飛也似的直向月洞門奔去，不料那女子兀自立在牆上，向醉菩提一招手道，賊禿，死在面前，還敢追來，醉菩提一聽此言，猛的楞神一看還猜看不透這女子是何路道，却聽背後一人喝道，何處女寇，胆敢來此討死，快通上名來，俺劍下不死無名之輩，包翩翩借着月洞門口幾盞風燈的光，映到醉菩提背後一個人的臉上，只見這人一張長長的削瓜臉，兩道眼光，倒也閃閃有神，穿着一身遂裝，頂着一具黃梁道冠，便知是洞庭君柳摩霄了，却見

他身上並未帶着軍器，還信口開河的說着劍下不死無名之輩的話，不覺暗自好笑，便也高聲嬌喝道，諒你們這點毫末之光，也敢口出狂言，你家姑娘，既然敢單身到來，豈懼你們這些狐羣狗黨，有本事儘管施展出來，姑娘可要少陪了，說畢，一轉身，兩臂一張，一個白鶴掠雲勢，便向前面長廊飛去，醉菩提有了柳摩霄在身旁，胆子頓壯，一振鐵禪杖，飛身而上，急急追來，柳摩霄自然也一同追趕，幸而包翩翩飛行功夫，很是不弱，換了高潛蛟真還被他們追過頭去，誘不出寺去了，這樣長廊上一逃兩追，早已驚起全寺衆僧，各個抄起傢伙，上屋的上屋，搬梯的搬梯，立時喊聲振地，火把耀天，却好包翩翩已逃到山門圍牆上，一翻身，便跳落寺外，脚方立定，牆上已立着柳摩霄，大喝道，賤婢還不束手受擒，等待何時，包翩翩一聲不響，拔脚就跑，向江邊奔去，遵照甘瘋子預囑計劃，背着寺鎖，直向南頭大道上奔去，回頭一看，後面柳摩霄飛也似的趕來，最後醉菩提領着一般禿驢吶喊而來，包翩翩脚步一緊，箭也似的又飛行了一箭路程，抬頭一看，前面一座不十分高的山嶺，嶺脚密雜雜的一片樹林，知道甘瘋子囑咐的地點就是此地了，便奔到林下，霍的轉身立定，略自一按心神，舉目向前觀看，柳摩霄身法

果是不凡，兩隻長袖，着地捲來，宛如一個長翅膀的怪鳥，轉瞬飛到眼前，相離丈許，現在身來，用手一指，呵呵大笑道，賤婢，你還逃向何處，你以為逃入深林，俺便不追了，哈哈，你也不想這是甚麼地方，你就是上天入地，俺今天也要擒住你才罷手，你如知趣的，乖乖的束手就擒，道爺不為已甚，念你年輕無知，可以替你向寺內方丈討個情，饒你死罪，吾則，哼，哼，道爺可就要動手了，包翩翩喝道，休得胡言，看姑娘寶劍取你首級，話到人到劍也到，頓時劍光霍霍，一個猿猴獻果的招數，向柳摩霄咽喉刺去，柳摩霄喝聲來得好，慌一退步，反手向背後掣劍，不好了，背後坐臥不離的一柄斫地劍，竟不知在何時丟失，只剩一具空鞘了，柳摩霄這一驚非同小可，自己成名全仗「倚天」斫地「兩口寶劍，那口「倚天」劍，在太湖被甘瘋子擊落，只剩一口「斫地」劍，行坐不離，帶在身邊，明明記得在寺內樓上吃酒，並不摘下來，難道跳出樓牕時，掉落不成，他正在驚得神魂出竅，心亂如麻，可是對面包翩翩的一口寶劍，豈容他胡思亂想，在他一楞神擋口，包翩翩趁勢一聳身，呼呼一聲怪響，劍光像月闌一般，向柳摩霄頂上繞去，這一手，疾似雷電，換一個正還送了性命，幸而柳摩霄也是數一數二的人物，一看劍招

太快，一時已來不及封閉，自己又是赤手空拳，只好一矮身，在地上一滾，滾出去丈許遠，才逃了命，繞是如此，在他矮身之際，只聽嚇的一聲，頂上一具黃梁木道冠，已連着髮根削去，劍鋒略低幾分，便把他天靈蓋揭去，這一下，把柳摩霄嚇得一身冷汗，一時又恨又急又羞又怒，登時野心勃發，一跺脚，大吼一聲，凶神般趕將人來，包翩翩看他來勢甚猛，但見他依然赤手空拳，也不懼他，便把一柄劍使得光華閃閃，遍體梨花，那知這次交手，柳摩霄却使出看家本領了，頭一次因為看得包翩翩一個小女子，有何能耐，滿不放在心上，不料一疎忽便吃了大虧，此時怒氣上衝，惡胆橫生，恨不得一口水把敵人吞下肚去，雙掌一分，竟自鑽入一片劍刀之中，包翩翩同他走了幾個照面，已覺得柳摩霄確非無名之輩，自己仗着一口寶劍，同他赤手空拳周旋，非但沾不到便宜，而且掌風颯颯，來勢非輕，竟是有着都是煞手，如果被他一掌打上，立時送命，不得不處處留神，無奈柳摩霄畢竟棋高一着，兩掌翻飛，愈來愈急，愈戰愈勇，堪堪難以招架，而且醉苦提也領着許多禿驢趕到，如果戀戰下去，決難討好，慌顧着一個破綻，奮勇向後一躍，逃入樹林，柳摩霄豈肯讓她逃走，一個箭步，竄入林內，却已不見包翩翩的踪跡，正向

四面搜尋，忽然嗤嗤幾聲怪響，柳摩霄大喊一聲不好，慌不迭掩面逃出林外，不料脚下慌忙，又因黑夜還掩着面，正與趕追樹林的醉菩提撞個滿懷，倒底柳摩霄功夫高深，把醉菩提撞得直跌出林外去，衆人慌把醉菩提扶起，向柳摩霄問道，道爺這樣匆匆出來，端的爲了何事，柳摩霄依然掩了面，一手亂搖道，我們快回去，此地逗留不得，醉菩提聞言吃了一驚，慌從別人手上奪過一個火把，去向柳摩霄跟前，把他掩面的手一拉，用火一照，頓時個個齊聲怪叫起來，你道爲何，原來柳摩霄一張削瓜臉上，霎時長出了無數綠毛，足有二寸多長，而且滿面一縷縷的血水，順着綠毛直掛下來，醉菩提驚得怪喊道，柳兄爲何弄得這等模樣，柳摩霄連連蹀脚道，快走，快走，回寺再說，醉菩提這時心驚胆落，慌不迭拉着柳摩霄拔脚便跑，衆人自然一窩蜂跟了回去，不料正奔到寺門前，只見那邊如飛的搶過一窩人來，醉菩提一看，正是自己派去捉人的那般手下，一問所以，只見那爲首幾個喘吁吁的說道，我們奉命到了包老頭兒店內，跳進牆去，四面一搜，一個人影不見，只見房內外地上幾灘臭黃水，院子內又有焚化過一堆衣服灰，不知何故，我們人既搜尋不着，想是畏罪逃避，一時沒法再找，只好回來，萬不料一出店門，

猛見一條黑影，竄入咱們人叢內，只見他兩臂一分，便跌倒了好幾個，被他奪過一把刀去，又刺死了一位師兄，俺們正想圍住他，却見他哈哈一笑，冷不防把奪去的刀，向人叢中一擲，俺們一見亮閃閃，鋼刀脫手飛來，只好閃躲一下這一閃避，便被他闖出圍去，連蹤帶跳，逃得不知去向，俺們無法，只可暫先回來報告，醉菩提一聽這些話，又是一驚，一蹶脚，恨恨的說道，鬧了半天，吃足了虧，連賊人姓名，來踪去跡，都沒有弄明白，將來這個仇如何報法，再說這事傳揚出去，我們還能在此站腳嗎，衆人被他說得你看我，我看你，做聲不得，柳摩霄本已舉步進了山門，一聽這話，慌又回身，向醉菩提道，你且不要性急，我已知來人路道，且到裏面，我自有主意，醉菩提一聽這話，便不則聲，領着衆人進了寺內，先派了一撥人，再到包老頭兒店外連夜把殺死的幾具屍首，掩埋起來，免得被人看破，吩咐以後，才進後院靜室來看柳摩霄，只見他自己動手，已把面上綠毛拔淨，敷上隨身帶來的藥散，細看桌上拔下的綠毛，原來一根根都是碧綠的松針，也不知怎樣會長在柳摩霄面上去的，不禁咄咄呼怪，柳摩霄冷笑一聲道，太湖賊子，欺人太甚，我誓必洗此恥辱，醉菩提吃了一驚，問道，難道今晚來的賊人，和包老頭兒店中的

事，都是太湖幫做的手腳嗎，柳摩霄恨恨道，誰說不是，連我一柄斫地劍也被他們偷去了，醉菩提慌向他背後一看，果然只剩了一個空鞘了，越發嚇得直冒冷氣，悄悄的說道，這一來，我們的踪跡又被他們知道，此地千辛萬苦打成的基業，又要成了畫餅了，柳摩霄霍的一抬身，喝道，休長他人志氣，滅自己威風，一不做，二不休，俺從此聘請四海能人，同他們決一雌雄，如果勝不了他們，俺誓不爲人了，醉菩提想了一想，又說道，太湖幾個賊子，俺們差不多知道，今晚來的那女賊，似乎不是太湖中人，道兄何以見得定是太湖的人呢，柳摩霄歎了一口氣道，俺自闖蕩江湖以來，何曾見過敵手，萬不料在太湖遇着內家宗派的甘瘋子，把俺一柄倚天劍奪去還不難受，生生把俺一世英名，喪在甘瘋子手上，那時如果沒有甘賊在場，讓他黃九龍凶狠，也不放在俺心上，這幾年來，俺臥薪嘗胆，全在甘賊一人身上，最近已探得陸地神仙夫婦雙雙遠隱修道，不預世事，太湖的事，全是甘賊等主持，只要把甘賊除掉，餘不足懼了，萬不料我們時時探訪他們，他們也時時暗探着我們，即是今晚的事，你想現身的一個小女賊，也沒有甚麼人能耐，而且明明在我們眼前，怎會身外化身，偷走我背上的斫地劍，再說能夠在我背上神不

知鬼不覺的偷去，此人功夫定是高我一籌，你這樣一想，便可明白來者不止女賊一人，除出太湖內家宗派的人，也沒有這樣大能耐，這還不算爲證，我在樹林與那女賊爭戰時，早已看出女賊雖也有點功夫，決非我敵手，所以大胆追進林去，那知萬惡的凶賊，預先埋伏在松林上面，運用內功，把摘下松針當作梅花針的暗器，向俺面上射來，幸而俺見機得快，退出林來，否則兩眼要保不住了，你想想能夠把松針當作暗器使，這是何等功夫，俺料定這般人決是太湖賊類，也許甘老賊隱身其中，因爲俺洞庭與太湖，表面上已算和解，老賊何等奸滑，所以不敢露面出頭，只在暗中取巧了，醉菩提兩手一指，光頭亂點道，柳兄明鑒如神，一定所料非虛，這樣說來，我們討論的那樁事，定也被他們竊聽去了，現在師兄兩柄寶劍都已失去，一時沒有趁手兵刃，這事益發不容稍緩了，柳摩霄兩眼一轉，徐徐說道，我自自道理，明天我立即回洞庭去佈置一下，你這兒暫時可以相安無事，我料他們還沒有窺破寺裏秘密，一半他們也是路過此地，誤打誤撞的被他們撞着罷了，好歹等俺回來再定行止，於是兩人商量妥當，第二天柳摩霄便空身回湖南去了，現在再說當晚包翩翩逃進林內擋口，一回頭見柳摩霄追進林來，慌不迭又向樹林深



密處所鑽了進去，沒有走得幾步遠，猛聽得背後有人啊呀一聲，回頭一看，却見柳摩霄抱着頭飛也似的竄出林去，又聽得林外一陣鼓噪，火光亂晃，竟落荒的逃走了，包翻翻不解，翻身又走出林來，尙看見那般兇僧遠遠一簇火光向華嚴寺退去了，包翻翻正楞楞的痴想，猛聽得半空哈哈一聲狂笑，從松林頂上飛下一個人來，一見却是甘瘋子，而且手上還拿着欺霜賽雪的一柄寶劍，一見包翻翻的面，便跌脚大笑道，痛快，痛快，今晚這手買賣，做得利市十倍，活活的把那牛鼻子氣死了，包翻翻笑問道，姪女正不解這般僧道爲何追得這般迅速哩，甘瘋子笑着，把手上的寶劍一舉道，百拙上人的八劍，又是一柄來了，包翻翻驚訝道，這柄劍大約是柳摩霄碩果僅存的一柄斫地劍了，但不知師伯用何手段，取得這樣輕巧，甘瘋子道，我叫你們誘他們出外，主意便在這柄劍上，一僧一道跳出樓牕，追你時節，俺便在柳摩霄身後，乘他蹤下地去，俺便輕輕巧巧的取到手中了，劍既到手，俺便從寺後繞道到這林內等候你們到來，明知你戰他不過，特地在林上時候，却也不便現身，隨手拔了一把松針當作暗器，且請牛鼻子吃點小苦頭，叫他知難而退，話雖如是，柳摩霄見多識廣，也可推測是我們這一派人幹的了，兩人見在談

論，驀見遠遠一條黑影，如飛而至，近前一看，原來是高潛蛟，彼此見面一說，俱大笑，包翹七道，我們本來去探寺內劣迹的，這一來，却離了題，甘瘋子笑道，且不管這些小節目，俺已聽得醉柳摩霄兩人談論，與俺們此番出來大有關係，原來他們也不知從何探得消息，也知道劍灶村劍氣沖霄，兩人商量想去搜尋，現在牛鼻子又把自己研地劍丟失，益發要急於搜掘了，這一來，正不知鹿死誰手，我們應該捷足先登爲是，免得被他們佔了先去，但是從何處着手，寶劍究竟埋藏何處，此刻我也沒有把握，必須會着少室山人才有下落，不如我們三人就此動身，先到包村再說，當下三人商量停當，連夜動身，渡過曹娥江，向諸暨縣進發，不日到了包村，會着少室山人和包立生，甘瘋子等一見包立生長得魁梧奇偉，英武異常，包村設立的團練，也井井有條，佈置得法，尤喜地勢峻險，萬山叢疊，天生的一座山寨基業，這時包翹七回到家中，兄妹見面自有一番親熱，却又指揮村丁，鄒七招待甘瘋子高潛蛟少室山人等，大家聚談了好幾日，甘瘋子已從少室山人口中打聽出，劍灶村劍氣雖然發現了幾次，照少室山人推測，距離寶劍出世日子還遠，但是必須有人在劍灶村守候才好，萬一被柳摩霄預先得去，又要費許多手

脚，因此兩人商量了一陣，決計先命高潛蛟裝做鄉農回鄉去，隱身守候，又面受他察看劍氣搜尋藏劍所在的方法，又叫他隨時暗地通知包村和太湖，以便到了相當時期，由甘瘋子或少室山人親自到來，幫他搜掘寶劍，計議停當，高潛蛟便要領命動身，回自己家鄉去，這檔口，正直年根歲迫連天降起大雪來，在包翩七兄妹主意，殷勤款留高潛蛟，叫他在包村過了年去，禁不住高潛蛟動了鄉思，眼看故鄉沒有多遠，起想父母坟墓，多年沒有祭掃，便決計別了衆人，冒着風雪回劍灶村來了，他歸心如箭，恨不得一脚就到故鄉，這天他離開包村，不管風雪載途，連夜飛也似的到了紹興城外，天尙未亮，却因官道上漫天無際的大雪，雪光映得像天上罩下一層月光一般，他忽然看見江邊沙灘下埋着一枝撐船用的長竹篙岸下却沒有船隻，只遠遠江心內飄着幾扇烏蓬，想是夜來雪大風急，江闊浪高，壞了一隻過路船，所以蓬也飄了，篙也丟了，也許江內還葬送了幾條命，但是他拾起這枝長篙，却得了一個雪地飛行的主意，他常看到甘瘋子等，在雪上飛行，可以不着痕迹，他有了這枝篙，却也一樣飛行無痕了，你道他這個笨主意如何使法，他拿起那支長篙，四面一看，一個人影都沒有，便照着官路一條雪道，用篙一點，把

整個身子平空向前飛了過去，足有五六丈遠，那支長篙依然在手中，再一點又照樣飛越五六丈，這樣別開生面的，踏雪無痕，那消多少功夫，早已到了自己故鄉了，在下寫到這兒，要請讀者們回想一想本書第一回開首所說高司務失蹤了五六年，冷不防在一年冬天大雪的清晨，在他一間破屋子裏發現了，同時紹興城外到劍灶的一條官道上，發現了怪脚印，沸沸揚揚傳到劍灶村，當一樁奇事講，這一個悶葫蘆，一直到此才看破，讀者們到此，也可以明白是這樣一回事了，現在首尾交代明白，在下仍可以接着第一回所說高司務回到家鄉，便隱身在本村胡壯猷進秀才直到中舉，高司務高潛蛟在胡家足有兩個年頭，這兩年高潛蛟不惜隱身廝養，讀者們當然也明白他完全爲了尋找寶劍的原故，也是少室山人甘瘋子叫他這樣做的，高潛蛟在胡家做了兩年長工，一點沒有露出痕跡，胡家上上下下沒有一個不贊揚他，他却暗地裏按照少室山人和甘瘋子囑咐的秘法，劍灶村周圍的山內，尋了個遍，到了晚上，又時時留神劍氣沖出來的地點，無奈寶劍是出個神物，找了兩年，依然沒有頭緒，直到胡壯猷中舉開賀這一天晚上，慧星出現，衆人正留神天上的慧星，却不料高潛蛟另有所見，無意中在胡家後園一座枯井內，看出一道細如白

絲的烟縷，游走出來，在井欄邊略一蜿蜒，便直上天空，散作一片白雲，由濃而淡，由淡而滅，一霎時便已無踪，高潛蛟大喜，知道尋了兩年的寶劍，原來近在咫尺，最喜既然在此枯井中，不愁外人瞧見，柳摩霄醉苦提這般人，也萬難搜尋到此，便想着要設法通知包村少室山人和太湖甘瘋子，以便一同發掘枯井中寶劍，那知就在這天晚上，白天喬裝過路郎中的一個賊人，越牆而進，幸而高潛蛟早有預備，來了個以逸待勞，把那賊人捉弄得昏天黑地，最巧甘瘋子又在這門口，來找高潛蛟，從梧桐樹上跳下來，把賊人嚇得屁滾尿流，連爬帶滾的逃出牆外，（都是第一回的事）後來高潛蛟介紹甘瘋子給胡壯猷見面，大家坐下喝酒，細細一談，胡壯猷還是甘瘋子的年姪，這一席話，直應古人說的「與君一夕話，勝讀十年書」了，你想在下筆也寫禿了，墨也寫枯了，他們三人對喝對談最多也不過談了個通宵達旦，可是在下這部鐵板銅琵琶錄，寫了兩個年頭，足足有四五十萬字，這個大圈子，也算兜得可以了，閒話少說，還有一點餘波待在下寫了出來，且說那晚高潛蛟把他一生經歷，連帶把甘瘋子等幾位師兄，前前後後的事，以及自己隱姓埋名的目的，一一說明以後，胡壯猷才統體明白，自己懊悔有限不識英雄，幸而平

日對待這位高司務，並沒有拿出少爺身份來，否則何以爲情，想到此地，慌慌立起身來，必恭必敬的朝高潛蛟拜了下去，口內還說這兩年委屈人才，罪過之至，務乞海涵，高潛蛟慌把他扶起，笑道，我的少爺，這是我自己願意如此，再說我是個打獵的苦小子出身，替你府上做個長工，也不辱沒了我的身份，何況我們這一類人，毫末有世俗之見，敬的是忠臣孝子，做的是除暴安良，虛偽的禮節，何必去計較短長呢，甘瘋子這時酒也喝得有八成光景，那罈狀元紅，也裝入他一人肚內去了，却拍着手呵呵笑道，老年姪，你是中了舉，想一路飛黃騰達的人，今天碰着我們這種人，在你定有一種奇妙的念頭，以爲古人書上說的武俠郭解之流，便是我輩，其實此中大有分別，果然劍仙俠客處處都有，今古相同，但是其中派別甚多，也有邪正之分，比如今晚你們捉住的過路郎中，我們以爲他到你府上來偷一點財寶的，其實他並不是爲財寶來的，無非替柳摩霄做手脚罷了，高潛蛟哦的一聲道，原來如此，師兄何以見得是柳摩霄的羽黨呢，甘瘋子道，你在此兩年，兀自找不着寶劍所在，那柳摩霄何嘗不派他黨羽在此地四處找尋呢，說也湊巧，今天我從包村少室山人那邊到此，是從山路走來的，將走到此地村口的金鷄山頂，猛

見從這屋子後園內冲上一道白氣，同時西南角上又發現一顆慧星，好像這道白氣，同那慧星遙遙相應似的，本來慧星是兵象，劍氣也是一種兵氣，本有吸引之力，可是山下一般居民，個個鼓噪指點着慧星胡說亂道，誰也沒有留神那股劍氣，獨有一個過路郎中，一個人立在山岡上，對着此地屋子呆呆出神，俺一看他便覺有異，暗暗從他身後走去，却聽他喃喃自語道，柳道爺法眼真高，果然在胡家屋內，今晚我先去探他一探再說，我一聽到這話，益發的料十二分了，故意同他開個玩笑，冷不防口中唱着歌，一步三搖的望他身前走去，他驟然看見我這副怪模樣，驚疑不定，慌慌的竄入樹林逃走了，我料他今晚一定到來，他越牆而進時，我早已在他身後，見他本領有限，知道你尅制得住，便在樹上看你們把戲，本來想擒住他問個備細，轉念讓他報與柳摩霄知道，俺也不懼怕他們，又向胡壯猷說道，現在寶劍既在府上枯井，說不得要叨擾府上幾天，未知老姪台肯俯允否，胡壯猷笑道，年伯說那裏話來，像年伯這樣英雄，請也請不到，不要說幾天，恨不得終身長侍年伯，求教一點學問，才對心思呢，年伯不嫌委屈，務請多勾留幾天，而且小姪還有一樁心事要請年伯玉成才好，甘瘋子道，有何心事呢，胡壯猷笑了一

笑道，上天兵象已見，不久劍數將到，像小姪讀幾句死書，有何用處，何況老父遠在雲南，這種時局，第一要全身遠害，大之能夠保家衛村，所以小姪一聽到兩位今晚所說，便存了一個冒昧念頭，想拜在高先生門下，學一點防身本領，未知兩位肯收留這個不成材的弟子否，甘瘋子呵呵大笑道，好一個有見識的輕年，有志者事竟成，待我們寶劍到手，我準教我們六弟留着教你便了，高濬蛟慌說道，師兄這話還且斟酌，像小弟這點本領，怎能收徒，況且上面幾位師兄，尚且不敢明巨收徒，何況小弟呢，甘瘋子笑道，你只知其一，不知其二，我們不願收徒，完全是得不到接替新傳的人才，至於隨便教人家幾手防身本領，或者人家已有根底，從旁再一指點，一點訣竅，這樣徒弟，可以說不計其數，但是照我們的宗派講起來，便算得正式收徒，譬如你雖一樣拜在師父門下，却沒有得到師傅多少真傳，便算不得一脈相傳的弟子，但是你所學一身內家拳派，却大可以物色幾個好子弟傳授他們，因為你的拳法，除出我們一派的幾個人以外，可算天下獨門拳法，如果能夠光大門庭，你就可為這派拳術之祖，於我們面上也有光輝，我們這位年姪，雖然是個手無縛雞之力的文人，却生得骨肉停勻，英姿挺偉，很可以練習這派拳法，也



許還青出於藍也勝於藍矣，說罷大笑不止，高潛蛟被這位師兄獨斷獨行的一說，倒弄得開口不得，偏逢着胡壯猷是個玲瓏剔透的少年，一聽甘瘋子說的大可練武，頓時喜心翻倒，一想揀日不如撞日，不要錯過這個機會，遂立起身向高潛蛟納頭便拜，一疊聲叫起老師來，高潛蛟被他突然的一來，真有點擺佈不開，只可把手亂搖，連說慢慢商量，那知胡壯猷早已在地上禮數周詳，八拜而起，甘瘋子哈哈大笑道，兩年長工，一夕變爲老師，奇談，奇談，高潛蛟也想得好笑起來，胡壯猷却正色道，我現在師生名分已定，此刻草草行禮，明天稟明家慈，趁衆親友在此，還要整吃酒席，請老師同師伯寬飲幾杯，舍間上上下下也可從此改了稱呼，甘瘋子道，這也是應有的事，但是我們這樣長談，竟忘記天亮了，你們看外面梧桐樹上，已透出曉色來了，依我說，老姪台可以安息了，我同六弟就在這椅上略一打坐，便可以度此一宵，胡壯猷笑道，真也奇怪，往常略睡得晚一點，便覺精神不濟，今晚通宵長談，反覺神旺氣足，毫無倦意，古人說人逢喜事精神爽，真一點不錯，今天小姪真痛快極了，但是小姪此刻想到那個偷兒，照師伯說是來探看寶劍出沒處所的，何以看見幾百弔錢，就偷走呢，甘瘋子笑道，這就叫賊無空手，總脫

不了賊行徑而已，也許故意這樣做作，掩人耳目的，總言之這人是柳摩霄部下，可以斷定的了，依我揣想，柳摩霄如果知道我們已在此保守，益發大隊人馬齊來，而且此番到來，仇深似海，怨結如山，定必一死相拚，也許邀集狐羣狗黨來同我們一決雌雄，此事非同兒戲，我們這位年姪是個斯爾一脈的人，此地又是書香世第，安分鄉村，萬一因為我們，被那般亡命驚擾一下，或者出點亂子，叫我們如何過得去，高潛蛟聽他這樣一說，仔細一想，果然危險之至，不禁眉頭打結，在房中來回大踱，焦急起來，胡壯猷原也聽他們說過洞庭幫與太湖幫結仇的始末，萬一有點風吹草動，作了池魚之殃，如向是好，一時真有點提心弔胆，却又不敢露在面上，那知甘瘋子早已把他們兩人心思猜透，用手一指兩人，呵呵大笑道，你們兩人不用杞人憂天，俺早已算定了，不過時已緊急，我得連夜動身上包村去，邀少室山人包翮七到此，第一步趕緊把寶劍掘出，了此心願，第二步，使洞庭幫知道寶劍已由我們取去，用激將法子，使柳摩霄一般人儘管到太湖明戰交鋒，橫豎這口怨毒，遲早要決裂的，何妨指定日期，大家各顯武藝，比較一下，拚個強存弱亡，我料柳摩霄不比沒志氣的寇盜，這幾年他處心積慮，也不止一天，定也贊成的

，可是時機緊急，柳摩霄聞信定即滔滔而至，我們應該赶快下手才是，所以事不宜遲，我得立刻上包村去，明天早晨便可回轉，老年姪不必驚慌，只管安心高臥，有甘瘋子在此，決不叫他們動你府上一草一木，說罷，破袖一揚，也不等高潛蛟開口，竟微微一笑，立起身來，說聲我也去，話音未絕，人已穿出牕外，梧桐樹上颯颯一陣風響，兩人趕到天井中，已沒有了甘瘋子的踪影，胡壯猷這一宵，忽驚，忽喜，忽奇，忽憂，彷彿做夢一般，兩人回到屋內，你看我，我看你的，半晌說不出話來，在高潛蛟心內，雖信得及自己師兄主張決不爲錯，可是胡府上世代忠厚人家，那經過這種陣仗，自己同胡府上已有深厚感情，萬一有點閃差，如何對得住人，他這樣一轉念，所以也楞楞的發起愁來了，還是胡壯猷壯着胆說道，師傅，你老人家且莫發愁，弟子想甘師伯智勇兼具，必有妙計，現在弟子就陪師傅在此安息幾個時辰，等到天亮再作道理便了，高潛蛟搖手道，我一宵不睡毫無關係，今天想不到帶累你熬了整宵，你是經不起的，快去養養神，明天起來，老太太那邊且不要提起，免得他老人家担驚，好歹等俺師兄到了再說，索興把今晚的事也瞞過，此刻我把桌上殘肴盪碟，收拾乾淨，你只管睡你的，說畢，又連連催胡

壯猷去安睡，胡壯猷被他催得沒法，只好走進裏間房內，胡亂睡在床上，其實他心裏七上八下，何嘗能够安睡片刻，却聽得房外高潛蛟往來蹣跚，把桌上東西一一歸了進去，一忽兒，村鷄報曉，天也亮了，便一骨碌跳下床來，一出房門，便見高潛蛟在他房門外一把太師椅上，閉目盤膝坐在上面，胡壯猷心內明白，知道高潛蛟恐他害怕，特地擋住房門，保護着他，暗暗欽佩這位師傅，真是忠心俠胆，始終如一，他以爲高潛蛟睡熟了，想躡着脚步兒從椅子邊溜出房門，不料他一舉步，高潛蛟便張目笑道，時候還早呢，再睡一忽兒養養神罷，正說着，忽聽前院大門外蓬蓬叩門聲響，看大門的幾個下人，已起來，迷迷糊糊的說着話，呀的一聲似乎已開了門同外面人答話，高潛蛟側耳一聽，猛的跳下椅子，說道，了不得，他們脚步真快，他們已來了，一面說着，匆匆端好椅子，拔步向書房門外走去，胡壯猷兀自摸不清頭路，慌也跟了出去，走到大門相近，已見高潛蛟陪着一羣人進來，頭一個便是甘瘋子，並着走的還有一個體貌清臞羽士裝束的人，後面緊隨着一位豐姿綽約，面目姣好的少女，少女身後，又有四個彪形大漢，雖是鄉農裝束，却看出異樣來，其中有個抗着一個長長的大蒲包，似乎兵刃之類，心裏未免突的

一跳，暗想事情真有點兇險，擋不住中間的少女，容光照人，一團喜氣，又禁不住自己眼光向那少女從上到往下看個仔細，恰好那少女一雙秀目，秋水爲神，也是直射過來，慌一低頭，趕近幾步，向甘瘋子兜頭一揖，甘瘋子呵呵大笑道，我們來得這樣快，定然出你意料之外，其實這百餘里路，在我們看起來，不過四五里遠，將來你也能如此的，現在我來替你引見引見，說着，便替少室山人包翩翩一一介紹，彼此又是一番寒暄，甘瘋子又向四個彪形大漢一指道，這四位是包村有名的好漢，包小姐特地帶來保護府上的，胡壯猷慌連聲道謝，少室山人回頭向四個大漢道，你們就在這廳上坐着，回頭胡府上有管家們招待你們，四漢喏喏連聲，便退向廳上去了，這裏高潛蛟胡壯猷把甘瘋子等引入書房，高潛蛟回身出來，依然使行着高司務的職務，指揮下人們供應茶水糕點，胡壯猷百忙裏又進去向母親妹子匆匆一述所以，他的妹子娟兒，一聽外邊來了這樣的一位女客，喜得拉着母親，趕向外廳來，迎接包翩翩，胡壯猷翻身來到書房，向甘瘋子說明家母舍妹迎接包小姐的話，翩翩一聽慌立起身來，笑道，理應拜見伯母，便舉步出房，同女眷們到上房互叙寒暄去了，這時大清早來了這幾位奇特的貴客，有虬髯公似的甘瘋子，

飄七欲仙的少室山人，丰姿絕世的包翩翩，還有廳上虎豹似的四個壯士，把胡家上上下下和幾家親友看得莫名其妙，便是胡壯猷的母親妹子，也只有略知大概，對於高司務的變化，還在鼓中，等到包翩翩一進內房，同胡壯猷妹子娟七說得投機，私下裏拉在娟娟閨房內，兩人細細一談，經包翩翩說明所以，才又驚又喜，明白一切，再說書房內甘瘋子向胡壯猷說道，昨天晚上我們提議辦法，我同這位少室道長商榷妥當，今晚三更時分，我們便在尊府後園發掘寶劍，那時也不用勞動尊紀們，我們帶來的四位壯士，便足夠用，只要預備一點掘土的傢伙好了，胡壯猷應道，傢伙現成，遵命辦理便了，說話之間，高潛蛟已指揮下人們擺上一桌精緻的早餐，另外還給甘瘋子又備了幾壺美酒，胡壯猷笑道，師傅怎的又自己勞動起來，高潛蛟笑道，你不用管，暫時掩人耳目，免得他們失驚道怪，反而不妙，甘瘋子少室山人都笑道，這樣辦對的，於是主客入座，席上甘瘋子道，我們已經定下計策，寶劍到手以後，你這位高老師同包小姐率領，着四個壯士，依然在此保護你府上內外，我們便在今晚動身回太湖去，調度一切，說畢甘瘋子又在破袖管內，抽出一捲紙來，遞給胡壯猷道，這是個要着，請你派幾個妥當人在兩頭村

口，和金鷄山上分貼起來，使洞庭幫的人們，一看招貼，便知怨有頭，債有主，不致在此生事了，高潛蛟接過招貼一看，張張寫着一樣的話，只寥寥十個字，「劍已化龍去，有胆入湖來」，高潛蛟知道這兩句話，暗含着此地寶劍，已由太湖黃九龍取去，不服的，只管到太湖去，明明是顧全自己，調虎離山的計策，不覺向甘瘋子道，師伯深慮周密，真使小姪佩服，甘瘋子道，話雖如是，難保洞庭幫一般亡命之徒，無理取鬧，所以仍舊使我們六弟同包姪女等在此保護，比較放心一點，胡壯猷連連道謝，便起身外出，選了幾個精明的下人，叮囑一番，叫他們立時把招貼分頭貼起來，一面又送走了幾批親眷，然後到上房同他妹子娟娟暗暗說了詳細情形，叫她好好看待包小姐，娟娟微微一笑道，妹子理會得，妹子同包家小姐恰好年齡相同，人家文武全才，妹子實在羨慕得緊，恨不得常留作個閨中良伴，才好哩，這幾句正暗中胡壯猷的心思，却又不便再說，慌調轉口風，托付妹子叫廚房安排內外兩桌豐盛酒席，寬待甘瘋子少室山人包翩翩等，一舉兩便，又算拜師的酒饌，另外又備了一桌，供應四位包村壯士，娟七連聲答應，自去提調，這裏胡壯猷又到書房內來陪甘瘋子等，大家談了半晌，已到中午，內外擺設盛筵，胡壯

猷提起精神，來應酬甘瘋子等，內裏娟娟也同包翩翩談得十分投機，相見恨晚，正在內外交歡稿口、猛聽得大門外一片木魚聲，敲得震天的響，木魚聲內，又夾着一片吆喝的聲音，衆人聽得詫異，胡壯猷正想指揮下人出去看個明白，忽見一個工人捧着一隻右手，哭喪着臉跑到席前說道，此刻不知那裏跑來一個邪僧，硬在我家門內坐在地上，把木魚敲個不休，口口聲聲的要我家化個大緣，我們向他好好的說，叫他離開此地，不料這個賊禿驢，兇眉兇目的全然不睬，我一時性起，推了他一下，那知賊禿驢有邪法，身子一鑄似的，休想動得分毫，不知怎的，我推了他一下，一霎時這隻手臂腫了起來，痛得要命，慌跑進來通知少爺，替俺們作主，他一面說一面那隻右臂格外粗了起來，腫得像吊桶一般，只痛得他忍不住哼出聲來，胡壯猷大驚，少室山人笑道，不碍事，我先來替你治一治便好了，說罷，走下席來，笑嘻嘻把那工人一隻右臂托在左手上，舉起右手，只用兩個指頭，在工人右臂上從上到下，捏了幾下，隨手在工人背上拍了一下，說，好了，說也奇怪，工人低頭一看，果覺痛腫全消，自己把右手掄了幾下，同好時一樣了，甘瘋子笑道，那裏來的野禿驢，到此撒野，待我出去懲治他一下，少室山人慌攔住道，你不



能出去，這賊禿早不來，晚不來，偏在這時來薙惱，也許是洞庭幫的人，看見了招貼先來探聽動靜的，現在我們寶劍還未真個到手，你如出去一露臉，今晚便要生出事非來了。不如請高兄依然裝着胡宅工人出去，把他趕走便了，高潛蛟便立起身來，好在他依然穿着平常做長工的衣服，倒不用喬裝得，少室山人又在高潛蛟耳邊低低囑咐了幾句，高潛蛟唯唯答應，便向席上人笑道，諸位慢慢吃酒，小弟去去便來，胡壯猷一時好奇，也想跟去見識見識自己老師怎樣發付僧兇，却碍着自己是主人，不便離席，恰好內房也得知消息，屏內一陣鶯聲嚶嚶，包翩翩已走了出來，打聽情形，少室山人一述所以，包翩翩年青好勝，而且娟七一同出來，躲在廳屏後，包翩翩便要自告奮勇，在娟七面前賣露能耐，少室山人却明白門外兇僧能夠借力打人，是少林鐵布衫的工夫，包翩翩不是凶僧敵手，便極力阻止，一揮手，叫高潛蛟快去你們如果要看他怎樣打發，不妨暗暗去偷看一下，這一句話，把席上的胡壯猷，屏後的娟七，都躍躍欲試，偏是包翩翩活潑得緊，跑進去一把拉住娟七便闖了出來，席上的人只好起身爲禮，娟七略一飲杯，便被包翩翩拉出去了，甘瘋子笑向胡壯猷道，我們兩人用不着主人勸酒，早已自斟自飲，老姪台何

妨也去看個稀罕兒呢，你老師的真功夫，也可趁此見識見識，胡壯猷大喜，立起身來，告了罪，也向大門口走來，這時高潛蛟已邁開大步，走出大門外面，一見胡宅許多工人，和門外台階上看熱鬧的村中老幼，圍得水洩不通，胡宅工人們一看高司務出來，便七嘴八舌向他訴說，高潛蛟只含笑點頭，分開衆人，見那兇僧是一個披髮頭陀閉目盤膝坐在門檻內，擋着進出路口，面前擺着斗大的一個鐵目魚兀自敲得怪響，仔細一打量，那兇僧生得豹頭環眼，獅鼻鳶肩，束一道日月金箍，披一領灰布密行棉襖，坐在地上，便像半截黑塔一般，那木魚似乎是生鐵鑄的，約摸也有幾百斤重，被他敲得烏光發亮，手上拿着一根鐵錘，分量也是不小，高潛蛟肚內暗想，這賊禿面生得緊，也許不是醉菩提一路，不如好言遣發了再說，便走近一步，向那兇僧開言道，喂，大師傅，你雲游四海，吃的是十方，到我們這小村來，募化一點，也不算希罕，但是你老人家大清早，硬坐在人家大門檔路口，又恃着一點小功夫，傷了俺們夥計，這可不是佛門弟子的行爲了，你不要看輕了這小小山村，俗語說得好，強龍不壓地頭蛇，依我說，不要就誤你功夫，如果要募化一點殘羹冷飯，俺便去勻一點出來，結個善緣，你就和和氣氣吃完上路，到

別處官宦人家募化去比甚麼都強，喂，老師傅，你說俺這話對不對。

第五回

莽頭陀俏佳人爭強爭弱  
佈奇門設巧計擒賊擒王

高潛蛟這樣一說，自以為軟硬兼全，可以打發他了，那知凶僧一聽這些話，猛一張目，射出兩道凶光，向高潛蛟週身上一打量，呵呵大笑道，撿日不如撞日，走千家不如走一家，衝着你這幾句話，洒家在這門內募化完了，誰希罕你這殘羹冷飯，你也做不了主，快去通知你家人出來，洒家特地到此，要向這胡家結個大善緣，甚麼叫強龍，甚麼叫地頭蛇，俺們出家人一概不懂，如果這門內有地頭蛇的話，洒家倒要看看這條蛇，能吃人不能吃人，說罷，一陣冷笑，又閉着眼敲起木魚來，原來這凶僧雖然眼光厲害，却看不透高潛蛟，因為高潛蛟兀自穿着一身灰朴朴的工人衣服，雖然長得雄偉，却又天生成一副忠實面目，凶僧那裏瞧得出來，但是高潛蛟被這凶僧冷言冷語的搶白了一頓，不禁有點氣惱，也是一聲冷笑道，聽你這口氣，有點成心，我倒要問你個明白，你特地上這兒來，究竟要募化的是甚麼呢，再說你寶利在那裏，法名叫甚麼，你對我說得明

白，我也可以替你向上面去回，死敲那木魚，當得甚麼呢，那兇僧突然兇睛一瞪，大聲道，你問我嗎，好，酒家非別，就是湖南嶽麓寺摩訶僧，千里超超，專程到此，也不募化胡家黃的金，白的銀，也不募化希罕的寶物，只募化胡家後園一口枯井，而且募化的是今天的枯井，到了明天，就不稀罕了，現在對你實話實說，你快去通知你家主人便了，兇僧這樣一說，門外的高潛蛟，門內竊聽的包翩翩胡娟娟胡壯猷齊吃了一驚，暗想少室山人所料非虛，果然這兇僧路道不對，在場的胡家工人和門外擠着看熱鬧的老老少少，却以為和尚瘋了，天下那有募化枯井的出家人，台階下幾個鄉農，忍不住笑喝道，你這和尚，不是成心搗亂嗎，出家人募化一口枯井有甚麼用處，難道你能抗着一口枯井回湖南去麼，衆人你一言我一語，說了一陣，兇僧全然不睬，格外使勁的把木魚敲得震天響，這時高潛蛟已萬分忍耐不住，暗自連用功勁，只一舉步，一伸臂，把兇僧衣領捉住，下面左手一托，喝一聲出去，那兇僧始終把高潛蛟當作胡家下人，沒有防備他斗然來了這一手，經高潛蛟一提一托，禁不住整個身子像肉彈般，從衆人頭上，向門外空地上拋去，看熱鬧的衆人，也不防高司務做出這手把戲來，大家詫異得喊了一聲啊呀，慌又回過頭去，

看那凶僧跌壞沒有，不料兇僧真不含糊，被高司務從門內拋到門外，足有好幾丈遠，落下來，却依然好好立在地上，而且一落地，地上好像有彈簧似的，颯的又從空場上飛進門內來，笑嘻嘻的立在高司務高潛蛟面前，當他飛回來時，衆人一低頭，又是一聲啊啲，這聲啊啲，却表示出替高司務担心的神氣來了，却見兇僧立在他面前，仔細看了又看，猛的大笑道，原來你也有點玩藝兒，酒家倒失敬了，沖着你，把募化的事先攔在一邊，咱們先請教你幾手，來，來，來，外面有的是空場，說罷，一哈腰，拾起斗大的鐵木魚，一邁步，向門外走去，衆人看他兇煞似的出來，早已波分浪裂的向兩旁閃避，讓他大搖大擺的走下台階，立在空場上，放下木魚，和那棒槌，向門內招手道，來，來，來，來，是好漢用不着藏頭露尾，一語未畢，門內一聲嬌喝道，野禿驢休得稱能，儂來也，衆人一聽不是高司務聲口，却見門內飛出一朵彩雲般的人來，落到空場，現出身來，却是個綠鬢紅顏錦衣繡帶的少女，這一來，非但衆人眼花錯亂，連耀武揚威的摩訶僧，也愕然不解，原來高潛蛟同摩訶僧問答之間，門內竊聽的包翩翩，早已柳眉直豎，咬碎香牙，等到高潛蛟出手一拋，摩訶僧依然飛回，說了幾句不中聽的話，在門外又大吹大擂起來，

高潛蛟却涵養功深，依然慢吞吞的不動聲色，但是裏邊這位包小姐，萬分忍耐不住，一半是氣傲志高，一半是初生之犢不畏虎，因此一鼓作氣，一聲嬌喊，飛了出來，這時門外空場上，一個兇煞似的莽頭陀，一個嬌小玲瓏的少女，眼看就要龍爭虎鬪起來，但這樣奇事，劍灶村中可算是開天闢地的第一遭，頓時鬧動了全村，呼的一聲，老老少少把胡家門口圍成一把栲七大圈，最奇的衆人兀自不認識胡家有這麼一位小姐，兩隻眼睛果然釘在場中兩人身上，嘴上又胡說八道的亂猜一陣，正在這衆人喊七喳七檔口，猛見門內又跳出一人，急急分開衆人，擠入場中，高聲說道，包小姐金枝玉葉，犯不上同這種人動手，再說割鷄焉用牛刀，還是讓高某來打發他，包翩翩尙未答言，那摩訶僧大笑道，便是你們兩人齊來，何足懼哉，且住，既然明戰交鋒，分個高下，且通上你們的姓名來，高潛蛟笑道，我是胡家的長工，人家叫我一聲高司務，就是我的名字了，至於這位小姐，不是此地人偶然在胡家作客，人家是大家小姐，決沒有向你報名的道理，現在諸事休提，你吃的是十方，我是吃一家管一家，咱們平日無怨少仇，今天你無理取鬧，不由我不出來多事，現在咱們這樣辦，我是個鄉下老憨，無非略知一點怯拳棒，當然不是你的敵手，但是不見高下不死心，

再說咱們這山鄉僻村，難得見着你這樣高人，替你接接招，也可以偷幾手高招兒，摩訶曾用手一指喝道，你既然出來替你主人担当，應該有個着落的話，這樣廢話說他則甚，比如交手以後，你輸了怎樣，高潛蛟大笑道，這还用說麼，我輸了，當然任憑你向胡家募化那口枯井便了，如果你輸了呢，摩訶僧道，如果你贏得了我，俺非但不向胡家募化，從此不進劍灶村一步，高潛蛟高聲喝道，好，在場的衆位都是見證，四面人們都高聲應道，我們都在此見證，胆小的却又低聲喊着高司務道，你要小心啊，這時摩訶僧却把腰間一條布條解一下，脫下了外面一領棉襖露出短衣，隨手把脫下衣服放在地上木魚邊，微一退步，兜睛一瞪，單掌當胸，顯出少林派交手的規矩來，高潛蛟恐怕包翩翩爭先下場，慌也把衣襟曳起，却不吐露內家拳派的招式，只隨意雙手一拱，道聲請，這一個請字方出口，猛聽得霹靂般一聲大吼，摩訶僧一個箭步，早已揮動蒲扇般的鐵掌，如雨點般斫將進來，高潛蛟看他來勢甚猛，掌帶風聲，知道不能輕敵，又預知他有鐵布衫的功夫，默運內勁，看關定勢，隨勢對解，只一味同他游鬪，並不進攻，轉瞬之間，兩人你來我往，已走了一百多招，並未分出勝負來，看的人那懂得這些功夫，只看得眼花撩亂，

口張氣促，個個都替高司務捏把冷汗，獨有包翻七立在一旁，冷眼看那凶僧愈戰愈勇，擒拿點斫，着着都向要害，確也厲害非凡，不禁暗自喊聲慚愧，幸而沒有出頭，萬一稍爲疎神，失敗在凶僧手上，以後如何見人，却又替高潛蛟着急，雖看得高潛蛟尙能應付，却是保守的多，進攻的少，這樣如何勝得人家，一時却又不便幫助他，心裏比交手的人還用神，兩隻杏眼，直勾勾釘在四條臂膊上，這檔口，猛見摩訶僧霍的向後一縱丈許遠，兩臂一振，全身骨節格格一陣山響，兩隻出火似的兇睛，突出像鷄卵般大，鬥鷄似的釘住高潛蛟，却一味蓄勢窺機，並不逼近身去，高潛蛟明白他是獸運內勁，預備用毒着兒，想一發制人，又轉念這禿驢功夫不弱，在少林派中定是一等的角兒，如果這樣鬥下去，一時不易制勝，非用絕招不能制住他，不覺存了個誘敵法子，故意一聲斷喝，大踏步趕將入去，左手一晃他眼神，右掌一吐，便是一個單撞掌的招式，向摩訶僧左肩穴推去，摩訶僧大喜，以爲這一下便可制他死命，喝聲來得好，雙肩一錯，兩臂齊去，想用陰陽手鎖住來掌，下面便同時抬起腿來，向致命所在跌去，那知高潛蛟一晃一推，都是虛招，等他肩頭一動，霍的一側身，步法一變，便已轉到摩訶僧身後，摩訶僧吃了一驚



，慌一退步，轉身迎敵，那知高潛蛟邁開流水步法，一個身如風車似的繞着他亂轉，一轉瞬間，摩訶僧身不由己的跟着高潛蛟的身影轉了許多圈子，倏忽之間，只覺眼光錯亂，四面八方，都是高潛蛟的身影，摩訶僧大驚，猛然有悟敵人走的是八卦方位，使的是內家八卦拳，一轉念間，又轉了幾圈，摩訶僧心中一急，驀地一聲怒吼，兩足一蹀，凌空直上，半空裏身子一橫，一個飛鷹掠食的招勢，猛向高潛蛟當頭撲下，這一下，高潛蛟也暗暗吃驚，想不到這禿驢居然急中生智，能夠脫出八卦拳的牢籠，慌一矮身，使了一個烏龍掃地，用腿平掃過去，摩訶僧真也可以，身正立定，只足尖一點，向後躍出丈許遠，高潛蛟性起，喝一聲賊禿休走，話到掌到，又向摩訶僧斫去，摩訶僧也自怒火十丈，鐵臂一揮，兩人又打在一起，這一次個人都使出全身本領，拚個你死我活，無奈高潛蛟的是不凡，使出內家絕藝，一個身子宛同棉花一般，使出來的掌勁，却又似泰山一般，讓他摩訶僧厲害，使盡鐵布衫的功夫，也佔不到半點便宜，眼看漸漸氣喘吁吁精疲力盡，就要失敗，忽然人圈裏一聲大喝，嗤的一道白光，斜刺裏向高潛蛟背後射去，說時遲，那時快，白光離高潛蛟身子還有尺許光景，忽然噹的一聲響，白光消失，却見一支錚光耀眼的

鋼鏢，插在土內，鏢尾還繫着短短的一條白繩子，這時高潛蛟被這聲響一驚，早已跳出圈外，却見包翻七已飛身跳出圈外，搜尋放鏢的人去了，那摩訶僧趁此抓起棉衲木魚，指着高潛蛟喝道，時已不早，權讓你多活一刻，晚上再取你狗命，說罷，頭也不回，擠出人叢去了，高潛蛟心裏記着包翻七，又覺兇僧另有羽黨，事情巨測，只好讓摩訶僧借着機會逃去，這時圍住的人們一陣烏亂，又紛紛議論起來，也有抓住高潛蛟打聽兇僧路道的，也有問他那裏學來一手好拳腳的，高潛蛟那有心情理會，三言兩語，遣開衆人，拾起地上那支飛鏢，急急來尋包翻七，却見胡家一個工人近前來說道，裏面那位道爺請你回去，有要事商量，包小姐也已進內去了，高潛蛟聽得包翻七並沒追人，放了心，便匆匆進門，回到客廳，一看廳上甘瘋子少室道長包翻七胡壯猷正在談論兇僧的事，高潛蛟進去笑道，小弟無能，竟被他輕輕跑掉了，甘瘋子道，這事且不提，倒是今晚有點麻煩了，少室山人接口道，這凶僧果然不出我所料，是柳摩霄派遣來的，來的且不止一人，可惜沒有看清楚暗地發鏢的是誰，包翻七道，眼看那賊頭陀不濟了，却不防飛出這支鏢來，救了他，當時我看高師叔無暇顧及背後，慌隨手發了一彈，把鏢打落，接着

跳出人圈子，去找發鏢的人，可恨這般看熱鬧的人，像捏了頭的蒼蠅般亂起鬨，那賊子趁勢一混亂，便找不着他踪影，高潛蛟慌向包翻七謝道，原來包小姐暗助一臂，否則真有點難以兼顧，但是那凶僧臨走說了一句晚上再來，或者是真的，今晚吾們要當心才好，第一不要担誤我們取劍的事，第二不要使胡宅担驚，少室山人笑道，你不用耽憂，我同你師兄已商量妥當了，而且在摩訶僧走的檔口，已暗派包村來的幾位壯士，暗暗跟踪去了，不久定有回報，且看他們來了多少黨羽再細細計較，高潛蛟唯唯答應着，却用眼打量胡壯猷，見他面上雖極力矜持着，却遮不住驚慌的神色，本來一個文弱書生，那經過這種陣仗，在門口看得高潛蛟同摩訶僧龍爭虎鬪，已是驚心動魄，一聽晚上尚有凶險的事情，那得不担憂受怕，何況內裏有年高的老太太，嬌滴滴的妹子呢，高潛蛟看他這樣神色，也是捏把汗，一時又想不出萬全之計，不禁也眉頭打起結來了，甘瘋子同少室山人看得暗暗好笑，却說道，六弟你且把手上鏢拿來我看，高潛蛟因心中有事，真個把手上捏着的飛鏢都忘記了，一聽甘瘋子問他，慌把一支鏢送過去，甘瘋子一看鏢尾一條綢子上寫着天覺兩字，呵七大笑道，原來他也來了，怪不得不敢露面呢，少室山人包翻七高

潛蛟聞聲都一齊湊近去一看，才知道這飛鏢是艾天翻大徒弟天覺僧的，少室山人道，這樣看來，同流合污一齊同我們幹上了，也好，越來得多，越好，索興一網打盡他們，來個總算賬，說猶未畢，兩個包村來的壯士，跑得滿頭大汗，走進廳來報告道，我們四人分散開來，釘那兇僧的梢，却見他飛也似的跑到金鷄山背後一所山神廟前，早有兩個和尚等着他，其中一個瘦猴子似的，也同摩訶僧一樣裝束，也是個披髮帶箍的頭陀，却比摩訶僧還要長得兇相，摩訶僧一見他們，便大聲嚷道，好他娘的晦氣，酒家真不信胡家工人有這樣好功夫，如果沒有天覺師兄給他一鏢，真還有點招架不住，那光頭的大笑道，你還信他是工人哩，他這一路身法拳法，我從旁看得清，明明是內家宗派，不是太湖的賊子是誰，那旁邊立着的少女，却不知是誰，如果沒有她來一彈，保管吃着我的鏢，不死也得個透明窟窿，姑且讓他們多活幾刻，一忽兒柳道爺單將軍們到來，再同他們算賬，讓他們鐵打身子，也禁不住咱們人多，那猴兒精似的頭陀，也笑說道，照今天情形，甘瘋子等並不漏面，也許真個已取了寶劍走了，留這一男一女替胡家壯胆便了，回頭不管他怎樣，先拿這兩個狗男女出氣，這人喘吁吁的報告到此處，包翮七忍不住喝道，休得胡

說，誰教你把罵人的話也一五一十說了出來。少室山人笑道，他照樣說給我們聽，何必怪他，你且說下去，以後還說甚麼呢，那個包村壯士給包翻七一喝，嚇得咕咕吧吧說不出話來，想了半天，才說道，以後那個光頭的又說道，可惜今天俺師弟尤一鶚沒有來，否則今晚也讓他出口氣，稍洩飛龍島之恨，猴兒精的頭陀問道，令師弟聽說從飛龍島回來，就出家做道士，入山隱去，可是真的，光頭的嘆口氣道，我這位師弟，心高氣傲，精明強幹，一生不會吃過虧，自從受了那飛龍老乞婆的凌辱，便賭氣獨自走得不知去向，有人說他在峨嵋隱身修煉，不知是真是假，也許特地去練成絕技，雪此大辱，也未可知，三人說到此處，便一齊走進廟內，以後就探不出情形來，轉身回來了，可是我們還有兩位兄弟，私下計議，從水路迎上去，探一探賊頭陀口中說的人有無到來，再回來報告，少室山人道，這樣很好，你們且去休息休息，今晚要撒網捉大魚哩，兩人一笑退出，甘瘋子呵呵大笑道，今晚倒好耍子，想不到在此地同他們清算總賬，最奇艾天翻柳摩霄單天爵三個魔頭的黨羽，都合在一起來，而且單天爵自己也來了，他們報說還有一個猴兒似的頭陀，我猜不是別人，定是到太湖做奸細的飛虎頭陀，只是摩訶僧三字，却沒有

聽到過，這禿驢是湖南人，也是洞庭幫無疑的了，少室山人笑道，我早已聽到單天爵這幾年在江寧，因為靠山已倒，自己私通鹽梟，勒索民財，種種劣迹，被一位御史狠狠的參了一本，便倒了下來，幸而仗着錢可通神，保全了性命，只落得個革職永不叙用的處分，大約一肚皮的惡氣，沒處發洩，也要同我們拚命了，這種人留在世上，總是禍根，如果不來則已，來則保管他有來路無去路，包翩翩高潛蛟齊聲問道，聽您兩位口氣，好像成竹在胸，已佈下了天羅地網似的，何妨說出來，讓我們也痛快痛快，讓胡少爺也可以放心，甘瘋子同少室山人相視一笑，只說少停，便對你們說，此刻天機不可洩漏，胡壯猷也弄得莫名其妙，却又不便多問，包翩翩最心急，忍不住說道，兩位師伯，功夫高深，自然不懼他們，但是古人說得好「投鼠忌器」，萬一今天晚上一般亡命之徒，成羣而來，我們僅七四人，連帶了四個湊數，也只八人，顧前顧不得後，內裏那位老伯母，還有我新交的娟娟妹子，是受不住驚嚇的，略有閃差，把那般亡命碎尸萬段，也抵不過來，包翩翩這幾句不客氣的話，真是高潛蛟想說不敢說的，胡壯猷非但不敢說，而且不敢露在面上的，現在被包翩翩和盤托出，兩人好像吃了兩杯透骨沁口的甘露，這一份痛快

，難以形容，直瞪着眼等着甘瘋子少室山人回答出怎樣話來，那知少室山人朝甘瘋子微微一笑道，何如，偏是她心急，說了這句，笑向包翻七道，你所慮的，難道我們想不到麼，你要知道，今晚的局面是尙智不尙力，無論時間匆促，萬萬來不及向太湖調人，就是調得人來，如果在胡府上能槍對槍，刀對刀大戰一場，你想想胡府上弄成怎樣結果，連一村的安分鄉農，也要嚇得屁滾尿流，以爲我們在此造反哩，柳摩霄等一心奪寶劍，報前仇，他們當然不顧一切，可是我們豈能亂來，所以我們要想萬全之策，只有智取，不能力敵了，這樣一說，你們就明白了，包翻七等一聽這些話，肚裏暗想道，明白是明白了，但是你們究竟用的怎樣一條妙計，依然沒有說出來呀，他們肚裏這樣叨念，却不便說出來，你看我，我看你，依然是個悶葫蘆，這檔兒甘瘋子大笑而起，向包翻七高潛蛟一招手道，你們跟我來，兩人不知何事，跟他到了書房內，甘瘋子便把預定計劃，悄悄說了一番，又吩咐他們兩人，照預定計劃分頭進行，不得有誤，兩人唯唯應着，一同又走了出來，胡壯猷一看高潛蛟面有喜色，尤其是包翻七活潑潑喜孜孜的轉過屏風向內房去了，高潛蛟走到胡壯猷面前笑道，請你萬安，師兄們已定下極妙的計策，用不着

動力執杖，驚動府上，此刻因為機密起見，不能同你細說，請你原諒我們，又囑咐他今晚到內房同老太太小姐一房去睡，免得此此担驚，上上下下的人也早早息燈睡覺，關嚴門戶，不要出來偷看，內房便由包翮七在屋上巡護，外面由我查察，其餘都是少室道長甘師兄和四個包村壯士的事了，現在我要去預備應用的東西，暫時少陪，說罷出廳去了，胡壯猷雖然還疑惑不定，但是相信這位老師是靠得住的，而且也明白他們恐怕洩漏機密，所以堅不說明，也就略寬愁懷，得便回到內房，老太太諸事不知，還在鼓中，又問了一句聽說門前來了個野和尚，被高司務趕走了，可是有的，胡壯猷一看老太太全然不知，明白妹子娟七不許下人們聲張，沒有給母親知道，也就含糊着答應了一句，便來尋他妹子，一到娟七閨房外面，包小姐正在房內，同他妹子談得好不興頭，一見胡壯猷到來，兩人起立相迎，娟七笑着問道，妹子平日早說過，咱們高司務不是平常人，今天果然真人露相了，那一位道長同廿年伯聽說還要了得，便是這位包姐姐，也是巾幗英雄，今天真是難得，蒙諸位英雄下降，妹子斗胆要拜這位姐姐做師傅，却被包姐姐推却，答應將來替妹子介紹一位了得的女師傅，此刻我們叙年庚，包姐姐長我一歲，我們已結拜乾姐妹了



，胡壯猷聽得口上連聲道好，肚裏暗暗詫異，他明明知道今晚兇陰得緊，怎麼一點不驚慌，却從容不迫的結拜姐妹起來，這時包鬪七笑道，令妹對我們行逕，已略知大概，便是今晚的事，她也略知一二，一到上燈檔口，兩位同伯母合住一房，早點息燈閉戶，由愚妹在屋上看守，保管沒事，令妹雖然瑣瑣裙釵，眼光見職勝人十倍，將來倘能得一明師傅授武藝，比愚妹定強十倍哩，胡壯猷謙遜一番，退了出來，仍回到前廳來，却不見了甘瘋子少室山人，一問下人們，說是由高司務領着從夾巷回到後園去了，原來大廳旁邊有一道夾巷也可以通到後園不必經過上房，胡壯猷匆匆趕到後園，却見園門緊閉，從門縫裏觀着少室山人，領着高潛蛟和兩個包村壯士，在一株槐樹底下圍着一口枯井，東指西點，不知說些甚麼，甘瘋子却遠遠的跳在對面牆頭上，背着身，觀看園外一座土山上的樹木，半晌，甘瘋子飛身下來，向少室山人不知說了些甚麼話，少室山人向牆外土山脚根密雜雜的竹林抬頭一望，連連點頭，便見高潛蛟指揮兩個包村壯士，拔出腰刀，跟着甘瘋子一齊跳出牆外去了，胡壯猷吃了一驚，不知他們拔刀跳出牆去爲了何事，再看園內少室山人獨自一人，不住的向四面牆脚打量，一忽兒在井欄週圍一步一步的繞了幾個

圈子，嘴上喃喃自語，不知說的甚麼，又從南到北，從東到西，活似丈量這塊園地似的，來回又走了幾遭，驀地在牆腳邊拾了一枝枯竹竿，在地土上橫七豎八的劃出各樣線條來，而且看他凝神注意，一面探着步，慢七的走一步，便在地上畫一道痕跡，不多功夫，把滿園地土上，畫成屈屈折折若連若斷的花紋，把園門外張望的胡壯猷，看得莫名其妙，再向園內地上的花紋仔細一看，似乎遍地畫的痕線，有點像易經書內太極九宮之像，再一看却又花樣繁多，愈看愈糊塗起來，究不知少室山人搗的甚麼鬼。在地上畫了這些，有甚麼用意，此時却聽牆外竹林內，丁丁之聲大作，又夾着一陣陣唳唳唳之聲，原來牆外那座土山，和山脚的竹林，都是胡家的產業，胡壯猷聽得伐竹的聲音，兀自以為家中工人在那兒採竹竿用，一時也不在意，只留神看那少室山人再搗出甚麼把戲來，却見他丟掉了手上竹竿，不在地上畫花樣了，只可他拽起了道袍，把長袖向上一挽，騎馬勢蹲在井邊，兩手扶住井口欄圈，只一撼，便見井欄下四面泥土都拱了起來，再一換手，一手把住井口，一手托住井欄，輕輕喝聲起，便把約有千斤重的一個大石井欄，掀了起來，攔在一旁，這一來，把胡壯猷嚇得吐出舌頭，半晌縮不進去，這樣神力，如果

不是親眼目擊，說出去誰也不會相信的，胡壯猷一面驚奇，一面呵着腰，一隻眼貼在門縫上越發要覷個究竟，不料夾巷盡頭處一陣脚步聲響，一個工人引着兩個包村壯士奔近前來，這兩個壯士，便是分途向水路去偵探消息的，這時想已探得消息回來報告了，胡壯猷一看他們到來，只可直起腰，讓他們叩門，一忽兒少室山人呀的開門出來，一見胡壯猷，向他微笑道，我們無端驚擾，反客為主，實在太顯着不對了，此刻胡兄親眼見着我們這種舉動，益發驚疑莫測，其實本應早早告訴足下，無非防着走漏風聲，好在一到晚上，胡兄自可明白，只好諸事請海涵的了，說罷，呵七大笑，胡壯猷一聽，心裏突的一跳，暗想聽他口氣，明明知道我在門外偷看，我一聲不響，他怎會知道的呢，這種人實在神妙不測，我們這種書生，真是坐井觀天，不知天下之大，這樣一轉念，正想措詞回話，却已見他向兩個壯士問道，你們探得消息沒有，只聽兩壯士答道，俺們向水路走出村口五六里路，迎着一隻外江飛沙紅船，船內坐着三個異樣裝束的人，一個是長面道士，一個是魁梧老和尚，還有一個却是肥頭肥腦黑鬚倒捲衣裳華麗的官紳，另外三個舟子，一張風帆，兩支飛檣，箭也似的順水駛來，俺們一看那船有異，翻身又跟蹤回到村來

見那隻船泊在村外，船上三個人一齊跳上岸，也不帶從人，也不進村，逕從村到一條山路，匆匆走上去了，俺們一打聽本村的人，趕情那條山路直通壯地金鷄山頂，想情到那破廟裏與那同黨會做一路去了，少室山人點頭道，好，你們兩人且進園去，跳出對面那座矮牆，幫他們斫竹，兩個壯士答應了一聲，便奔進園去，後面立着一個工人，正看得莫名其妙，胡壯猷知趣，慌舉手一揮，叫那工人出去，復吩咐道，外面有人打聽咱們家裏情形，誰也不准漏一點口風，你快去知會他們去，那工人答應退出，少室山人笑道，胡兄天分真高，將來也是我道中人，但是尊紀們可以放心，早已由高潛蛟預先叮囑過了，現在請胡兄同進園去，看我們做點把戲何如，胡壯猷巴不得有這一聲，兩人相將入園，却已見高潛蛟甘瘋子同那幾個壯士抗着一大網青竹竿，一個個跳進牆來，甘瘋子一個人便肩兩大網，怕不有七八十支長竹竿，竿梢上竹枝竹葉都已削得精光，甘瘋子放下肩上竹竿，細看地上劃的紋路，連連點頭，笑向少室山人道，這玩意兒除去我們大師兄，就要算你了，我雖粗知半解，其中正奇生尅之理，總有點弄不上來，今天用着這玩意兒，妙在一半是虛，一半是實，讓他鬼靈精的柳摩霄，也逃不出俺們掌握，此刻據那後來

兩人報告，照形狀推測，長險的是柳牛鼻子，僧裝的定是醉菩提了，那官紳裝束的人，恐怕就是革職的單天爵，少室山人道，我也是這樣猜想，他們既到，事在必行，我們早點預備好，免得臨時慌促，說罷，在地上一網的青竹竿內，抽出一支來，用手量定了尺寸，向高潛蛟低低說了一番話，便同甘瘋子胡壯猷一齊走出園來，只留高潛蛟和四個壯士在園內，不知做甚麼把戲出來，三人回到廳上，胡壯猷重又洗盥烹泉，分敬香茶，正這樣談着，猛然胡家一個工人匆七引進一個英武大漢，背着一個包袱，一身急裝，滿臉泥土，一見少室山人甘瘋子，倒了便拜，甘瘋子急問道，咦，你怎樣來的，怎又知道我們在此呢，那人拜罷起來，恭身答道，姪徒奉九龍師叔的命，特地先到包村，問明此處地點，便即趕來，說罷，從懷內掏出一封信來，送與甘瘋子，少室山人便指給胡壯猷道，這是敵徒東方杰，才從太湖來的，兩人慌互相見禮，寒暄一番，一面甘瘋子便把信箋取出來同少室山人並肩觀看，原來黃九龍信內，寫的是如果寶劍到手，急速邀集本派下一齊回太湖，商量要事，因為最近接到大師兄錢東平從兩廣來的密札，寫明兩廣各路英雄，已招集了十幾萬人馬，不時與師舉義，向北發動，從兩廣到長江一路水旱英雄，都密謀響

應，所有計畫，都是錢東平運籌帷幄，所以通知太湖人馬，早爲預備，兩廣人馬一到長江，便可蹶起等話，甘瘋子同少室山人看畢，相視點頭，却把手上的信，一團鳥入口中，消滅痕跡了，却向東方杰笑道，你來得正好，今晚這裏還有一幕把戲，此事一了，明日我們便一齊回湖便了，東方杰慌問何事，少室山人略述所以，東方杰喜不自勝，笑道，姪徒長久沒有發利市了，想不到今天誤打誤撞，到了此地，又遇着這般惡魔，今番擒住他們，網到湖堡，正可預備着作祭旗的牲禮，他這樣一說，少室山人慌視之以目，東方杰會意，便不敢聲響了，這時胡壯猷坐在一邊，聽着他們的話，看着他們的舉動，真應了一句俗話，丈二和尚摸不着頭腦，却在這時，已到正午，裏邊胡娟七指揮厨娘，整治好一桌精緻酒筵，送出廳來，另外弄了幾樣可口小菜，自己陪包鬪七杯酒談心，胡壯猷在廳上，一見酒饌到來，慌指揮工人們，在廳上調桌抹椅，肅客入席，一面叫人到後園請高師傅入席，不一時高潛蛟進廳來，抗着一個烏油油四尺多長的一個扁長匣子，放在地下，先和東方杰寒暄幾句，後向甘瘋子少室山人笑道，小弟已遵命佈置妥貼，在井底掘了四尺多深，便發現了這個鐵匣子，却是精鐵打就，四面毫無開閉之處，也不知當

年怎樣鑄就的，其中想是那話兒了，少室山人，甘瘋子都離席下來，蹲在地上，用指在匣邊扣了幾下，錚錚然發出一種金石之音，其聲清越，餘音悠遠，許久方止，甘瘋子等向胡壯猷道，這就叫「匣劍作龍吟」了，胡壯猷這才知道匣內就是寶劍，慌也俯身細看，只見那匣子在井底埋了這許多年，一點沒有水鏽痕跡，依然烏油油的耀目爭光，少室山人道，這個匣子也非凡鐵所鑄，定是百練精剛，胡壯猷道，這樣天衣無縫的鐵匣，如果擊破攔開，未免可惜，甘瘋子笑道，這是當年百拙上人的巧思，八劍鑄成之後，定是劍爐內尚有餘鐵，特地鑄成此匣留給後人，儘把這匣子再入爐鎔化，也可鑄成一柄上上的刀劍哩，就是把它撬破，也沒有關係的，現在事不宜遲，我們先設法取出寶劍來，大家賞鑒賞鑒，這一席酒，便可作爲慶賀寶劍的喜酒，正合古人說的「看劍引杯長」的那句話了，少室山人笑了一笑，從腰間摸出一件東西來，衆人看時，却是六寸長亮晶七白森森的一柄匕首，非金非石，不知甚麼東西鑄成的，少室山人舉着那柄匕首，笑向衆人道，我這柄匕首不是誇口，比那匣中寶劍還寶貴哩，不論精鋼寶玉，切斫如腐，最奇的，如果把他浸在清潔的山泉內，過了一晝夜，却又軟化如棉，可以隨意捏成各樣物件，原是

獅狔犀麟一類異獸的角做成的，還是二十年前在崑崙山上得的，今天正用着它來開這匣子了，衆人稱奇不止，少室山人便拿着匕首在匣子一頭上畫了幾劃，說也奇怪，那匣子一經匕首畫上，便如紙糊一般，在一頭上裁下一塊正方的鐵板來，這塊鐵板一裁下，便見匣中水銀似的一道寒光，閃閃的射將出來，獨有胡壯猷還覺着一股冷氣，中體欲噤，高潛蛟把匣子那邊一掀，便似兩泓秋水般，流將出來，少室山人和甘瘋子每人一柄拿在手裏，却俯身再向匣內一望，口中嘆的一聲道，祇有兩劍，八劍尚缺其一，又向何處物色呢，少室山人笑道，不必多慮，八柄劍已來了七柄，劍是靈物，同氣相感，不怕那柄不來，說罷，把兩柄劍並放在席上，衆人細看時，只見兩柄劍長短參差，都沒有劍鞘配着，一柄脊高鏢細，自鏃至鋒，通體純鋼鑄就，拙樸無華，不過二尺多長，近鏃處鐫着「守拙」兩字，一把通體二尺八寸長，平脊闊鋒，光可鑑髮，劍鏃鏤就極細花紋，隱隱篆着「瓊光」兩字，甘瘋子笑道，你們且評一評兩劍高下，高潛蛟道，同一冶爐鑄就，同是一人所製，如何分得出優劣來，少室山人笑道，這倒不然，譬如一龍九子，子子不同，一個胞內的弟兄尚且性質各別，何況一爐冶出的寶劍，依我看，這兩柄劍，斬金截鐵，



果然同一犀利，但是在我們手上運展起來，長不如短，「瓊光」不如「守拙」，「瓊光劍」，鋒銳外露，剛多柔少，「守拙劍」英華內潛，爐火純青，諸位不信，祇要留神兩劍發越出來的光華，便各自不同，「瓊光」略微帶一點閃藍之光，「守拙」却同爛銀一般，毫無雜色，即此可以辨別爐中功候，說罷，又把兩劍遠遠分開，指着「守拙」劍說道，你們仔細看，一經分開，兩劍的光采便分明不同了，甘瘋子拍手大笑道，道兄高明，所見甚是，但是今晚我們兩人倒要試試新，借重這兩劍哩，少室山人笑道，我細看這兩柄劍，尚未飲過人血，也沒有經人施展過，便同新出硯的一般，照理新出硯之的要飽飲人血的，我却希望今晚不要流血才好，衆人笑了一陣，依然把兩柄劍放在席前，大家就座，暢飲起來，飲至半酣，包翩翩在內室聞得寶劍出土，慌三脚兩步跑到前廳來，瞥見東方杰在座，略一詢問，便把兩柄劍捧住，細細鑒賞一番，却聽甘瘋子道，今天一過申刻，諸位都照預定計畫各司其事，又一指東方杰道，加上你幫助他們兩人作個遊擊廻巡的職務，園內的事，你們不用顧慮，由我們兩人指揮包村四勇行事便了，叮囑畢，高潛蛟包翩翩東方杰唯七答應，大家吃完了飯，正預備各自休息休息，養七精神，晚上好對

付單天爵柳摩霄那般人，忽聽大門外一陣喧嘩，胡家工人引進幾個白髮農夫來，向胡壯猷和衆人喝個無禮，顫抖抖的說道，啟稟少爺得知，金鷄山山神廟內來了一般不三不四的人，其中也有紳士，也有道士，也有代髮的頭陀，也有光頭的和尙，都是凶眉凶目的人物，據那紳士說，是來遊山代看地穴風水的，他們代着行厨，就在山神廟內高飲起來，一忽兒一個猴子似的頭陀，代着一個外路船上人，進村子打聽得此地沒有酒買，便挨家瞎闖，要強買一罈好陳酒，和幾隻肥鷄，村子裏看他們不三不四，便沒有好氣應付他，有幾個還知道上半天給高司務打走的惡頭陀，也是他們一幫人，益發不採他們，那頭陀討了沒趣，咬着牙惡狠七的回山神廟去了，因此村子裏幾個年長的，私自商議了一下，教俺兩來通知少爺一聲，如果那般人真不是好路道，在俺村子裏逗留着，做出一點歹事來，便請少爺命高司務留神一點，萬一有事，俺們鳴鑼爲號，全村壯丁齊心出來，幫着高司務網住他們，送向縣裏去，也教他們知道，俺們劍灶村，不是好欺侮的，說罷，垂着手，靜等胡壯猷回話，這時廳上席散人未散，高潛蛟正在胡壯猷身旁，便接過來朗聲說道，難得諸位鄉親齊心，如果那厮們真個做出手脚來，只聽俺們這裏一有舉動，諸位也不用真

個上陣打仗，只要齊心吶喊着助一助胆氣，便好了，倘然那厮們沒有事，諸位也不要惹他們，免得生出是非來，胡壯猷也說道，這樣最好，兩位老鄉長且吃杯水酒，坐坐去，那兩老者慌拱手作揖的告辭而去，這裏大家又談了一陣，劍灶村風俗淳樸，猶有古人守望相助之義，如果有人組織一個團練公所，也不亞於包村哩，大家談了一陣，便各自散去，包翹七回內宅，甘瘋子少室山人東方杰回到書房，盤膝打坐，調息養神，只胡壯猷滿腹狐疑，一心記着後園的把戲，趁此甘瘋子等不在跟前，死命拉住高潛蛟，左一個師傅，右一個師傅，非要引他到後園去看個明白才安心，高潛蛟被他磨得沒法，只得同他到後園來，一進園門，便見四個包村壯士在門口，蹲的蹲，坐的坐，各人腰間掛着綠鯊皮的刀鞘，插着刃簿背寬的朴刀，一見高潛蛟都笑嘻嘻的站起來，高潛蛟道聲諸位辛苦，用過午飯沒有，齊應道，已吃過了，這時胡壯猷兩隻眼珠早已骨碌碌向園中察看，只見遍地插二三尺長的青竹竿，竿端一律斜削成槍鋒似的銳利，滿園一望，森森然刀山一般，竟一步也難插足，從竹竿縫內望進去，那口井依然好好的安上石井欄，看不出掏掘過的樣子，再一細看，却見槍林似的竹竿林內，東南西北四方都有幾十支較長的竹竿對

列着，便像一重重門戶似的，其餘也沒有異樣的地方了，胡壯猷拉着高潛蛟悄悄問道，有這樣銳利的竹竿，遍地插着，如果有人想從牆外跳進來，足未着地，早已肚裂腸穿死在竹槍尖上了，高潛蛟搖頭道，不是這個意思，有能耐的人，真是刀山，也一樣可以跳下來，行所無事，這是少室道長高深獨得之秘，不要說我是個一竅不通的人，便是學問深博，武藝驚人的高手，對於這種巧伴造化的神技，也是難測高深的，我聽過俺師兄們研究此道，叫做遁甲八陣圖，漢朝諸葛武侯在四川瞿塘急湍奔流的中間留下幾堆石子，一直到现在，兀自屹立中流，不受奔流沖蕩，據說一到風雨晦暝的檔口，那幾堆石子間風雲蒼起，雷電交轟，真有千軍萬馬之勢，便是風清日朗的日子，早晚也有煙雲出沒，倏忽變幻之奇，這就是武侯遺留的八陣圖，人人所知道的，但是據俺師傅陸地神仙說來，當年諸葛武侯的八陣圖，還沒有學完全哩，胡壯猷聽得出神，慌問道，難道這園內插着的竹竿，也就是八陣圖嗎，高潛蛟笑道，怎麼不是，你看看這許多青竹竿毫不為奇，倘然把你擺在裏邊，保你左旋右轉，弄得頭昏腦漲，轉一年也出不來，我也不知其中有何奧妙，只聽他們說過，其中主門有八一重門占着一個字，叫做休，生，傷，杜，景，死，

驚，開，這八個字，每一個字都有極妙的作用和變化，擺陣圖的人，必定要預先齋戒沐浴，按四時，化五行，合三才，佈九宮，算得停停當當，還要忝用六丁遁甲，算定生尅奇門，然後方能下手設陣，胡壯猷不信道，照師傅這樣說，不是倉卒之間所能擺設，何以少室道長在倏忽之間，便畫下地線圖樣，叫師傅立時設立起來呢，高潛蛟大笑道，我的少爺，你還在鼓裏呢，不瞞你說，我在府上兩年，光在這園內守候劍氣，也不知費了多少心血哩，便是少室道長，也時常從包村到此，來的時候，都在深更半夜，跳進園來，同俺相會，把這塊園地的四至八道，丈量得清清楚楚，那時用意，並不在對付洞庭幫上面，全因爲開掘寶劍，也須佈置一下，寶劍通靈，每與地氣吸引，可以在地中自在游行古人延陵劍合，就是這個道理，到了這幾天，恰巧洞庭幫到來，少室道長一舉兩用，從新更改一下，擺下這一座奇門顛倒八陣圖，你我不懂得其中巧妙，當然看不出所以然來，一到晚上賊人到來，自然有鬼神不測之機，天地造化之巧，胡壯猷疑信參半，笑着說道，這種虛虛縹縹的道術，古人雖然也有記載，我們儒家，總當他異端邪說，不足爲訓的，高潛蛟不禁面色一整道，你是下惟苦讀，足不出戶的書生，也難怪你不信，便是我初

聽師兄們說到神乎其神的檔口，俺也一百二十個不信，後來聽到他們入情入理的細細闡解，和幾次親眼目擊，才知天地之大，決不是你們坐井觀天能夠測度的，有一次，四師兄對我說，這種學問，同僧道及江湖術士，專講迎神役鬼拘魂攝物的一種左道邪門，完全不同，全從一冊易經上推演出來的，其中以精氣神為主，運化到天地陰陽生尅變化之中，然後發生出無窮妙用來，因為這種學問，非盡人可學，自古到今，傳人無幾，我們看不透其中奧妙，自然當作異端邪說了，孔老夫子也說過「假我數年以學易」，如果那冊易經沒有天地造化之理，陰陽開闔之奇，何致連孔老夫子都看得這樣鄭重呢，我一肚皮草包，又是笨嘴笨舌，說不出一個大道理來，你是學有根底的人，將來有機會，定可以瞭解的。

## 第六回

虎嘯龍吟描寫些英雄人物  
墨枯筆枯消磨了歲月閑情

胡壯猷聽他說了一篇暗暗稱奇，想不到他也能說出這樣話來，真是近朱者赤，近墨者黑了，當下慌連聲答道，老師的話一點不錯，我一個株守家園的年青人，怎能推測

天下之大，想不到我有這樣奇遇，能會着這樣奇人，將來全仗師傅提携的了，這時高潛蛟被他左一個師傅，右一個老師，連珠般奉承上來，也只可却之不恭受之有愧了，兩人說了半天，園內既然無法進去，只得轉身回廳，高潛蛟道，此刻無事，甘師兄等正在調息養神，無庸我們陪他們，你大可到內房休息一下，昨晚一夜沒有好睡，趁此休養休養，我還要佈置一下旁的事情哩，說畢，匆匆出廳去了，胡壯猷一夜未睡，確也有點支持不住，便依言進內休息去了，他昨夜熬了一夜，又講了一夜的話，第二天強提精神，勉作主人，又從清早到晌午，周旋甘瘋子少室山人之間，耳所聞，目所見，都是稀奇古怪，生出難遇的爭，一顆心忽驚忽喜，忽憂忽樂，再不得閒，可算得出世以來沒有比這天最勞苦最興奮的了，所以不睡則已，一睡下來，立時呼呼大睡，人事不知，那知等他一覺醒來，霍的坐起，張目一看，床前墨黑，天日無光，吃了一驚，自語通，咦，奇了，難道我睡了這許多時候，已經入夜不成，這話方出口，慕地伸過軟棉棉香馥馥的一隻手，把他嘴掩住，一人悄悄說道，快不要響，他們正同賊人交上手哩，胡壯猷一聽是他妹子娟娟的聲音，又聽見賊人已經到來，嚇得半晌說不出話，許久，方悄悄問道，母親睡

了不會，賊人又在何處，你怎的又在此地，娟七聽他說話上句不搭下句，戰抖抖的，連床帳都瑟瑟的晃動起來，知道他睡得迷迷糊糊，驟然一聽，嚇成這個模樣，慌低低笑慰道，虧你是男子漢，我還不怕呢，包姐姐仗着明晃晃的寶劍，天神似的立在咱們屋頂上，怕怎的，母親被我哄得，早已安睡，一點也不知道今晚的事，此刻大約正睡得香甜哩，我伏伺母親睡了以後，遵着包姐姐吩咐，不回樓去，把內外燈火一齊熄滅，便到此坐着，也不想睡，也不知道賊人來與不來，將才包姐姐跳下來，在牕外悄悄通知我，說是洞庭幫賊人已到，叫我們不要聲響，囑咐完畢，味的又飛上屋頂去了，原來胡壯猷睡的地方，便是他母親的後房，只差一層板壁，當下胡壯猷聽得娟七這樣一說，又悄悄問道，此刻甚時候了，娟七答道，大約已有四更天氣，兄妹不敢再說話，恐怕驚醒隔壁睡着的母親，只側耳細聽，初時靜悄悄的，聽不出動靜來，猛地遠遠一聲呼叱，頓時起了一種啞啞叮嚀之聲，却又漸聽漸遠，一時又靜寂了，且不提他們兄妹躲在房內，暗自担心，却說高潛蛟東方杰包翩翩三人一到初更時分，早已飛身上屋，各守汛地，靜候賊人到來，甘瘋子少室山人却從容不迫，依然在大廳上秉燭閑談，直到二更敲過，才一口吹熄燭光



，甘瘋子帶了守拙劍，少室山人携了瓊光劍，到了後園，却不在園內憩足，只吩咐四個包村壯士，如此如此，逕自跳出牆外，走上上山，撿了兩株最大的松樹，各自携帶寶劍，飛身上了樹巔，隱身而坐，却喜一輪寒月照徹山溝，踞高四望，一覽無遺，直到四更時分，隱隱聽得村中一陣犬吠，一霎時，便見土山脚下，幾條黑影，一溜烟似的奔近前來，一到牆下，現出四個身穿純青夜行衣各帶兵刃的人來，却看不出其中道裝僧裝，因為各人頭上都包着黑帕，只見爲首一個，一俯身拾起一顆石子，哧的擲進牆去，一忽兒四人都飛身上牆，半晌，都沒有跳進牆去，似乎現着遲疑之色，忽有一人發話道，三位留意，這種鬼陣圖，却瞞不過我，何足爲奇，這樣看來，反可證明寶劍決計尙在井內，特地設此鬼陣，以爲無人敢進，連人也沒有留着一個，真真可笑，須知俺也是識貨的，三位隨俺來，此地得手，再到前面同他們會合罷了，說畢颼颼都跳進牆去了，甘瘋子在樹上，聽出發話的便是柳摩霄，心裏暗笑，讓你老奸巨滑，今天也難討公道，你自以爲識得八陣圖，須知這八非同尋常，初看陣形，雖同八陣圖一般，那知其中以奇門遁甲爲主，八門含着八八六十四卦，騰挪顛倒，變化萬端，除非你不跳下去，一經跳

入陣中，重門疊戶，隨魔生障，休想出得陣來，便暗暗同少室山人一招招呼，一齊跳下樹，悄悄說道，他們似分兩路進來，白天探得共有六人，此地進園的只有四人，聽他們口吻，定有兩人從前面去了，少室山人笑道，此地進陣的四人，已在我們掌握之中，先讓他們在陣中左旋右轉，繞個昏天黑地再說，甘兄可以到前面去助他們一臂，免得高潛蛟東方杰等多費手脚，也免得驚動內房女眷，由我一人在此看守，回頭再在園內會齊便了，甘瘋子說一聲好，便飛步下房而去，却說高潛蛟提着一根檀木齊眉棍，東方杰橫着一柄金背大砍刀，竝立在大廳屋脊上，四面瞭望，只等賊人到來，直等到四更時分，聽得遠遠犬吠，便覺有異，東方杰先自躍上大門屋頂，伏着身，向來路探望，正一探頭，不料背後颺的跳過一人舉刀便砍，東方杰猛覺腦後金刃劈風，便知賊人暗算，慌趁勢在瓦上向下一滾，一個鯉魚打挺，又立起身來，還未立定，一柄明晃的戒刀已向下滑路砍來，東方杰大怒，喝聲來得好，舞起金背大砍刀奮勇敵住，趁勢細看敵人，只見他一身夜行裝，青布包頭，玄綢裹體，身軀雄壯，面目猙獰，兩人也不答話，一味啞聲兒廝殺起來，可是來人一柄潑風似的戒刀，上下翻滾，刀法精奇，刀沉力厚，越戰越勇，竟有

點難以招架，只得步步向後倒退，在東方杰主意，自忖難以力勝，想誘他到廳屋上同高潛蛟併力捉住，不料一進一退，戰到廳屋上面，只見高潛蛟也正同一個瘦小精悍的賊人打成一片，原來東方杰同在門樓上交手時，高潛蛟早已看見，正想飛身過去幫同交手，還未舉步，瞥見哧的一道黑影，從廳側書房棚頂上蹀了過來，高潛蛟倒提齊眉棍雙足一點，迎上前去，喝聲賊子通名，好來領死，那人一聲冷笑道，小輩何人，難道還不識你家佛爺飛虎頭陀的人名嗎，高潛蛟哈哈笑道，原來就是太湖做奸細赴水逃命的賊頭陀，不要走，吃吾一棍，話聲未絕，呼的一聲，一個枯樹蟠根勢，一枝棍向敵人腳踝橫掃過去，飛虎頭陀真也厲害，兩足微點，向上一聳，便輕輕躲過，一扭腰，人像旋風般一轉，便從腰間掣出一條蛟筋籐蛇棍來，同時也到了高潛蛟側面，呼呼一聲怪響，那條籐蛇棍，像怪蟒出洞般直奔過來，高潛蛟看他兵器特別，不敢待慢，施展開趙太祖三十六手洪門齊眉棍法，同飛虎頭陀打在一起，但是飛虎頭陀手上的蛟筋籐蛇棍，也是棍法出衆，破綻毫無，又係硬中帶軟，有時隨手一掣，便當作軟鞭使用，高潛蛟雖功夫精深，却因在屋面上，下步未穩，未免略形減色，因此兩條棍你來我往，戰夠多時，只打得個

半斤八兩，難解難分，這時廳上四人打了兩對，早已驚動了內樓上抱劍卓立的包翩翩，遠遠看得東方杰步步後退，只有辦着招架，再遲延一忽兒，定要落敗，自己要保護內眷，恐怕尚有餘黨，又不敢輕離樓面，心裏焦急萬分，正在忍耐不住，忽見前廳左角上條的起了一道電光，直奔東方杰敵人之間，還未看清，驀聽得一聲慘叫，兩人中倒了一個，骨碌碌滾下廳簷去了，包翩翩大驚，忍不住挺劍一躍，飛到廳脊，却見東方杰高潛蛟夾攻一個披髮頭陀，兀自戰不倒他，兩條棍，一柄刀，如風馳電掣絞在一處，那道電光却又不見，正想加入戰團，幫助兩人，猛地一道白光從庭心冲上屋簷，包翩翩急定睛細看，才認出是甘瘋子，手上橫着那柄守拙劍，閃閃光華射出老遠，甘瘋子一現身，便喝道，你們閃開，今天是他們惡貫滿盈之日，待我來送他回老家去，飛虎頭陀一見甘瘋子，便像耗子見了貓，急思逃遁，無奈被東方杰高潛蛟纏住，急切裏脫不得身，心裏一急，趁着甘瘋子說話衆人分神之際，大吼一聲，使出全身功勁，把一枝蛟筋籐蛇棍用一個撒花蓋頂的招數，盪開了檀木棍，碰開了大砍刀，斜刺裏將身一躍，便想翻過屋脊逃走，那知身未立定，甘瘋子爛銀似劍光一揮似蛇信一般，向身後刺來喊聲不好，慌一伏身，

隨手把籐蛇棍向後一甩，人隨棍轉，一個玉帶圍腰，向甘瘋子攔腰繫去，甘瘋子鼻子哼了一聲，把劍向棍上只一撩，嘩的一聲，半截籐蛇棍直像飛蛇一般，不知飛到那裏去了，這下一，真把飛虎頭陀嚇得魂靈出竅，手上只捏着三尺不到二尺有餘一條斷棍，急轉身向左一蹶，不料慌不擇路，未看清左邊是包翩翩立的處所，候個正着，未待他立定，一上步，一緊手中寶劍，向他上身平刺過去，這一下出其不意，萬難閃躲，好飛虎頭陀，一咬牙，仗着全身金鐘罩工夫，猛一鼓氣，索興挺胸一迎，只聽得嗤的一聲，那柄劍竟未刺入，却向旁邊滑了過去，把他上身黑綢密扣小掛，劃了一道大口子，這一來，包翩翩大吃一驚，非但震得玉手微痛，而且劍鋒滑過一邊，一個留足不住，身子向前一傾，幾乎同他撞個滿懷，凶惡的頭陀，還想逞強，乘包翩翩向身前一傾之際，舉起斷棍，當頭蓋下，這一下却也險到萬分，如果被 he 撈着一下，立刻可以玉殞香消，說時遲，那時快，高潛蛟一枝棍東方杰一柄刀，早已同時並舉，向左右裏將進來，飛虎頭陀怎敢待慢，急急掣回斷棍，左架右攔，支吾應戰，此時包翩翩七安定驚魂，也奮力把他圍住，恨不得一劍結果這個惡頭陀，這時飛虎頭陀，手上只剩了半支斷棍，有本領也沒處使用，兩

隻眼又防着甘瘋子，那裏還敢戀戰，再一看同來的摩訶僧踪影全無，先時一聲慘叫，料定是着了道兒，凶多吉少，想到這兒，心胆俱裂，留神四處，却喜甘瘋子不知何處去了，暗念此時不走更待何時，無奈前後左右一件兵器，裹得風雨不透，身上被劍刺，刀擊，棍打，不知挨了多少下，上身上下衣服，已撕成一條條的隨風飛舞，如果不是金鐘罩功夫，早已變爲肉泥，雖然如是，也難持久，功勁一洩，便要難逃公道，只急得他怒吼連連，汗如雨下，像瘋狗一般，却只脫不了身，高潛蛟一面交手，一面留神他汗流被體，氣喘如牛便知他精疲力盡，金鐘罩的功夫，已破去了大半，便暗自連勁，把棍法變化，乘包翩翩東方杰攻他上盤之際，猛的把棍一收一吐，棍棍蹈虛襲隙，點向要害所在，飛虎頭陀略一疏神，高潛蛟一個怪蟒吐信，向他檔下一挑，喝聲着，只聽他牛也似的一聲怪吼，一個身子，隨着棍頭撩向半空，卜蹶一聲，跌在庭心，便不動彈了，三人一齊跳下去，只見廳下階前還有一個死尸仰天躺在血泊中，胸口一個小窟窿，兀自汨汨的流出血水來，高潛蛟把他頭上包巾去掉，仔細一看，說道：這人便是白天的摩訶僧，東方杰道：這頭陀武藝不亞於飛虎頭陀，沒有甘師伯出其不意的賞他一劍，真還敵不住他，

包翩翩道，甘師伯無事不遊戲三昧，忽然而來，忽然而去，此刻又不知何處去了，高潛蛟道，當然到後園去了，他看我們戰了許久，沒有發現第三個賊黨，定然都困在八陣圖內了，我們且到後園去看個究竟，東方杰包翩翩稱是，高潛蛟仔細又看了一看飛虎頭陀的死屍，見他四腳八叉的躺着，連後腦都跌破流出腦漿來了，於是把兩具尸首一起疊在牆陰處，然後三人一齊上屋飛身到後園來，三人不敢造次，一到後園牆頭，且不現身，隱着身子，伏在相連的屋角上，往下細瞧，都暗暗稱奇起來，原來此時天上一輪寒月，照澈全園，只見園內滿地竹竿森森矗立，同白天一般，却不見一個人影，非但賊人不見，連少室山人甘瘋子以及四個包村壯士，都踪影全無，三人看得奇怪，情不自禁的一齊跳入園內，信步走入竹竿門內，意思之間，想穿過陣圖，跳上那邊牆頭，再看看牆外土山上有無人影，萬不料三人步入陣圖，跨過幾重門戶以後，只覺滿眼漆黑，伸手不見五指，三人一陣瞎摸，只覺門戶越走越多，明知是竹竿插成的陣勢，東南西北，也不過幾丈方圓，無奈越走越糊塗，兩手亂摸，竟摸不着一支竹竿，好像走入一片荒野一般，最奇起初三人雖不能近身，互相問答，還聽得出聲音，到後來，高潛蛟一連問了幾聲，

竟不見東方杰包翩翩回答，獨自瞎子般一陣亂摸，不禁心慌起來，自己懊悔不迭，知人這陣圖奧妙無窮，怎的忘記所以，自己撞了進來，而且三個人一齊撞入其中，明天被明知道，豈不笑死，真是作法自斃了，越想越焦急，越焦急越沒有法想，兩只腿不停的走，也不知走了多少路，昏昏沉沉的不知經過多少時候，猛聽得耳邊哈哈一陣大笑，被人拉住一隻手，腳不點地的跑了幾步，又聽得耳邊喝聲站住，眼前陡然光亮一閃，便見少室山人站在自己面前，少室山人背後，立着包翩翩東方杰，四面一看，自己已立在陣圖外面，許多青竹竿依然清清楚楚的直立着，幾乎同做夢一般，少室山人同包翩翩東方杰，你看我我看你，都大笑起來，自己也禁不住啞然失所，包翩翩金蓮一頓道，我今天算嘗着八陣圖滋味了，我們冒然進去，總以為自己人不要緊，那知這玩意兒不認人，包翩翩這樣一說，少室山人跌足大笑不止，東方杰哭喪着臉道，我才倒霉呢，三人失散以後，我滿眼都是白茫茫的似雲似霧的東西，苦的是腳底下又一脚高一脚底，好像在棉花上走路一般，心裏一迷糊，好像一脚踏入陷坑，整個兒掉了下去，又像萬丈深似的便起不來了，後來似乎有人在臂上輕輕一提，提上陷坑，走了幾步，便見着我師傅了，現在我



明白定是跌入那口枯井了，包翩翩道，咦，這又奇了，我在陣內又同你不一樣，起初你兩人說話，我還聽見，後來聲音漸遠，似乎隔開了好幾丈，心裏一急，大聲呼喚，你們皆不理我，我又驚又恨，不管三七二十一，向上一蹶，以爲這塊園地，白天早已看清楚，不難從上面跳越陣外，這一跳，自以爲跳得很高很遠，定然在陣外了，那知一落到地上，非但滿眼漆黑不辨東西，而且滿耳風濤澎湃之聲，好像一個身子飄浮海洋當中，這一下，真嚇得我寸步難移，幸而不多辰光，有人在暗中遞過了一枝細竹竿，像瞎子弄明仗似的，把我引出陣外，一到陣外，頓時天地清明，才知師傅來引我出陣的，我兀自頭腦昏昏，一忽兒師傅又把師兄和師叔先後引出來了，說罷，各人大笑，高潛蛟也把自己情形一說，却少室山人道，怎麼三人在陣中所遇又不一樣，少室山人笑道，現在無暇這些事，時候不早，你們快跟我來，說罷，當先領路，又把他們三人引入陣中，說也奇怪，這一次有少室山人領導，一入陣中，毫無異樣，只幾轉便到了那邊牆跟，少室山人又領他們躍出圍牆，向山上走去，一到山頂松林內，只見上寒鴉浮水般網着四個人，旁邊堆着幾件兵刃，由四個包村壯士圍守着，甘瘋子却在不遠一塊磨盤大石上盤膝而坐，一

見少室山人，領三人到來，指着高潛蛟等笑道，那飛虎頭陀經我削斷了蛟筋籐蛇棍，我和你們三人定能制得住他，這件功勞讓了你們，所以我脫身回到後面來了，此刻那兇頭陀想已涅槃了，高潛蛟一說所以，又問地上網着的想是柳摩雷單天爵等，不知有漏網的沒有，甘瘋子指着少室人大笑道，到了漁翁手上，還有漏網的嗎，今天真可算得一網打盡的了，我從前應別了你們，回到此地，便同他們上牆頭，像看戲般看着柳摩雷等像插頭蒼蠅似的，在裏面亂闖，橫一迸，豎一跳，耍狗熊似的耍了一陣，醉菩提天覺僧首先跌入井內，不知我們在枯井下早已埋伏着四個包村壯勇，預備好堅固的繩束好掉下去便細個結實，只有柳摩雷單天爵兀自在陣內瞎撞，由少室道長跳下去，容易易的在兩人身揀着不致命的穴道，一拍一點，便也躺下，人事不知了，這才喚出井中壯勇，網上了柳摩雷單天爵，又把井中網着兩人也捉了上來，也給他們點了穴道，一齊運出牆外，提到山上，你們不看他地上網着的人，都像死的一樣嗎，都給他們點了昏暈穴，到了明天此刻才能醒轉哩，現在我同少室道長已商量妥當，柳摩雷等不是有一隻飛沙外江船泊在江口嗎，我同道長和東方杰帶着四個包村壯勇，連夜把四人連回太湖去，免得天明以後

，胡家合村中的人看得骸異，你同包姪女暫留胡家，再待後命，說畢，便吩咐四個包村壯士，快到胡家廳前，把兩具屍首搬來，在此掘坑埋葬，滅了痕跡，一面又命高潛蛟東方杰跳進墻去，把園內擺陣的竹竿連夜拆去，索興弄得神鬼莫測，不留一點痕跡，少室山人笑道，果然這樣巧妙，但是拆掉陣的竹竿，還得我自己去才好，你且在此稍候，待我事畢一同下船不遲，甘瘋子點頭應允，便指揮四個包村壯勇去訖，少室山人也領着高潛蛟急跳進內去，待了一忽兒，諸事辦畢，甘瘋子少室山人東方杰帶着看守拙瓊光兩柄寶劍督着四個壯勇分抗着四個俘虜，便下山尋着江口那隻飛沙外江船跳了下去，船上幾個舟子，經東方杰輕輕幾句話，便跳得跟屁滾尿流，奉承不迭，高潛蛟包翩翩送到江岸，少室山人吩咐道，你們兩人對胡宅主人善爲致意，說我們不便久留的緣故，祇可不別而去，我一到太湖，是否再回包村，定然有信通知你們，當下彼此略一叮囑，便揚帆而去，高潛蛟包翩翩兩人又回到土山上，把這上堆着敵人留下的幾件兵刃，一齊撿起，回身蹤進胡宅，在前廳台階下細細查勘一番，却喜地上血跡已被包村壯勇打掃乾淨，只有兩截籐蛇斷棍，一柄戒刀，還丟在地上，高潛蛟順手也把兩件兵器撿起，放在廳角。

這時大功告成，天也漸七發曉，往時胡家的工人們，這時也要起來做活，這天却內外闐靜無聲，你道爲何，原來高潛蛟等奔前奔後鬧了一夜，雖則仗了八陣圖把六個魔頭毫不費事的拿住，可是前廳同飛虎頭陀摩訶僧一陣劇戰，豈無動靜，在高潛蛟等雖不敢大聲吆喝，而飛虎頭陀摩訶僧殺得興起時，免不了大聲疾呼，尤其摩訶僧中劍時一聲慘叫，以及虎頭陀被高潛蛟一棍撩起半空，從半空又跌落廳下時，也夠震天動地的了，何況在屋上棍來刀往，唳嚦叮嚙之聲，響個不絕呢，胡家工人們在白天察言觀聲，也有點懷着鬼胎，一到晚上，經高潛蛟一一吩咐，叫他們不要出來走動，一發提心弔胆，到了真個交手時節，各人躲在房內，聽得這種可怕聲音，胆戰心驚，一夜何曾閉目，到了天色發曉，外邊沒有動靜，還自不敢出來，便是胡壯猷兄妹也是越聽越怕，只有前面那位老太太，倒睡得香甜甜適，天光透亮，她老人起得早，却已咳了幾聲慢慢預備起牀，這時包翩翩已到後房向胡壯猷兄妹悄悄說知，一夜情形，現在風平浪靜沒有事了，胡壯猷聽得母親已睡醒欲起，慌慌出房通知下人們起來伺候，自己便到前廳同高潛蛟相見，高潛蛟同他略說大概，把打死兩個頭陀的事隱瞞不提，已嚇得他變貌變色，聽得甘瘋子等去得這般

快，却出意料之外，恐怕高潛蛟也要別去，便再三叮囑不要遠去，內裏娟娟也把包翮翮死命留住，兩人便權在胡家盤桓，靜候太湖之命，趁此也把武術入手工夫，教給胡壯猷兄妹，按下這邊不提，且說甘瘋子少室山人東方杰一行人等，押着四個俘虜不日到了太湖，黃九龍等接進堡中，知道寶劍已得，而且生擒柳摩霄等，皆大歡喜，先把柳摩霄等嚴密監禁起來，然後盛設慶功酒筵，替少室山人甘瘋子等洗塵，范高頭紅娘子滕鞏東方杰豪痴虎兒以及東關雙啞等，都一齊在座，開懷暢飲，席間黃九龍談起大師兄錢東平已輔佐兩廣英雄洪秀全石達開等督率着十幾萬人馬，已把廣東廣西幾處要地佔據，把清廷人馬殺得落花流水，聲勢大振，不日分道南下，招討滿虜的邀文已馳佈中外，清廷弄得手慌腳亂，各處山寨也都紛紛響應，這幾天大師兄差幾批心腹人到來，叫我們預備妥當，到時揭竿而起，所以請少室道長二師兄回堡來大家商量個步驟，好作個準備，甘瘋子首先開言道，我們師傅師母兩位老人家，雖然深隱高蹈，可是臨別時候一番話，大家總還記得，非但替我們定了進取之策，還替我們留下了退步，他老人家這樣深謀遠慮，當然眼光遠到，便是這次我們大師兄來信，雖則叫我們預為佈置，却叫我們暗暗進行，須等到他們

軍馬到了長江時，才可發動，即此一端，便可見大師兄謹慎從事的主意，因為兵革一動，如火燎原，有進無退，非要旗開得勝馬到成功不可，稍有蹉跌，便成騎虎難下之勢，因此現在我們先以慶賀八劍爲名，聚集芙蓉烏飛龍烏靈岩寺等心腹同盟，暗暗集議以下，定個妥當預備辦法，把軍火餉糈以及招添人馬等等辦法，都一一想妥，然後散會分頭進行，將來到兩廣義師直達江浙之際，只要此地總寨一發號令，立時可聚集起來，編成一支勁旅，響應他們了，甘瘋子侃侃一談，衆人無不稱是，少室道長笑道，甘兄主意果然不錯，不過八劍只有其七，還有一柄尙無下落，要說慶賀八劍，似乎美中不足，滕鞏道，這也不難，我們無非借此名義，遮掩外人耳目罷了，何妨選一柄別的寶劍充數呢，紅娘子忽然笑吟吟的說道，事有湊巧，前幾天我接到芙蓉烏雲中雙鳳來信，說是新近得到一柄寶劍，端的名貴非凡，劍名「綠萼」，却沒有說出得劍緣由，何妨就用這柄劍湊成八劍，管他是誰鑄的呢，少室山人笑道，也許便是百拙上人所鑄八劍之一，也未可知，那就差人知會他們，在聚會前早幾天到來好了，當日便差幹練頭目分頭到飛龍烏芙蓉烏等處通知聚會日期，並請王元超夫妻速帶「綠萼」劍先期來堡，商量要事，不料差去

的頭目剛出門，第二天早晨王元超和雲中雙鳳逕自到來，另外還跟着一個白面黑鬚的道士，黃九龍等都不認識，只有滕鞏甘瘋子東方豪三人看得有點面熟，却一時記不起來，經王元超介紹，才知道士不是別人，便是艾天翻關門徒弟衢州尤一鶚，衆人一聽是他，未免有點愕然，此時尤一鶚面上留着幾絡長鬚，一身青布道袍，同在江寧相見時截然不同，故而難以認識了，尤一鶚看得衆人疑惑，明白從前彼此水火，一旦相見一堂，自然難免詫異，不等王元超解釋，連連向衆人稽首道，貧道已是天外之人，從前種種已如隔世，此番拜謁諸位英雄，仁奉錢軍師之命而來，從兩廣海道到此，便道過象山港外，先行拜謁王居士，說明底蘊，再請王居士一同晉謁，免得諸位誤會，現在請諸位先看一看錢軍師的信扎，便知道了，說罷，貼身取出一封信來，交與甘瘋子，甘瘋子和衆人細細一看，只見信扎內寫着尤一鶚種種情形，原來尤一鶚在峨嵋山出了家幾年，便雲游四海，到了廣西，適值洪秀全興兵起義，尤一鶚雄心勃發，便也加入，却好撥在錢東平帳下聽候調遣，錢東平看他武功不錯，才可大用，頗爲信任，兩人說得投機，尤一鶚把以往身世，一字不瞞的說了出來，並且立誓悔悟，從前誤入漩渦同太湖生了嫌隙，請求錢東平

替他代向甘瘋子釋嫌歸好，錢東平看他確是一片誠心，便也應允，尤一鶚高興異常，從行囊中取出一柄寶劍來，獻與錢東平，說是在峨嵋山所得，劍名「綠萼」的係斬蛟辟邪的寶物，錢東平仔細一賞鑒，却認識是百拙上人八劍之一，知道太湖正在力求八劍聚會，便也收下，隔了幾天，洪家兵馬發動，錢東平身為軍師，自然忝與帷幄，為軍中主要份子，所有各省響應埋伏的各路英雄，都列名冊，由軍師設策指揮，偶然在名冊中看到湖南洞庭湖首領柳摩霄江寧單天爵都列名其中，仔細一想柳摩霄雖然同太湖仇視，可是義師北上，首取湖南，洞庭幫一隊人馬，正可作為內應，私鬪事小，舉義事大，應該設法使洞庭幫同太湖和解才好，便想了個主意，同主帥洪秀全一商量，由洪秀全填了幾個密札，自己也備了一封詳函，暗地叫尤一鶚帶了「綠萼」劍，由海道先到芙蓉島，見了王元超，說明就理，再由王元超陪赴太湖，解釋宿怨，同心征討滿虜，王元超一聽是大師兄手諭，連慌一同前來，連雲中雙鳳也跟着到太湖來了，這便是信札內容，並且叫甘瘋子等好好招待等話，當下甘瘋子黃九龍等把信看畢，不覺面面厮看，心裏躊躇起來，因為新近柳摩霄等在劍灶村自投羅網，已經留在湖堡這一檔事，錢東平所以不知，大師兄



雖是一番好意，以舉義爲重，但是柳摩霄等受盡折辱，未必甘休，如果按照信內所說，放他們出來，萬一他們私仇不解，依然怨深似海，豈不縛虎容易放虎難嗎，甘瘋子黃九龍一番爲難情形，王元超初到也是不知底蘊，尤一鶚益發惘然，還是少室山人開言道，尤道長初到，還不知此地近事，便是我們元超兄也尚不知哩，接着便把劍灶村一夜的趣劇，都說了出來，尤一鶚聽得吃了一驚，暗想陸地神仙門下果然名不虛傳，竟有這樣人才，難怪洞庭幫屢次受辱了，當下挺身而起，笑嘻嘻的說道，既然柳摩霄單天爵諸公都在此地，而且貧道的師兄天覺僧也在其中，這事只有貧道一力擔當，且用三寸不爛之舌，到監禁所在，向他們把公私利害透澈解釋，好歹要把從前彼此怨結解開，言歸於好，大家同仇敵愾以舉義爲重，只不知諸位英雄信得及貧道否，黃九龍正色說道，本來我們毫無成見，都因柳道長單天爵一再無理取鬧，只可與他們周旋一二，現在倘蒙尤兄從中調解，他們真個能夠冰釋前嫌，我們無不樂從，何況大師兄手諭在此，尤兄又遠涉南洋專誠來此呢，甘瘋子破袖一甩，濃眉一揚，大聲說道，我輩落落丈夫，一言既出，決難反悔，不然柳單等已在我們掌握之中，何必再廢口舌呢，只望尤道兄善言調處好了，尤一

鶚察言觀色，看得黃九龍出言磊落，舉動光明，也自暗暗欽佩，不免贊揚幾句，便欲請黃九龍派人陪赴監禁所在，去見柳摩霄等，黃九龍又道，尤道兄遠來不易，且請薄飲幾杯，權當接風，飲後再去會面不遲，好在柳單諸位雖然被我們監禁起來，我們抱着寧人負我不負人的宗旨，一日三餐，依然好好供應他們，毫無痛苦，尤道長一見就知，說罷，舉手一揮，早已設起一席盛筵，請尤一鶚首座，尤一鶚抵死不肯，說是現在錢軍師帳下，早晚承錢軍師指教，不啻師生，諸位同錢軍師既是兄弟，便是貧道長輩，焉敢潛越，甘瘋子呵呵笑道，尤道兄雖則虛裏謙抑，但你奉俺大師兄的命令而來，又担着極大責任，我們敬你便是敬俺們大師兄一般，何況道兄遠道初來，豈有不分主客之理，不要再謙，快請坐下罷，經甘瘋子這樣一說，理由充足，尤一鶚沒法再遜，只好告罪坐下，席間談些義軍發難情形，和湖堡近事，王元超又把綠萼劍抽出來，大家鑒賞一番，經少室山人鑒定，確是百拙上人所鑄，在新得的守拙瓊光伯仲之間，想不到再後一柄寶劍從幾千里外歸來，彼此談談說說，開懷暢飲，等到席散以後，尤一鶚掏出幾封密札，由黃九龍親自陪到監禁柳單所在，却不進去，由尤一鶚一人緩步走入，抬頭一看，只見監牢

外面是山石疊成的一所石窟，裏面點着一盞琉璃燈，邁步走進窟內，却是一步步向下的石級，拾級而下，又是一條隧道，四面也是山石壘成，隔十幾步便有兩個魁梧大漢挺矛對立，一種陰森之象，連尤一鶚這種人都有點不寒而慄起來，知道湖堡的房子，都是依山建築，這座監牢定是利用山洞築起來的，走盡了這條百餘步的隧道，才見當路豎着手臂粗的鐵柵，當中鎖着一具大鐵鎖，柵外有四個大漢，也執長矛守着，柵內黑暗暗的却看不見甚麼，尤一鶚暗暗點頭，心想這樣堅固牢獄，本領再大十倍也逃不了，無怪柳摩霄等束手無策了，正這樣想着，柵外四個大漢似乎已得到堡主命令，不待尤一鶚開口，便拿起鑰匙開了大鎖，開了柵門，讓尤一鶚進去，尤一鶚一進柵內，一看依然是一條短的地道，却有一丈多寬，兩面竟是天然的石壁，上面支着木板，向前一看，明亮非常，露出一重門來，却關得嚴嚴的，這條地道內，並無看守的人，尤一鶚走到門口一看，這重門外面並不加鎖，輕輕一推，便推進去了，不料這一推，却出於意料之外，只見裏面很大的一間屋子，光華燦爛，鋪設整齊，一排設着好幾個床鋪，有四個人或坐或臥，很幽閑的住着，一見尤一鶚，一齊跳起來，八隻眼珠一齊釘在尤一鶚面上，一種驚奇憂

喜兼有的神氣，都滿佈面上，又像迷路的小孩，忽然碰着親爹親娘一般，一時竟說不出話來，原來柳摩霄單天爵醉菩提天覺僧四人，自從在八陣圖內迷迷糊糊被擒，又加上點了穴道，被甘瘋子等網到湖堡，推進這座地牢，把他們一個個解開繩束，放在床內，又給他們在房內桌上預備好許多飲食，以及起居動用的東西，然後一重重關閉出來，派人守在柵外，等到他們張開眼來，各人都好好的睡在床上，而且都睡在一間屋內，這間屋內雖在地道深處，四面石壁上，都有通空氣的小孔，却嵌着幾盞油燈，光線還非常充足，驟然一看，好像四面壁上掛着一顆顆極大的夜明珠，因為這種油燈嵌在壁內，外面一層，却用圓圓的一層琉璃罩住，宛似一顆明珠，柳摩霄等驟然醒來，境界大異，疑惑是夢裏，你看着我，我看你，誰也猜不透這是什麼緣故，也不知怎的四人都在此地床上睡着，只記得在劍灶村跳下胡家圍牆，就迷糊得人事不知了，柳摩霄把前後情形一琢磨，不禁大驚失色，明知上了人家大當，兇多吉少，却又奇怪，四人手脚都無繩束綑綁，慌在屋內四面打量一下，四壁都是天生岩壁，竟似深山裏古洞石屋一般，一間窄窄的一重生鐵門，也不知有多少厚，任你拳搥脚跌，休想動得分毫，四人昏昏沉沉的還以為胡

家有這樣地窖哩，大家商量了一陣，竟無脫逃之法，而且各人又覺飢餓異常，一眼看見桌堆上着吃喝的東西，顧不得有毒無毒，狼吞虎咽的吃了再說，大家吃飽了肚皮，又鑽隙尋縫的想了一陣法子，實在無法可展，只好死心塌地的坐下來，慢慢設法，最難受不見天日，分不出是白天是晚上，只石壁上幾盞琉璃燈晝夜不絕的亮着，每日那扇鐵門中間露出一個小方洞，有人送進飲食來，想問送飲食人幾句話，像啞子般睬也不睬，這樣把柳摩霄等四人，昏天黑地的困了幾天的直到尤一鶚進去，好像天上掉下寶貝似的，大家圍住尤一鶚，問他怎的也進來了，是不是也上了他們的當，被他們捉住了，尤一鶚一面搖頭，一面打量四週，不住點頭，知道黃九龍說的沒有虧待他們，確是真話，論理委實柳單等自討苦吃，便把自己來意和外面情形詳細說與他們聽，又把公私利害婉轉剴切的說了一番，然後取出洪秀全密札，交與柳摩霄單天爵，尤一鶚苦口婆心的說了一陣，他們才明白竟被他們捉到太湖來了，這時柳摩霄聽了尤一鶚的勸說，自己一想，這幾天命命都在人家掌握之中，如果黃九龍要下毒手，早已沒有命在，看這幾天飲食不斷，一點沒有凌辱舉動，可見黃九龍等存心不為己甚，而且洞庭幫同兩廣義軍有密切關係，黃九龍

大師兄錢東平又掌握義師大權，將來自己都要聽他調遣，如何再能同他們結下怨仇，但是自己在湖南也是一個魁尖人物，受了這樣折辱，將來如何見人，這兩重心裏交戰許久，竟委決不下，單天爵又是一般思想，不管如何辦法，只要暫時能夠逃過他們掌握，將來終有復仇機會，撞在自己手上，醉菩提天覺僧兩人完全以柳單意旨爲進退，講至到有一定主見，當下尤一鶚看柳摩霄等低頭思量，一時回答不出話來，早已把四人心理洞如觀火，料得柳摩霄尚有幾分豪俠之氣，祇有單天爵在官場混了多年，其心巨測，便是柳摩霄同太湖成仇，也是他暗地挑撥出來的，這樣各人沉寂了一回，尤一鶚正想再開導幾句，驀地柳摩霄一蹶脚，毅然說道，義軍北指，專待我們洞庭幫助他們一臂之力，時機緊迫，我也不能以私廢公，現在既然錢軍師出頭了事，又豪尤兄跋涉萬里來替我們和解，我也不能一味固執，可是這樣就叫我去，是不行的，我情願死在他們手上，尤一鶚早已明白他主見，不等他說下去，慌搶着說道，既然兩家解釋開夙怨，自然相待以禮，彼此都是光明俠義的英雄，當然對於柳兄等有一番相當的禮貌，此刻小弟來此，無非先來作個調人罷了，尤一鶚這樣一說柳摩霄才無話可說，却向單天爵問道，單兄意下如何，

單天爵似乎露着極勉強的神氣，冷笑道，全憑柳兄作主好了，柳摩霄聽他口吻，昂頭若有所思，猛地仰天打了一個哈哈，朗聲說道，大義當前，豈能顧全小節，尤兄你准定回覆他們，我柳摩霄問心無愧，決不記念前仇，其餘俺就不能作主了，這話一出，忽然門外有人呵呵大笑道，好一個問心無愧，柳道長果然名不虛傳，英雄氣概，佩服，佩服，房內衆人一愕之間，便見兩人邁步進房，向柳摩霄兜頭一揖，哈哈笑道，這幾天冒犯道長，特來請罪，便請衆位出去，好暢談一切，衆人急看時，却是甘瘋子同黃九龍，這一來，非但柳摩霄愕然不知如何是好，便是尤一鶚也覺出於意料之外，不禁格外佩服起來，當下柳摩霄也只可趁此收帆，說了幾句謝罪的話，尤一鶚趁此從中一調和，便覺和平之氣充塞主客之間，由黃九龍甘瘋子領路，便請柳摩霄等四人先到別室沐浴一番，然後同到廳上，與少室山人等相見，而且立時擺設筵筵、殷殷相待，從此洞庭幫與太湖幫總算暫釋前嫌，互相和好了，當天柳摩霄等按了義師密扎，別了黃九龍等回洞庭湖佈置一切去了，尤一鶚責任已了，事情緊急，也告別回去向錢東平覆命，這裏甘瘋子黃九龍等到了各處分寨聚會這一天，把百拙上人八柄劍高拱在議事廳上，那八劍就是，倚天，斫

地，奔雷，太甲，守拙，瓊光，綠萼，紫霓，廳內外都滿佈一桌桌的酒筵，大家開懷暢飲，共慶八劍聚會之喜，這時在劍灶村胡家的高潛蛟包翩翩，當然也回到太湖參與盛會，到了晚上，黃九龍却把幾位重要首領，集在密室，商量響應義師的計劃，商量妥當以後，某人主辦軍火，某人主辦餉糧，也一一分派停當，第二天便各各領命而散，隔了幾天，黃九龍派了兩個精細頭目，把「倚天」「斫地」，兩柄寶劍，裝在一個精緻匣子，到洞庭湖送與柳摩霄，這一下，柳摩霄喜出望外，格外敬畏黃九龍的氣度，慌也派了兩個分寨寨主，督率着嘍卒，挑着許多貴重禮品，同洞庭土產，到太湖來報禮，兩邊信使往還，比前又親熱了幾分，後來洪秀全義軍乘着破竹之勢到了長江，柳摩霄率領了洞庭湖一枝水軍，着實出力不小，黃九龍這邊率領着養精蓄銳一枝人馬，在錢東平麾下，也建了不少奇功，在下因為洪楊時代的軼事，早已有人編了許多說部，毋庸在下再來饒舌，可是洪秀全到了定都金陵，志驕意盈，部下軍紀蕩然，百姓便不像初舉義旗的信服了，又加上內部自己殘殺起來，錢東平，一看難成大業，真被自己師傅料着，便暗地在軍師府同甘瘋子黃九龍等商量一番，向洪秀全上了一個「興王十策」，這十策句句金玉



，宛如礪山帶河的先決條件，無奈洪秀全被羣小包圍，成了一個高拱的傀儡，雖有擎天玉柱的錢東平，也弄得意懶心灰，前功盡棄，興王十策畢竟一策也沒有見諸實行，錢東平重新詳參河路數理，知道滿人氣運未終，犯不着玉石如焚，暗暗地把太湖一枝百戰百勝千盪千決的勁旅，調到遠處，給資遣散，自己同一般師兄弟等飄然遠隱，去得不知踪跡，有人說是陸地神仙親下奔歇崖把他們帶到雲南去了，從此風塵中便不見了這般豪俠之士，在下這部鐵板銅琶到此也無事可寫，就此宣告結束。

(完)

中華民國三十年十二月初版

(紙價飛漲改售)  
實價國幣一元二角  
(外埠酌加郵費)

武俠別裁長篇說部

# 虎嘯龍吟

## 第六集

版權所有



翻印必究

著作者

紹興

朱

貞

木

發行者

正大書局

代表人

陶

松

麟

印刷者

大陸

廣告印刷

公司

天津法租界海大道

# 總發行所

天津

法租界三十號路  
天德里十二號

正大書局

北京

楊梅竹斜街

新華書局

全國各大書局均有代售

# 書新版出局本

劉雲  
若著

舊巷斜陽

已出七集  
每集一元二角

耿著  
的著小

世路風波

全一册  
定價一元一角

朱貞  
木著

(武俠  
別裁) 虎嘯龍吟

全六集  
每集定價二元二角

許心  
田著

情天孽海

已出一集  
每集九角

馮朋  
弟作

(漫  
畫) 上海現形記

上集  
定價五角

